

說小情言集

叢
I 246.4
LYB—4

紅杏出牆記

劉雲若



行印版出力勵

社會小說 紅杏出牆記總目

第一回	遊戲洩春光 揖讓情場敦友誼	風塵得佳遇 纏綿病榻想夫憐	一
第二回	東道情深西席哀 春生麗窟	隔花人遠天涯近 夢冷歡場	三一
第三回	情網自收絲飛絮 落花成解脫	孽緣生變局 移宮換羽起波瀾	七〇
第四回	踪跡感飄蓬 舊雀歸巢新鳩在室	風光連斷夢 落花無主弱柳牽情	一二九
第五回	花底亂鶯聲弄機 謀名姬既浪子	牆頭成兔遭陷阱 逋客遇逃人	一
第六回	跡轉參辰變生骨肉 同命鳥飛出樊籠	裝喬男女萍合程途 可憐蟲相逢旅店	六一
第七回	負氣尋仇多事人 巧翻傀儡局	讓賢避位薄命女 獨入奈何天	一三〇
第八回	離合認萍踪 為佈疑雲欲圖缺月	飛來留鴻爪 方欣歸燕又悵歌驪	二〇二
第九回	人海寄蜉蝣 銀幕生涯遣懷傳影事	戲場添脚色 明星慾望導演種情根	一
第十回	珍重良宵醉花陰 銷魂明月夜	浮沉情海探芳信 謝罪美人居	五六
第十一回	鴛鴦襟淚眼同看 蟬曳殘攀蝶醒綺夢	鸞鳳巢傷心互換雲移舊影 風掃前塵	一一五

紅杏出牆記 總目

第十二回 虛凰聯假鳳兩心相印忽喜忽嘆

山梅聘海棠一紙偷傳疑真疑幻……………一七〇

第十三回 淒絕隔年人意外相逢故歡悲故劍

清寥明月夜燈前取影笑顰換愁顏……………一

第十四回 歷亂轉迴腸讓情郎喬演失足恨

雨雲翻覆手圓破鏡難為障面羞……………五五

第十五回 帳底夢疑仙海誓山盟魂銷此夜

車中人倚玉前塵影事神往伊人……………一一三

第十六回 分飛勞燕各西東訴衷懷悲歡未了

切齒冤仇驚邂逅憐懺悔思怨成空……………一六四

第十七回 狹路冤家相逢欲說無情語

花陰暗室一樣幽歡有笑聲……………一

第十八回 連番逢薄倖潑辣婦報應臨頭

一味作風狂市井兒機鋒得趣……………七六

第十九回 骨肉情親救流離新居暫寓

鶯花春老尋住着鴛侶亂飛……………一六六

第二十回 奇又奇燕爾新婚徧成怨偶

慘中慘如花淑女竟嘆離魂……………二五九

第二十一回 美人心肯死察舊事故侶生情

疑獄鏡終明抉新鑄冤禽易地……………一

第二十二回 雲破月來好樓台夢痕重覓

水流花落新墓碣生面別開……………五三

第二十三回 如此人間世鬼作挪揄仙成貪瀆

可憐劫後身水思靜止風弄波瀾……………八〇

第二十四回 問天何苦來亂推排悠悠收業債

乘化同歸盡長太息草草結全書……………一三五

社會小說
紅杏出牆記目次

第一回

遊戲洩春光 揖讓情場敦友誼
風塵得佳遇 纏綿病榻想夫憐

..... 一

第二回

東道情深西席哀 春生魔窟
隔花人遠天涯近 夢冷歡場

..... 三一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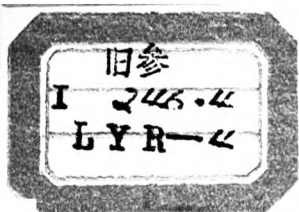
情網自收絲飛絮 落花成解脫
孽緣生變局 移宮換羽起波瀾

..... 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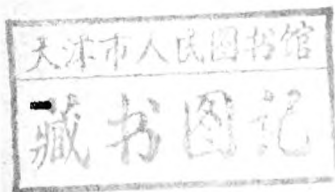
第四回

踪跡感飄蓬 舊雀歸巢新鳩在室
風光連斷夢 落花無主弱柳牽情

..... 一二九



紅杏出牆記 目次



社會小說 紅杏出牆記

劉雲若著

第一回

遊戲洩春光 揖讓情場敦友誼
風塵得佳遇 纏綿病榻想夫憐

話說這一天夜裏。從山海關到天津的李督辦專車。駛過了軍糧城。天已是夜裏兩點了。最後面一輛車隊長辦公車裏。有兩個少年正對坐談着。那車隊長彈去了雪茄上的烟灰。笑着向那穿鐵路稽查制服的少年叫道。小林。那少年不答言。只推開窗子向外去望。那車隊長又叫道。白萍。這我又把你送到家了。林白萍回頭笑道。我不勞駕你。鐵路上的人。坐鐵路上的車。還用得着你送。那車隊長用雪茄指着地道。壞了良心的東西。我就該在山海關不教你上車。如今把你帶了來。快到地方。嘴又硬了。林白萍推上了窗子。回身坐下道。你別着急。明天回去我捎好東西給你吃。那車隊長笑了笑。這你還伶俐。不過我不明白你的太太是不是身上抹着蜜。引得你遲不了十天半月。就要往家裏顛。林白萍笑道。大家都不是過來人。你又何必單要笑我。車隊長道。這也難怪你。你結婚不到一年。正在熱撲撲的時候。像我已娶了七八年。把愛情就看得淡了。妻子也變成家常便飯。覺得沒有什麼好吃。林白萍道。你們一定當初感情就不好。不然絕不會變成冷淡。那車隊長笑道。這我不抬槓。你現在正掉在火爐裏面。等過幾年。就知

道我的話不錯了。所以西洋人常有因為夫婦結婚日久，提不起高興，想到當日做情人時偷偷摸摸的甜蜜光陰，便要由回味而實行，令丈夫假扮情人，半夜三更，跳牆入室，妻子裝作少女，在室內應酬接待，以求得那自己賺自己的快樂。這種事說來可笑，想着倒很有深長的意思。林白萍聽了，才要說話，只聽得機車上汽笛長叫了一聲，那車隊長道：車進了洋旗了，便匆匆出去。須臾車已進站，停住。林白萍便自己下了車。在人衆紛紛中出了站門，雇輛人力車，直奔法租界長千里家裏。他坐在車上，自己揣想：這次到了家裏，芷華定已睡了。我最喜歡看她睡眼矇矓向着人笑。今天第一眼看見準是這種情致。只這一眼已不負我戴月披星的回來這一趟。又想到方纔車隊長高鬼子的話，覺得到底不算有稽之談。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論。像我和芷華的愛情，莫說十年八載，就是千年百年，也決不會冷淡。不過他說的外國人那種把戲，倒真好玩的很。想我當初和芷華沒結婚的時候，那種偷偷摸摸的情形，真是有味。有一次和她去看電影，在黑暗中偷接了一吻，不想被旁座一個壞蛋看見，咳嗽了一聲，只羞得我倆從黑影中跑了出來。路上芷華再也不理我，我臉上雖然害羞，心裏却有說不出的趣味。但是一經結婚，變成了光明正大的夫婦，再享不到這般情趣了。想到這裏，忽然一陣心血來潮，心想我今天回去，何不仿照西洋人的辦法，偷偷的跑上樓，到她屋裏，也不鬧醒她，只坐在床邊飽看她個海棠春睡，等她自己醒來，瞧見我正坐在旁邊，說不定有什麼愛煞人的神情教我領略。那時她向床上一躲，我就……想到這裏，一

陣喜心翻倒。直彷彿有什麼奇遇當前。便催着車夫快走。須臾已到了長千里口。林白萍便叫停住。付了錢。自己走進巷裏。只見四鄰時寂寂。都熄了燈光。只有巷外的路燈。光兒淡淡的照滿了巷口的幾家樓。自己門首却是黑越越的。上前推推門。却關得很緊。心想若喊老媽子開門。定要把芷華驚醒。這把戲就唱不成了。使自己退回幾步。向上相度地勢。見芷華臨街住的那間樓的後窗。正下臨着鄰家的門牆。只是那牆很高。不能上去。想了想。便從巷底搬了個盛垃圾的空箱子來墊腳。這時正是五月天氣。衣服穿得單薄。不費甚麼事。便已爬上了牆頭。伸手已摸得後窗的窗沿。心裏暗暗禱告。後窗裏面沒有加栓。否則我就徒勞往返。白爬牆頭了。遂就用手指把窗戶輕輕一推。竟已開了一道縫。心裏暗喜。便用手扳住窗下的枕木。身體向上一提。便已爬上窗沿。反過身來坐在窗沿上。喘息一會。回手把窗子慢慢推得大敞四開。向裏一看。黑黑的瞧不見什麼。只聞一陣暗香撲鼻。心裏動了幾動。便又翻過身來。膝蓋跪在窗沿上。頭兒鑽到屋裏。自己知道窗內便是一張寫字檯。伸手摸了摸。並沒有什麼碰得響的物件。便慢慢爬進去。坐在檯上用脚找着了地。立在地下。直了直腰。定神向床上看時。只看白成一塊。並無一些黑處。知道帳子放得嚴密。暗嘆芷華原是胆小怯空房的人。我真算拋得她苦了。便又走近帳前。鼻裏的香氣聞得更濃。覺得有茉莉和芝蘭香水兩種氣味。細聽床裏。還聽得輕輕的喘息。白萍心裏一陣發迷。幾乎忘了原定的計畫。便輕輕揭開帳子。探進半身。用手摸了摸。正觸着她夾被裏的香肩。便在黑暗裏

對準了方位。向着她的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嘴兒接到唇上時。只覺得有毛茸茸的東西。觸到嘴上。還疑惑是吻錯了地方。再伸手去摸時。這毛茸茸的東西。可不是生在人的橫嘴上。分明是個帶鬚子的嘴。不禁呀了一聲。便伸手去摸床欄上掛的電門。一下摸個正着。條時床裏燈光大亮。定睛再看。那十字布綉花的長枕上。平放着兩張人面。第一眼先看見裏邊躺着自已的愛妻芷華。睡得正香。粉面上還露着甜微微的笑容。櫻唇塗得猩紅。顯見臨睡時曾經加意裝飾過。只是雙頰上有些處褪了粉。却微染了淡紅顏色。分明是吻過的餘痕。一隻玉臂。從枕邊平伸向外。壓在那在外面睡的人頸下。白萍順着她的臂兒瞧回來。只見外面睡的不是旁人。正是自己同學七年共事四載總角之交。又是金蘭兄弟的至友邊仲膺。他正與芷華合蓋着一幅梅紅色綢被。臉上賈波林式的小鬚子旁邊。也是沾染得脂痕片片。芷華側臥。他是仰躺。身體恰擁在芷華懷裏。白萍見電燈初亮時。他倆似乎被光線刺了睡神經。都微微轉側了一下。便又照樣睡着。白萍一陣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和氣惱。咬了咬牙。怒目握拳。便向邊仲膺的臉上打去。手方伸出。眼光順着拳頭又瞧見芷華的芙蓉嬌面。心內一陣悽酸。暗想我打甚麼。如今那是打的時節。便縮回拳頭。看看芷華。眼淚忍不住的掛下來。倒背雙手。向床內呆看。只見帳頂上掛着兩個茉莉花球。便順手摘下一個。無意中見是花朵排成的愛字。心裏好生悲慘。暗自回想在去年和芷華結婚的第二天。她也曾用茉莉插成英文的「LOVE」字樣。掛在我的胸前。一同出去逛俄國公園。路上把我得

意得腰都挺得特別的直了。誰想這不睜眼的天，今日又教我瞧見這種光景。想了一會，便把手裏的花球長吻了一下。又用花球沾了自己臉上的眼淚，輕輕把花球放在枕上兩個臉兒的中間。自己向後退了半步。又倒背着手向床上端詳一會。臉上反露出一絲笑容。忽然眉頭一緘，心中已拿定了主意。想要開口喚醒了他們。但是把嘴虛張了幾張，始終沒有發出聲音的勇氣。便又停住。仍舊低頭呆想。似乎身心都麻木了。過了合一會。只聽芷華嬌哼了一聲。白萍才嚇得定了精神。怕他醒了。反倒像自己心虧似的。幾乎拔脚要跑。但芷華只哼了一聲。左臂一舉，似乎伸了個懶腰。接着身軀向外一轉。被子一凸。一條腿已搭在伸膺身上。上面左臂也橫放在伸膺胸腹之間。這時白萍覺得腦中轟然一聲。突然神經昏亂。若不是手扶着床柱。便要頽然暈倒。又過了須臾。神經才回復清楚。覺得這種景況。實在不忍再看。但又忍不住仔細看了一眼。才輕輕伸手就床頭把電門捻閉。立刻眼前一陣漆黑。茫無所見。心亦條然清涼。便放好帳子。輕輕退回幾步。摸着個小沙發。輕輕用屁股摸索着坐下。才深深的喘了口長氣。自己暗嘆我向來以為世界無論到什麼樣子。這一個愛妻一個良友。總是我的。可憐到了如今。才知道這愛妻良友統沒我的份。世界只剩我一個孤鬼了。罷。罷。我只得拋了這個環境。去另闢一個世界。又想到我便是去另闢重做。又那裏去尋這樣的愛妻良友。後半世的生活統變成傷心歲月。活着又有甚麼趣味。倒不如死了罷。我死了。也教這兩個對不住我的人。曉得了我。想能把牙一咬。慢慢站起身來。想要尋找自殺

的器具。又想我死在這裏作什麼。不如隨意給他們留下個字兒。表明我對他們的心意。再到外邊去尋漂亮的死法。想到這裏。便輕輕挪到方才自己進來的窗戶前面。在寫字檯上摸着了紙和鉛筆。慢慢把半身探出窗外。把紙鋪在窗沿上。就着街燈反映的微光。寫道。「仲膺吾友芷華吾妻同鑒。余非故意窺人祕事。而竟越窗入室。無意得汝二人相愛之情。此中蓋有天意。天意蓋欲余死耳。今余已趨死路。留此世界。供汝等爲歡。區區薄產亦以相贖。津中不可久居。宜歸仲膺故鄉。卽行婚禮。余陰靈不泯。願爲主婚及證婚之人。」白萍寫完。看着這張紙兒。含着淚笑了笑。隨卽退回身來。用手摸着了一塊銅鎖紙。把字條兒壓在寫字檯上。便向着床帳挪走了幾步。只聞得從帳中一陣陣發出熱香。從鼻管透入。進到腦中。覺得神經大動。知道在這屋中一刻也不能再呆了。便又退回去。爬上寫字檯。想從原路出去。但是才爬出窗戶。鼻裏聞到一股夜氣土香。心裏有轉覺悽然。暗想這次和我的家。我的人。我的友朋。都永別了。再回頭一看。覺得這屋裏漆得無可留戀。又幻想方才回家時。經過大橋。那河裏的水。這時似乎跑到眼前。向自己冷晶晶的發亮。立刻心裏便決定死法莫妙於跳河。想跳河莫妙於快走。這樣遲疑不決。虧得我還是個男子。想着便慢慢手按窗沿。挪出去一條腿。那一條腿才伸出一半。又停住了。忍不住再回頭看。忽然念到這屋裏現在雖然有很大的傷心在着。以前可真有許多的幸福發生。又聯想起這幾年芷華待自己的柔情密意。仲膺對自己的古道熱腸。真算達於極點。他倆都不是沒有良心的人。如今辦出

這種勾當。說不定還有什麼難言之隱。如果我讓了他們。就算報答他們的好處也能。這樣沉吟一會。斗的靈機一動。又自己埋怨道。我這樣辦法太殘忍了。只顧我一死。他倆都是有心的。人。說不定也會跟着自殺。不然。芷華也要因受良心譴責。恨了仲膺。仲膺也要因為後悔瞧不起芷華。他倆這一生還有歡笑的日子。過麼。那豈不白死了。我又害了他倆。這辦法終歸不妥。想到這裏。立刻心亂如麻。只可回到屋裏。再想主意。便縮身爬下寫字檯。仍在沙發上坐下。低頭想了一會。忽然聽得床上芷華咳嗽。不大的工夫。仲膺又鼻子裏哼着作聲。接着又是芷華笑。仲膺嘴裏含糊糊的道。你又淘氣。幹麼捏我的鼻子。芷華格格聲笑道。瞧你這睡不醒。我醒了。看你還睡得着。仲膺道。我醒。我醒。你先別收拾我。芷華笑了一聲。立刻床裏燈光大亮。又聽得芷華笑道。你睡覺全不真實。手脚亂動。把我鬧醒了。你想睡。可得成。仲膺從鼻子裏出氣的聲音說話道。你看你的胳膊全晒在我身上。還說我睡覺不真實。你還講理。這時帳上映出芷華坐起來的影子。她口裏說道。我就喜歡不講理。你不樂意就走。仲膺笑聲道。走就走。接着就聽床欄一陣響。見一人一陣搖動。彷彿仲膺是下床來。白萍倒嚇得心裏一陣搖跳。但立刻見芷華的影子伸手向下把他按住。又聽得芷華呢聲道。不見從下面舉起一隻手摟住芷華的脖頸。芷華也趁勢低下頭去。接着便聽得極熱烈而拖長的接吻聲音。聲音拖長了好久。才寂靜下去。再沉了一會。見仲膺和芷華都坐起來。下半身貼連。上半身却分開。直彷彿一個樹根上分支出兩條樹幹。又彷彿一株朝天長的人。

字柳被風擺得動搖不定。須臾又見芷華倒入仲膺懷裏。就半晌沒有聲息。麗幃沉沉。小樓寂寂。燈光灑灑。人影雙雙。真是好一派的仙鄉詩境。但是白萍坐在那裏。却沒法領略得來。只覺得傷心欲絕。暗恨爹娘生自己時。多造出兩隻眼兩隻耳朵。却又沒法不聽不看。而且身體有說不出的麻木。想走也不能了。這時忽聽仲膺小聲道。小妹妹方才還好好的。爲什麼又不痛快。芷華嘆道。我想起白萍。心裏就難過。咱倆誰對得起他。仲膺半晌不語。良久才道。現在還談這些作甚麼。細想起來。咱誰還能活。既然造了孽。就說不得了。先樂上一日。是一日。在這帳下裏就先當做世界上沒有他。喂。你怎麼還撇着嘴。你笑。你笑。芷華道。我現在笑不出來。仲膺道。你笑不出來也得笑。不笑看我胳膊你。芷華格的一聲笑出來道。你敢。仲膺也笑道。我怎麼不敢。說着就見他的手影一動。芷華一面把手撐持。一面笑道。瞧你這二皮臉。我躲了你。說着只聽帳鉤一響。芷華竟赤裸裸的走下床來。白萍正癱坐在沙發上。倉猝間想躲也來不及。芷華原是迷迷糊糊的跳下床。加着帳裏燈亮。帳外又黑。並沒看見白萍。就奔了沙發去。想坐在那裏和仲膺調皮。不想伸手去扶沙發的背兒。恰摸在白萍頭上。只嚇得直着聲音嬌喊一聲。仲膺在帳裏聽他叫得聲音有異。掀起帳子一看。倏時燈光外射。三人同時都見了面。芷華看着白萍。又呀了一聲。便暈倒在白萍脚下。白萍想伸手去扶她。才低下頭去。只覺一陣神經昏亂。腦中噙然一聲。立刻仰倒在沙發上。仲膺候在床上。手揭着帳帘。再也放不下來。也失了知覺似的。在那裏出相。這樣過了好一會。還是白萍最先

清醒，掙扎着立起，把芷華抱起，送到床上。這時仲膺正把揭帳子的手放下，低着頭，閉着眼，不敢瞧人。恨不得尋個地縫兒鑽進去。白萍輕輕把帳子放嚴緊了，將他二人關在帳內，自己却立在帳外，藹然和氣的道：你們用不着害羞，更不必害怕。快把衣服穿好。我有話說。說完仍舊退身坐在沙發上等候。立刻見帳裏一陣燈光顫顫，人影搖搖，一會兒便寂靜下去。知道他倆已把衣服穿好，但是不見他們走下床。這時房裏雖有三個人，但是沒一個敢喘一口大氣。只有時鐘在桌上滴搭作響，彷彿在那裏冷笑。電燈在帳裏微搖，似乎知道不久便有暴風雨來到。在那裏吓得抖索。白萍等得久了，忍不住又說道：你們快出來，方才面都見過了。現在還躲什麼。說着站起在牆上尋着了電門，把電燈開放，倏時房裏四壁通明，又變成一個世界。又用手指在桌上微敲着道：快請出來談。快快。這時只聽得芷華在床裏嚶的一聲哭了出來。白萍便過去把帳子鉤起，只見芷華已穿上睡衣，依舊跳着六寸圓膚，雲髻蓬鬆，側着身子伏在床欄上。香肩起伏的啜泣，仲膺却假在床的那一角，穿着緊身雙衣褲，手抱着膝蓋，下頰也放在膝蓋上。在那裏像傻了般的出神。綿衾香被都擁在床中間，隆起像小阜一樣。一個茉莉花球，也揉碎了，散亂着洒在芷華足側。白萍看了這種光景，心裏好生悽惻。暗想我竟把他們逼成這種可憐樣子。今日方知中國習俗下的夫權，無形中有如此的大勢力。不過夫婦間若是愛情消滅，單仗着夫權來維持現狀，那又有什麼意思。又轉想到芷華和自己倒絕談不到這一層。現在她倒沒甚麼懼怕，只有羞憤，羞的是對不起

我憤的是仲膺害了她。大約比受死刑還要難過。一顆心不知要碎成多少段。只一聲不響的看着她。比殺了她還厲害。那太殘忍了。還是趕快解決了吧。我也落得個眼前清靜。心裏平安。想着就上前把芷華抱起。芷華四肢不由自主。柔若無骨似的偎在白萍懷裏。任他抱到沙發上放下。一隻手掩着淚眼。一隻手還摟着白萍的脖頸。白萍看着牠那梨花帶雨的嬌怯模樣。不禁輕輕嘆了一聲。心裏變得軟了。牙根咬得更緊上來。便把她的手從自己脖上拿下來。輕輕放下。突而昂然立起腰。走到床和沙發中間。咳嗽了一聲。然後放亮了嗓音說道。我今天回來。絕不是誠心來窺探你們的祕密。但是不幸竟撞見了。我真後悔得要死。我相信這事一世不披露。便是我一世的幸福。因為我敢斷定你二人就是有了祕密。對我的愛情絕不會消滅。能這樣朦朧混我一世。就是維持我一世的幸福。但既不幸有了今天。以後的事情就另當別論。在你們沒醒以前。我在這屋裏已呆了一點多鐘。起先我想去自殺。把世界讓給你們。就寫了封信放在寫字檯上。留給你們看。說到這裏。只聽芷華咳呀一聲。她急忙跑過來。跪在白萍腳下。緊摟着白萍的大腿。哭着道。你不。你不這樣。這時仲膺也跑下床來。向白萍兩淚交流的道。你爲什麼死。死該讓我。我死了。你只當世界上根本就沒生我這個人。把芷華的錯處也消滅了。至於我爲什麼辦出這樣對不住你的事。到現在連我也不明白。只可歸咎是上天在那裏捉弄人。芷華也是和我一樣。如今話也沒多的可說。我走了。說着便向外走。白萍一把將他拉住道。你別胡鬧。等我把話說完。又一把將芷華扶起。

道。你起來。聽我說。說着又自己嘆息道。咳。其實我也沒什麼可說。就兩隻手雙挽着他們倆。眼裏汪着淚。牙很勁咬着下唇。發怔了半晌。忽然頓足道。我還忍個什麼。快說完了走罷。這樣麻煩。虧我還是個男子。說完便鬆手將仲膺和芷華放開。倒背着手道。我後來想。我活着是苦了我。我死了是害了你們。因爲你們雖然做出這樣對不住我的事。我還相信你們都不是沒良心的人。我死說不定連累得你們也不能活。這豈不是損人不利己。現在我決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讓給你們。我的芷華贈給仲膺。我的仲膺也贈給芷華。至於這一些家產。更都屬你們了。只望你們日後永遠這樣相親相愛。就算不辜負我這一片好心。我在天涯地角。也替你們喜歡。說到這裏。芷華已哭得聲音哽咽。向前抱住白萍的脖子。嗚嗚咽咽的道。你。你。白萍突覺得她眼裏滾下來的熱淚珠。流滿到自己的脖頸上。櫻口吹出的熱氣。噓到自已輔頰間。都似乎穿透皮肉。一直熱到心裏。立刻心裏像春風吹過似的一陣暖熱。覺着方才鑄就鐵一般的心腸。立刻軟了。暗想芷華素日和我的恩情。偶然她糊塗作了壞事。我就拋她這樣了麼。我素常喚她作小妹妹。難道小妹妹哭到這樣。我還不肯饒恕她。這做哥哥的也太狠了。但是仲膺站在這裏。我就想改口饒恕她。又怎麼說得出。不如放仲膺去吧。想到這裏。便想做手式教仲膺走。但是抬頭看看仲膺。又連帶瞧見床上的斜枕。亂衾。殘花。綉褥。都是些風流舊跡。不由得想起方才自己所聽所見的情景。只覺胸中斗然冒出一股涼氣。彷彿又變成了冬天。把一顆心又凍得鉄硬起來。便自己狠狠的咬着牙。

輕的又踩了幾下脚。將芷華慢慢向前推走了兩步。突然將她擁到仲膺懷裏。自己霍的一閃身。躲開了幾步。只見這時仲膺像是傻了。芷華撞到他懷內。他還是癡癡的站着。既不躲避。也不伸手扶持。芷華碰到仲膺身上。才彷彿如夢初醒。突然呀的叫了一聲。回頭仰手向着白萍。瘋了般的喊道。你好狠。我死。說着撲的倒在地下。粉面吻到地氈。下面一隻腿拳着擁在睡衣裏。一隻腿連半個玉雪般的臀部。都暴露。在如銀的燈光下。白萍只看了一眼。已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了。那邊仲膺正怔怔的失魂落魄。見芷華忽然暈倒。慌忙問要用手去扶。抬頭見白萍還立着不動。滿臉露着落寞的神氣。立刻心裏發顫。把伸出的手又縮了回去。白萍搓着手道。你扶起她來呀。她是你的人。你不管誰管。仲膺聽見這話。越發低頭不敢動手。白萍道。教她睡一會也好。我要趁這時候拿點東西走了。說着就奔了床邊的小玻璃立櫃去。開了櫃門。亂翻了一陣。翻出了一件半舊沙綠綢子。沿着白沙寬邊的小馬甲。拿在手中道。這件束過她的腰。又尋着一隻藍地白花的女拖鞋。白語道。這是我們結婚頭一天放在床下的物件。又順手在櫃旁小几上。拿了個帶鏡子的小粉盒道。這裏面有過她的臉。說到這裏。又嘆道。夠了夠了。這就夠可笑的。說着把三件東西都塞在制服的大口袋裏。走過來向仲膺道。膺哥。我走了。咱們來世再見。你要好好看待芷華。可憐她到如今還像個小孩子一樣。你上去溫存她點吧。我此去絕受不了罪。不過不回來。了。說完就看看地下芷華。才躬下腰去。立刻又直起來。踩了踩脚。便爬上了寫字檯。這時仲膺忙上前拉住。

他的腿。哀告道。好兄弟。好祖宗。你別走。咱們慢慢商量。白萍再不答聲。只用腿使勁向後一蹬。把仲膺蹬了個倒仰。此際芷華已清醒過來。睜眼見白萍的頭兒已探到窗外。知道拉已來不及。就在地下打着滾兒哭喊道。你別走……萍……親哥哥……你別……這時白萍已全身出到窗外。等到仲膺和芷華都從地上立起來。窗口業已不見人影。他倆連忙趕到窗口探頭向下看。只見白萍的黑影。還立在樓下。暗地裏還看得他那一張雪白的臉。手裏還揚着一條白巾。見他倆探出頭來。便把手巾揚了兩下。口裏喊了聲。你們保重。我去了。便一溜烟跑出巷口。須臾影兒不見。芷華尖銳的聲音喊了白萍。便探出身子。也要跳下去。仲膺在神經昏亂中。見事不好。急忙將她拉住。芷華回頭看看仲膺。仍舊拚命向樓外扎掙。口裏只喊你撒開手。你害夠了我了。仲膺聽了。心裏和刀絞一樣。但仍用勁將她抱住。到底男人力大。他倆便從窗口滾回寫字檯上。又從寫字檯滾到樓板上。兩人都跌得頭昏眼花。互相抱着喘息。沉了一會工夫。芷華先清醒。便立刻鬆了抱着仲膺肩頭的手。要坐起來。但因方才鬧過了力。只顛巍巍的動了幾下。嬌喘了一聲。依舊躺倒。這時仲膺也睜開了閉着的眼。兩個人對看了一眼。又都嘆息了一聲。芷華便使勁翻身一滾。離開仲膺的懷抱。把背向着他。這樣又沉寂了許多時候。帳中屋頂兩個不同顏色的電燈。仍舊把房裏照得像迷人的春晝。床中的景緻依然擺着那銷魂的風光。茉莉花香還蕩蕩在空氣裏。只是兩點鐘前床內的一雙情侶。如今已僵臥着都像死人。只一對一聲的長嘆息。再過了一會。仲膺

見芷華的肩井一起一伏的顫動。知道她在痛哭。但又不敢開口向她說話。不想她竟漸漸哭出聲來。仲膺忍不住。便低聲勸道。你不必傷心。我總要把白萍找回來。你先別哭。你哭難說是要我死。芷華只不答言。忽然翻身坐起。一口唾沫噴在地下。淚眼盈盈的望着仲膺恨了一聲。才要開口說話。便又咬着牙咽住。仲膺又接着勸說了兩句。芷華手抹着眼淚。抽抽咽咽的說道。這可順了你的心。把白萍氣走了。難得你還有臉勸我。我是不該活着的了。想死又怕白萍再回來。沒了我。豈不坑死他。想活又怎樣能活下去。說着忽然兩道蛾眉一蹙。指着仲膺道。我現在把你看得像仇人一樣。真害得我苦。你想我和你結婚。那你趁早歇了這個指望。仲膺使勁擰着自己的頭髮。哭喪着臉道。你別冤枉我。知道也心裏多麼難過。我也是想死了明明自己的心。但是白萍已走。我死了你怎麼辦。芷華立起身來道。我也不希望你死。我也用不着你保護。這份家業就依着白萍的話。歸你享受了罷。我要找白萍去了。無論天涯海角。也要尋着了。向他說明我的苦衷。他若不饒恕我。就死在他的面前。也落個安心的鬼。仲膺聽了心裏像火燒一般的疼痛。一使勁竟把頭髮捋下一縷。扔在地下道。你怎把我看成這樣壞。還不如拿刀殺了我。難道我有心把白萍逼走。你說話也該替我留些餘地。芷華才擦乾了的眼。又重新滾下淚來道。這我自己也知道對你太狠。可是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現在我只是一個字。走。你要怎樣。我顧不了許多。仲膺聽了。突然站起來。紅着眼圈。手搓着胸口。只看了看芷華。便在屋裏打起轉來。半晌忽然又站住。到寫字檯旁拿

起白萍所留的字柬兒看看。看完深深嘆了口長氣。斗的一歪。就倒在沙發上。只壓得沙發咯吱的響了一聲。這時芷華坐在床上。倚着床欄。神魂出舍的呆想。猛聽得響聲。抬起頭來一看。見仲膺那種可憐樣子。心裏竟動了一動。立刻又把頭低下去。口裏很淒涼的聲音叫了聲仲膺。仲膺只不開口。用眼光注着她。代表答應。芷華仍舊低頭看着自己身上滾繃了的睡衣。有氣無力的道。仲膺。我實在對不起你。當初咱兩人結合。並不是你來引誘我。到如今我幾乎把罪過都推在你身上。你不知要怎樣傷心。可是方才我那樣說。並不是恨你。是恨老天既然生了白萍。怎麼又生了你。竟把我害到這樣。我明白弄到現在這種樣子。全是我自己的錯。賴不着旁人。最多只能賴天怨地。跟你更鬧不着。如今想起來。可是委屈了你。你只原諒我是個經不得事的蠢女人吧。說着秋波盈盈的望着仲膺。透出無限憐憫之意。仲膺見她這般情況。心裏又涼裏生出熱來。自己低徊了半晌。慢慢站起。走到她面前。扶着床柱。伸舌頭舔舔嘴唇。又一會才悄聲道。咳。大家是錯了。誰也用不着求誰原諒。如今拋開了白萍。先說咱們的。我向來對你妹妹是怎樣。芷華看着仲膺。一雙淚眼放出了異樣的情光。道。愛自然是愛。我明白。仲膺接着道。因為我愛你到極點。所以才辦出這樣對不住白萍的事。因而害得你見不得他。的確是我的罪過。不過你也要原諒我。我本不是荒唐的人。若是理智管得住愛慾。那會有今天。可是這話對白萍沒法說。只能向你訴訴吧。這時芷華輕輕搓着兩隻纖手。揚起頭來道。我們快離別了。我是決意要尋着了白萍。或者能一起回

來。不然就死在他鄉也說不定。這時節也就是我們倆最後的分手。但盼望以後你若想起我來。只想到朋友的範圍內爲止。不應該想的。都竭力的忘掉了罷。仲膺聽了不語。又來回的踱起來。忽然精神很興奮的向着芷華一陣苦笑。笑完便正色慨然的說道。你難道真想着我要承受了白萍的家業。自己去享受那無聊的生活。我也要走了。至於我要去幹甚麼。先不告訴你。反正將來能有機會教白萍知道。我邊仲膺只是一時錯誤。並不是天生混賬的人。不過我不能同你一起走。恐怕尋着了白萍。更添了沒法解說的誤會。芷華更長嘆一聲道。白萍等到臨走也並沒罵咱們是壞人。他也知道咱們是一時的錯誤。可是他越能原諒。咱們越對不起他。如今也不可再拉長談。你快走吧。我要歇着想自己的事。收拾收拾東西。明天就起程了。說着就向床上一仰。用袖子蒙起臉來。仲膺正踱着。悄然停住了脚步。坐在床的那一頭。看着她。只見她那袖子遮不盡的粉臉。襯着散亂的烏雲。顯着更有霧鬢風鬟的情態。暗嘆好好的。一個如花女郎。無形中似乎被風雨摧殘了。又向下看她那一雙白膩豐盈的大腿。和天然的瘦脚。映着燈光。晶瑩如雪。連帶想起幾月來臉兒相偎。腿兒相壓。臂兒相持的滋味。不覺心裏虛飄飄的蕩動。又想從今再也不能和她親近了。心裏更起了一陣感傷。便又看着她那大腿出神。忽然又想到在正月裏。她忽然凍了脚。我便用口在傷處吻了一夜。不想第二日竟而好了。她笑着跪在我的懷裏。問我爲什麼愛她到這樣。竟肯不辭穢褻給她行這種精神療治的口術。我那時懂得什麼是精神療治。不過只覺得感

情上過度熱烈。精神便相通了。她彼時忽然又看着我淌淚。我也抱着她暈去。到如今想起來。竟是畢世難逢的盛事。真是韶華過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此際屋子還是當時的屋子。人還是我和她。竟已情形不同。心境大變。無論錯鑄在誰身上。不過已到了這般光景。眼看就要伯勞飛燕。各自西東。以後的光陰。教我怎生過下去。真不如方才白萍一槍打死我。倒救了我下半世。而今他竟飄然而去。明說是把任甚麼都給了我。其實却只給了我一種人世最酷的刑罰。看起來白萍雖然丟却了芷華的身體。還未失去芷華的心。我却是友誼愛情。兩兩破碎。真個損失最大。只有我咧。想到這裏。又看着芷華穿着睡衣的嬌軀。越是躺着。越顯肥瘦停勻。修短合度。輕薄的睡衣。軟貼在身上。更把迪體的曲綫美都隱約表露出來。又自想這樣的絕代美人。快要扔下我走了。從此再也不能廝守一時半刻。不由得胸中一陣發空。似乎把心丟了一樣。只坐着把幾月來和芷華在一處的甜蜜情景。都默想了一遍。心裏更是一陣陣的暴動。忽而火熱。倏變冰涼。幾次要伸過手去擁抱她。都只伸出半截。便停住了。最後忽然咬着嘴唇。身體顫顫的站起來。扶住芷華的大腿。一矮身便跪了下去。芷華正掩面躺着。哭得出神。突然覺着自己裸露的大腿。有了人的手。驚得霍的坐起來。星眼直直的看着仲膺道。你這是怎麼着。仲膺答不出話。只看着輔頰緊親着她的小腿。看着她眼淚直滾下來。芷華只向着他嘆了口氣。輕輕的把腿分開。仲膺的臉似乎受電氣吸引一般。不肯離開。也隨着挪動。口裏却軟軟的道。妹妹你快走了。今朝分手也只好等

個來世相逢。你恨我便恨到極處。也該有一些可憐。在這熱辣辣的分別時。難道你還不許……芷華聽到這裏。一陣的玉貌慘淡。微搖搖頭。又向他擺了擺手。意思像不教他再往下說。又彷彿教他不要這樣黏纏。仲膺便不敢再說下去。芷華又躺倒了。依舊閉了眼。只是胸際一陣劇烈的起伏。分明是情感已衝動到極點。仲膺也依舊假着她不動。這樣沉寂了一會。這時天過五更。玻璃上已清虛虛的發白。四外裏鴛聲斷續。從未關的窗口吹進了曉風。覺得薄寒微峭。屋裏的燈光也更加黯淡。襯着床上躺着床下跪着的兩個將別的人。光景十分淒楚。芷華被曉風吹得打了個寒噤。伸手自己揉揉鼻子。忽的挺然坐起。向仲膺張着兩臂。颯着粉面。兩日裏發出情光。仲膺見了便輕輕站起。呆呆的望着她。驟然投到她懷裏。芷華也伸手緊緊的將他抱住。在他髮上深深的接了個長吻。仲膺也在她乳際吻着。約摸六七分鐘。芷華又變寒了臉。便將他推開。伸手指指門道。走吧。再在這裏戀着。那你就太不聰明了。仲膺站在她面前。嘆道。我早就知道該走。但是咱們以後……芷華忙擺手道。咱們先把現在的結束了吧。還談什麼以後。勞駕你把帳子放下。我要歇一會。仲膺正在意亂神癡。便依言將帳子替她放下。原來掩着的帳帘。一摺一摺的展開。仲膺的心却隨着帳帘一摺一摺的緊縮。到把帳子放好時。好像中間豎了萬丈紅牆。將二人隔在兩下。仲膺暗嘆何必一桁窗紙。幾眼疎櫺。只這一層錦帳。便是雲山幾萬重了。又想到事到今朝。無可留戀。不如快走。才要移步。心裏一陣惘惘。彷彿從帳中又發出一種吸力。吸得脚步難移。連帶着似

乎手脚都不受意智驅使。仲膺繃着眉頭，暗怪自己這是怎麼了。只管戀着，還戀得出什麼來。忽然心裏一動，自己輕輕嘆道：我倒並非以為這裏可戀。實在是覺得外面可怕。出了這個樓門，隨時隨地，隨事隨物，那裏都要勾起我的傷心。我怎會願意出去。可是我若不和芷華有了這不應該的愛情，又何致受這種苦惱。自己惹出來的刑罰，躲也躲不過去。曠日承受好了。想着把足一頓，才要走。回頭看着帳子，一陣心酸。又想看看芷華，但自己再沒勇氣去把帳子揭開。便低頭叫道：芷華，我走了。芷華在帳裏似乎咽住氣。很小的聲音道：再見。仲膺又道：請你留給我一件紀念的東西。說着只聽芷華哼着答應一聲。仲膺滿想她要起身來替自己拿。那知芷華又接着道：櫃裏的東西，你自己隨便檢吧。我全不要了。仲膺聽了，不覺惘然自失，也不拿東西了。便搖着頭，蹣跚手蹣跚脚的要走出去。才挪了兩步，又聽芷華在帳裏叫仲膺。忙又走回來。芷華有氣無力的喊了兩聲。仲膺就答應着。芷華又似乎用鼻音說話道：你把手伸進來。仲膺依言把手從帳縫裏探進去。覺着立刻觸到芷華的柔荑手。接着又有她濕熱的櫻唇，貼到自己掌心裏。立時一股情熱，從手臂直透到內心，通身都要酥軟。過一會，又覺着掌心的熱唇離去了。竟換上一件既濕且涼的東西。她把仲膺的手指彎曲了握着，便把手推出帳外。仲膺着手裏的物件，原來是水鈴鐺般的一塊手帕。心裏便明白了。連話也不再說。把手帕緊握在手裏，頭也不回，輕輕的便開開樓門走了。這屋裏立刻寂靜得和墟墓一樣。天色已經大明。電燈因為沒人捻滅，還放着那黃慘慘的短光。太陽似

乎不知道這屋裏昨宵出了這麼大的慘事。把他那喜氣迎人的紅臉。又攤上窗來。桌上的時鐘。又已停了。簡直聽不出一些聲息。這時帳帘一動。芷華從帳裏探出頭來。鬢髮蓬鬆。星眼哭得紅紅的。向四外一看。伸了個懶腰。才輕輕走下床。走到立鏡邊照照自己。見玉容慘白。目眶深陷。彷彿比昨天瘦了許多。倒顯得楚楚可憐。自己捧着頰兒。暗暗怨恨這容貌長得俊。真不是好事。無意中已害了兩人。把自己也害成個孤鬼。還不如別的醜婦人。反可以清清靜靜的一世平安。又回頭看見窗子和門都還敞着。自己想他們一個從窗子出去了。一個從門出去了。那一個不抱着天大的傷心。然而禍首是我。我該從那裏出去。論理我是不該出去的了。死在這屋裏多麼心安理得。可是世上有他倆活着。我怎捨得死啊。我決定把這已壞的事體。重新恢復原狀。教白萍和我恢復了愛情。和仲膺恢復了友誼。但是將來能不能如我的心願。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可是白萍這一去。總不能還住在天津。當然遠走高飛。地角天涯。教我上那裏去找。想到這裏。忽然靈機一動。念到白萍在北京車站上作事。此一去當然先到北京辭掉了職務。然後再往他處。如今我趕快去到北京。倘然我可憐我也許遇得上他。想罷看了看手表。六點已過。知道第一班的大通車快到時候。便急忙走到梳妝檯旁。在洗臉盆裏放開熱水管洗臉。正洗到半截。忽聽樓梯一陣腳步聲響。像有人走上樓來。心裏一動。暗想莫不是他們誰回來。白萍麼。他被老天爺勸回來了。那真救了我一世。想着便要跑出去迎接。忽又轉想。倘或是仲膺又撞回來呢。那我還是不見他好。就又想往

帳子裏躲。這樣一遲疑。心裏立刻六神無主。倒立在那裏不能轉動。這時上樓的人已走進屋來。既不是白萍。也非仲膺。原來是自己的老僕婦胡媽。心裏不覺爽然自失。就又胡亂擦乾了臉。把手巾扔下。那胡媽見屋裏這樣紛亂。芷華又神情異常。便道：「奶奶起得恁早。」邊老爺……芷華縐着眉向她擺擺手道：「少說話。把我穿的衣服檢出幾身。放在柳條箱裏。快快。我就要出門。」胡媽見神氣不對。不敢多言。自去收拾。芷華開了保險箱。見約摸還存有一兩千元鈔票。便都塞入一個皮包裏。又裝了些應用的東西。回頭向胡媽道：「你出去雇兩輛洋車。去車站。」胡媽乾澀着白眼。又不敢問。依言自出去雇車。芷華便重上床去。換好了衣服。向屋裏四下一看。心中十分淒慘。暗嘆：「這會經度過我一年甜蜜生活的高樓華廈。我竟要拋下牠走了。回來時還不知何年何日。」這房子倘若還戀着我。就保佑我快尋着白萍。仍舊回到這裏斷守。不然只好等我死在異鄉。魂兒飛回來一看了。正想得悲痛難堪。胡媽已回來報告車子雇好。芷華便吩咐她留心看守房子。我上北京住幾天就回來。胡媽還懵懵懂懂的道：「奶奶是到北京看少爺麼？」她這話原是出自無心。不想正刺到芷華的心坎。幾乎淒然淚下。便自己強制着點點頭。教胡媽提了柳條箱。自己拿了皮包。下得樓去。上了車。車夫拉起就走。芷華不敢回頭看。只閉着眼睛昏昏沉沉的到了車站。恰值車已將開。就連忙買票上車。又昏昏沉沉的過了三四個鐘頭。到了北京前門車站。下車來把衣箱叫脚夫看守。自己尋到了段長公事房。見了段長。詢問白萍的蹤跡。那段長答道：「林白萍在兩點鐘前給

我留下一封向總局辭職的信就走了。此刻或者還在他們車隊長公寓裏。芷華心裏一陣亂跳。也顧不得說什麼。就出了段長公事房。尋到車隊長公寓。向那裏的人問時。都說白萍趁貨車早晨從天津回來。立時辭了差。在兩點鐘前就收拾行李走了。也沒說到那裏去。芷華聽了。只覺一顆心嘔的一聲化成氣。飛上天去。嬌軀搖搖欲倒。幸虧扶着牆。掙扎着沒有暈去。眼淚已撲簌簌落下來。也顧不得人們竊竊議論。自己又慢慢挪回站台上。這時車行人散。月台上清靜許多。在芷華眼裏更顯着無限蒼涼。仰首看天空。覺着世界如此之寬。我該上那裏去。乃無主的芳心。彷彿被刀子剜得生痛。幾乎要放聲痛哭。倚着票房的一角紅牆。渾身微微作顫。暗暗怨恨白萍。只顧你狠心一走。也不顧害苦你的妹妹芷華了。現在我孤苦伶仃。該往那裏去好。天津的家是沒臉回去。白萍又不知去向。教我上那裏跟尋。想到這裏。心中一陣麻亂。就倚着牆根。癡癡的半晌不動。過了不知多大時候。恍惚中忽聽耳邊有人連喚太太。凝神看時。原來脚夫等得不耐煩。催問把行李搬到那裏。芷華心中無主。本想不到往那裏去。慌亂中把手向站門一指。那脚夫就把行李抗到站外放下。伸手向芷華要了錢自去。立刻就有許多洋車夫搶上來兜座。芷華的心裏更亂了。想着在車站上。怪着也不是事。便喚了兩輛車。一輛裝行李。一輛自己坐上去。車夫拉起來走了幾十步。才回頭問道。您上那裏。一句話更把芷華問住。幸而靈機一動。忽然想起當初在師範上學的時節。有個同學叫房淑敏的。是住在草廠八條八十八號。因為有三個八字容易記憶。所以

歷久沒忘。現在慌不擇路。只可先到她那裏落落腳兒再說。便吩咐車夫拉到草廠八條。車夫答應着。跑開了腿。不大工夫。到了地方。看準門牌號數。原來還是很高大的門樓。門首貼着很亮的銅牌。寫着浙江房寓。便上前敲了敲門。一個當差的出來。芷華使自己通了名姓。說明是拜訪房淑敏小姐。那差人進去。遲了不到五分鐘。就聽院裏一陣革履聲響。一個很活潑的女郎從裏面跑出來。口裏喊着是芷華姐麼。到門口一把將芷華拉住。叫道。好姐姐。這是那陣風把你颳來。快屋裏坐。說着就用勁向院裏就拉。芷華道。你慢着。我還帶着東西呢。那女郎道。你不用管。交給他們。說着向當差的吩咐了一句。就將芷華扯到院裏。進上房。過穿堂。到院後。直扯進東廂房。進了裏間。方才放手。又將芷華推在床上坐下。才握住她的手道。姐姐。我真想不到你來。咱們同學的。我只想你就來了。你怎麼想起找我來。你多會到的北京。你吃過飯沒有。你累不累。這二年沒見面。你不想我。芷華見淑敏還是當年那樣的爛漫天真。連珠炮式的說話。不由笑道。你也緩一口氣。容我插插嘴。淑敏也笑了道。姐姐你不知道。我多麼想你。大約你從嫁了先生。早把妹妹忘到爪哇國去了。不然怎二年也不來一封信。芷華道。你先別嚼舌頭。容我歇一歇。我心裏正亂的難過。淑敏不着她的臉道。你不舒服麼。我哥哥是醫生。請他給你看看。說着便口裏叫着哥哥。要跑出去。芷華忙拉住她道。瞧你這荒唐脾氣。聽見風就是雨。誰不舒服了。我現在只要歇一會。你別鬧我就好。淑敏笑道。好。你歇着。說着便把枕頭放好。將芷華按倒床上。替她蓋上被。自己坐在床邊。和芷

華鼓了許多別後的情況。芷華也隨便答應着。留心看她這間寢室。收拾得十分考究。她的神情也不減當年做學生時的愉快。不禁暗自嘆息。同是當年的同學姊妹。她如今還是玉潔冰清的處女。可憐我竟被風浪打到情海深濁之處。怕永久不能見天日了。淑敏又告訴芷華。她的父親到東省去做官。母親也跟了去。家裏只剩自己和哥哥。寂寞極了。你要沒事。千萬在這裏住些日子。說着又自己笑道。我真糊塗。你是有了先生的人。還有工夫來陪我。真個的。你們先生待你好麼。芷華聽着。一陣心焦。答不出話。只點點頭。淑敏又道。像你這樣的人。誰爲不愛。難能你的先生。竟捨得大遠的放你出來。要是我。我就不放心。說着看芷華時。只見她閉上了眼。臉上氣色很不好看。還只當她不愛聽自己玩笑的話。便改變口氣道。姐姐你要是累。就歇一會。我教他們預備飯去。芷華只閉着眼。搖搖頭。臉色益發難看了。淑敏還要說話。只見她把嘴閉得緊緊的。彷彿使勁響着氣。胸膈鼓了兩鼓。猛然張開嘴。哇的一聲。一口鮮血直噴出來。把被褥床帳都染得像畫了片片桃花。連淑敏身上都是。這時芷華臉上已慘淡和白紙一樣。鼻子以下都被血染成通紅。淑敏嚇得叫了一聲。慌亂中把手去掩芷華的嘴。倒弄了兩把血。便嚇慌了。便跳着腳喊起哥哥來。立刻有一個西裝少年跳入。一見屋裏這樣情形。也嚇得一跳。連問道。妹妹。這是誰。怎麼了。淑敏還舉着一雙血手。囉囉嗦嗦的指着床上道。哥哥。死的了。死不了。怎麼辦。吐血吐了這些。你救救。那少年見淑敏嚇得這樣。倒沉住了氣。扶着她的肩頭道。妹妹別怕。不要緊。吐血我會治。淑敏聽了才

定住了神。只搖擺着兩手血。沒處擦抹。這時外邊的男僕和老媽也已聞聲進來了兩三個。看見床上躺着個血人。都亂叫起來。那少年纔着眉向他們擺擺手。才壓住了聲息。早有老媽遞給淑敏手巾。胡亂擦乾了手。又把芷華臉上和身邊的血跡。也拭了拭。那少年跑出去。拿來瓶藥水。教淑敏給芷華灌下去。此淑敏先輕輕叫了她兩聲。芷華只是昏迷不醒。只可撬起牙關。將藥水灌下。那少年乃取出器具聽了聽脈。又向淑敏問芷華吐血的情形。淑敏都細細告訴了。那少年點點頭道。她這血吐的蹊蹺。總該是受了特別激烈的戟刺。因為她肺裏一點毛病沒有。和常人一樣的健全。說完又問淑敏道。我怎向來不知道你有這個同學呢。淑敏道。這還是在天津上學時的同學。畢業後二三年沒見。聽說結婚有一年了。跟她的先生感情極好。今天忽然帶着行李找了我來。一進門我就看她神色不對。呆了不大的工夫。我跟她說笑話。談到她的先生。她以先閉着眼不理我。後來忽然吐血來。那少年聽着。眼珠轉了幾轉。便走出堂屋。拿筆開了個藥方。打發個僕人去配藥。這裏淑敏叫進個僕婦把床上地下的血跡。收拾乾淨。便自己坐在床邊。守着芷華。偶然見芷華眼皮一動。口吻略張。便輕輕呼喚。芷華却仍自昏沉。過了一點多鐘。藥水已配置好了。淑敏便又給她灌下去。沉一會。芷華的呼吸聲音漸漸大了。臉色也略見滋潤。看樣子像睡得舒適。淑敏才放下了心。跑到院裏喊哥哥。她哥哥從前院進來。笑問道。怎樣了。淑敏道。看神氣像不要緊了。睡得很好。就是昏迷不醒。看着怕人。我又不能把她扔給老媽子們看着。哥哥你要治好。

了她。我先謝謝你。你準治得好麼。她哥哥笑道。我自然有把握。你放心。淑敏笑着點頭道。誰不知道你這青年醫學博士房式歐。到那裏不是着手成春。在外面大名鼎鼎。不想在家裏倒被你妹妹小瞧了。式歐一笑。才要走去。被淑敏一把拉住道。我自己屋裏看病人。悶得很。你來陪我下盤棋。式歐素來知道淑敏嬌憨得難纏。出個主意就不容人不依。只可隨着她進屋裏去。兄妹二人就在桌上下起棋來。每當淑敏舉棋不定用心思索的時候。式歐閒着無事。自不免看看床上的病人。只見芷華躺在那裏。雖然腐不華色。芳息沉沉。只有個美人胎子在那裏擺着。看不見她的秋波。聽不見她的言笑。瞧不出她的舉止。但只就容貌上看來。已顯着清俊超羣。不像個尋常女子。而且嬌喘絲絲。彷彿一朵名花。眼看將萎。心裏覺得她不但可愛。而且可憐。這樣一眼一眼的看去。不覺越看越出神。漸漸的心都管不住眼了。只下了兩盤棋的工夫。式歐已和床上的病人生了莫名其妙的感情。和不期而然的關切。但是棋也連着輸了兩盤。到後淑敏看出他這情景。只含笑不語。忽然輕輕把棋子一拍。悄悄笑道。可惜。式歐正看着床上的芷華。聽得棋子響。才轉過臉定神問淑敏道。可惜什麼。淑敏笑道。我想吃你的那個子兒。我倒想得好。可惜人家有子兒看着。是有主兒的咧。我還不是妄想。式歐聽她的話。糊裏糊塗的不大懂。轉想才知言外有意。細啞啞滋味。不禁烘的紅了臉。淑敏便又向他一笑。這時窗外暮色沉沉。已近黃昏時候。淑敏便把電燈開了。兄妹重下了一盤棋。式歐又快輸了。正在支撐着殘局。忽然床上嚶然一聲。都轉頭去看。只見芷

華的左臂向下伸了伸，便又落下。嘴裏却嚶嚶了兩句，只聽不見說什麼。式歐悄悄向淑敏道：醒過來了。淑敏便不顧下棋，三脚兩步的滾到了床邊去看。芷華却又不言不動，須臾她兩隻玉臂同時抬起，向空中作勢，像是擁抱，又像是招喚，口裏又嚶了一聲。跟着從鼻子裏發着道：萍……哥……你來……你不走……捨小妹妹……不……淑敏看着害怕，便把式歐叫到身邊站着。式歐向淑敏道：妹妹你聽，她吐血的原因，大約就在這個萍的身上。淑敏點點頭，便輕輕的叫了兩聲：芷華如。芷華近乎已聽得見，略略含糊着答應，却仍不斷說着嗔語。又過了一刻，忽然把眼張開，直勾勾的瞧着床頂，眼神却十分散漫。淑敏見她醒來，心中一喜，便低頭湊近了她，低聲道：芷華，你好些麼？芷華不答。淑敏又問了一句：芷華，突然道：他在那裏？謝謝你，領我去。我把一千塊錢都送你。淑敏見她仍舊糊塗，不敢再和他說話。不想這時芷華已瞧見了淑敏，就把手向她一擺道：仲脣，你真沒臉，爲什麼又到我家來。去。去呀。幾個去字越喊越高。淑敏莫明其妙，還怔怔的站着。芷華見她不走，似乎要起身下床趕她，但是身體無力，略一抬動，便又側臥着發喘。淑敏嚇得沒法，便轉身向式歐道：你看她這是怎樣，快給想個法子治治。式歐道：當然是神經受刺戟太甚，變成這等樣子，只可先調養她的身體，再慢慢治這心病。說完便走近床前，向芷華細看。不想芷華也看見了他，忽然咬着牙，扎掙着，用右臂支起了半身，直着兩眼向式歐叫道：萍……萍……你來了。可憐了妹妹，救妹妹的命來。說着就把左手亂招。見式歐不動，又叫道：萍……

：妹妹這樣。你還狠心。你又要走。我可再不放你了。說完身體向外一撲。幾乎掉在床下。幸虧淑敏站得最近。急忙擋住。芷華這時也不知那裏來的力氣。和淑敏掙着要下地來。口裏只叫你別拉我。去拉萍呀。他又要走了。後來被淑敏強按在床上。她便打着滾的哭叫。兩眼却只釘着式歐。淑敏向式歐道。她是昏迷中認錯人了。看見你就鬧得兇。不如你出去。喚個老媽來幫我看着她好了。式歐依言才邁步向外走去。床上的芷華更發狂的叫着要跳起來。把頭向淑敏急撞。淑敏只得又叫住式歐站住。芷華還鬧着不要式歐上前。淑敏連亂連嚇。直滴着兩行眼淚。和她支持。從七點一直鬧到九點以後。芷華還鬧得不休不歇。淑敏片刻都不敢離開。式歐也只在地下來回踱着。淑敏忽然向式歐道。她鬧得這樣。咱們受累倒沒什麼。不過她這樣嬌弱的身子。才吐過血。那禁得住。式歐緝着眉頭想了想。忽然把脚一躁道。妹妹。這是救人。大約你還信得我過。妹妹你閃開。看我來試試。說着就走到床前。拉了芷華的手道。妹妹別鬧。你的萍來了。淑敏看着。烘的紅了臉。輕頓着脚尖喊道。哥哥你這算怎麼着。式歐向她擺擺手。倒用另一隻手扶着芷華肩頭。提着嗓音道。小妹妹你睡。你的萍哥哥看着你。芷華一隻手被式歐握着。一隻揪住式歐的衣角。拉他坐下。淚流滿面的笑道。萍哥哥。我找着你了。你饒我不饒。饒了我跟我回去。不饒我就死。哥哥你好狠。我是妹妹。說着淚珠滴滴落在式歐手上。式歐明白此中定然有一樁情場公案。心下十分慘然。便含糊答應道。什麼事我都不怪你。快睡覺罷。醒了咱們好家去。芷華似乎神經仍舊昏亂。聽完

他的話。倒哭起來道。你倒底不饒我。一定要走。你先等十分鐘。等十分鐘呀。讓我死了。哭我一場再走。你不叫我死在你懷裏呀。喊完把頭歪到式歐懷裏。兩手緊緊勒住自己的脖頸。式歐連忙拉住。把嘴湊到她耳根喊道。我全饒了你。全饒了你。連喊了十幾句。芷華才似乎聽見。忽然又哭道。哥哥你有氣。打我罵我。別扔下我走呀。哭着又拉着式歐的手向自己粉頰上亂打。式歐把手奪回。芷華又在他腿上打着滾哭道。你不打我。還是不饒我呀。式歐看着他扼腕無策。芷華却越哭越兇。式歐只可把手遞給她。她拉過來直將自己的玉頰打得通紅。方才歇手。便合上眼不語。淑敏在旁邊看得口噤心慌。直像是傻了。式歐也後悔自己弄巧成拙。這種局面沒法收拾。才想偷偷的躲開。那芷華忽又張開了眼。玉臂一揚。攔住式歐的脖頸。慘笑了一會。櫻唇動了幾動。才道。哥哥你嫌我不。我憐了。你嫌我不。哥哥你說。式歐只可答道。我爲什麼嫌你。芷華又哭着打滾道。你到地還是嫌我。我的娘呀。你勸勸。他又不要我了。淑敏在旁看着着急。就過來湊到芷華耳邊叫道。不嫌不嫌。要你要你。芷華彷彿聽不見。過了一會。才停住哭。依然攀住式歐的脖頸。兩眼直勾勾的仰望着他道。謝謝哥哥。救了妹妹的命。你說往後做夢也夢不見以前的事。這一輩子再不離開我了。好哥哥。好……說着聲音漸漸柔媚。那散漫的眼神也似乎略見凝聚。却把式歐的脖頸直向下按。她的頭兒抬了幾抬。櫻唇也跟着顫動。式歐看她的樣子。是表示要自己吻她。心裏便慌了。暗想她現在正有轉機。只要她這神經昏亂中所錯認的萍。能竭力的對她溫存安慰。說不定就

許痊癒得快。倘在這危險期間。再教她受了激刺。或者竟惹出大禍。可是我怎能和她過份溫存。就是我居心無他。叫妹妹看着也不好。說着向淑敏看時。見她正背過了臉去。彷彿給自己閃開眼目。更覺得不好意思。但忽一轉想。自己的職業是醫生。只求對於病人不愧自己的良心。就是舉動通權達變。而對她有似乎不在範圍內的行爲。也只能當做診療看了。想到這裏。立刻改變了一副滿然微笑的面容。向着芷華漸漸低下頭湊將去。這時芷華的日光。忽然向他凝注。似乎生了知覺。她那頭兒也略抬起來。眼石兩人的嘴距離不到兩寸。就要接觸了。式歐只聽淑敏輕輕咳嗽了一聲。明知她是向自己警告。要自己慎重做事的意思。但自己主意已定。心裏毫無愧怍。便不去理會。仍舊俯下頭去。芷華的手原在他頸上。按着。這時又向下一按。式歐立刻覺到芷華的兩片櫻唇。是那麼濕那麼熱。她昏迷中鬱積的情感。似乎都奔湊到這裏咧。芷華此際眼是閉上了。呼吸短促而劇烈。喉裏呼出的氣。都噴到式歐嘴裏。兩臂把式歐抱得緊緊的。式歐也禁不住心旌搖搖。連忙斂定心神。暗暗呼喚着上帝。這樣約摸過了有十幾分鐘。芷華臉上忽然透出笑容。頰上的梨渦也顯出來。把嘴唇離開了。臉兒一歪。佯到式歐唇下。喃喃的說了兩句回家。便不再動彈。式歐細聽她的呼吸漸漸停勻。原來已沉沉的睡去。式歐抬起頭。見淑敏已不在屋裏。自己明白方才的情形。教她不能不躲出去。自己一回想。倒覺有些忸怩。便站起來看看床上的芷華。臉上又一陣發熱。突然腦裏一陣顫動。自己想道。我原是替她治病。並沒一絲邪念。自覺正大光明。怎

自己又忸怩起來，莫非無端的竟夾雜上感情了。又細想了想，連自己也不能斷定。不禁輕輕跺腳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正在這時，淑敏輕輕走了進來，臉上勉強着不露表情，向式歐道：『怎樣？式歐悄悄道：『睡了她醒後無論如何，要另請個大夫診治。我是敬謝不敏了。而且這屋也別再叫我進來，妹妹你原諒我。』說完一掀簾子便走出去。淑敏見他這樣，想不出他是因為什麼，也顧不得叫住了細問。先走到芷華床前看時，只見她走着一張微笑的臉，正睡得酣適，氣色也好了許多，和方才的樣子大不相同，心裏自是安慰，却又覺着糊塗，暗想：式歐只和她接了一吻，就能使她這樣麼？這真怪了。便坐在床側輕輕叫了兩聲：『芷華姐，她仍不答應，就又走出來，想向式歐問個底細。尋到他屋裏，更不見個人影。問僕婦時，說是少爺匆匆出門去了。淑敏無法，只得仍回到自己屋裏去，看護芷華，又直過了半點多鐘，芷華方才醒來，睜開了眼，目光一些也不散漫了。向周圍瞧了瞧，見淑敏坐在身邊，只怔了一怔，似乎想過去的事，便伸手拉着淑敏，有氣無力的道：『淑妹現在什麼時候？淑敏見她神智居然清澈，不禁大喜道：『天呀，芷華姐你可好了。正是桃花惜命，追青帝於三春，心藥爲醫，返芳魂兮五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東道情深西席哀春生魔窟
隔花人遠天涯近夢冷歡場

話說大律師錢畏先輕輕的把面前的一幅繡寫完的呈文圖上，才抬起頭來，向對面的少年客人問道：

憲首姓。那客人欠欠身道。敝姓林。說着就遞過一張名片。錢畏先見名片上印着林白萍三字。便隨手放在桌上道。林先生來找兄弟。當然是爲訴訟的事。本律師的舊例。談話費每點鐘十元。暫時八扣。照章是要先繳。這要請憲原諒。說着把臉一揚。似乎要等來客說出下文。才能再開金口。白萍怔了一怔。忙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報紙。放在畏先面前道。敝人並非爲打官司來。不過看今天報上的廣告。先生這裏要一位英文教員。所以……說到這裏。畏先看了他一眼。面色更顯着寒了。搶着道。這廣告已登了快到一個月。閣下今天才看見。說着又轉轉眼珠道。不過我看閣下的氣派衣服。都不大合式於這個位置。便是商量也白費工夫。不如……白萍聽到這裏。知道他是有意謝絕。就又問道。先生招聘教員。第一要講的是學問。怎一見我的氣派衣服。就說不成。難道我這種衣服氣派。就能表現我的學問不好嗎。畏先很嚴冷的笑了笑。閣下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既然說到這裏。咱們就談談也好。不過在閣下以先。應聘的曾來過八九十位。虛耗了我許多時間。談過以後。都縐着眉走了。我想閣下再過十分鐘。也未必不合他們一樣。白萍笑道。這倒未必。因爲我現在的環境和心緒。完全與尋常人不同。畏先又看了他一眼。沉一會才道。我招聘教員。是爲教一個女學生英文。白萍攙言道。是令愛嗎。畏先搖搖頭。又接着道。咱們先談不到此。不過教書是晚飯後的事。白天還有另外的工作。是要給我當書記。一切抄寫謄錄都是憲的事。我出庭也要你跟你去。替我拿些應用的物件。到每天夜裏七點到十點再上三點鐘的課。以後你就可以休

息了。說完就看着白萍，似乎希望他敬謝不敏，起身告辭。那知白萍却點點頭道：「這些我全能担任，畏先臉上現出詫異之色。搔了搔禿光的頭顱，又道：「事情還有，請問你貴處那裏？」白萍道：「天津。今天才到北京。暫住西河沿一家旅館裏。」畏先道：「那麼你是專爲到我這裏應聘來了。」白萍聽着，忽覺心裏一陣難過，苦着脸笑道：「這到不是。是到京後看報，才起意到您這兒來。」畏先一揚頭道：「這些先不談。我想你應該到我這裏住。因爲我只雇了一個老媽。早晚要看孩子。每天早晨掃院子的事，不能不勞駕你。這也是一種運動。極與身體有益。還有我時常跟太太去聽夜戲。家裏也要勞駕你等門。好在這等門工夫，你自己也可念念書練練字。總比早睡覺荒廢時間的好。」白萍聽着心裏好笑，却正色道：「這全是我能作而且希望作的事。不知道旁的還有甚麼？」畏先道：「那麼就要談到薪水問題了。原來每月只能出十五元。因爲閣下既說能服勞苦，就特別優待給二十塊。不過閣下搬到這裏住，要估去一間房子，應該收六元錢的宿費。伙食呢？你要是普通飯量，就算每月八元。若是特別吃的多，那只能按十元一月算了。反正你還可以落幾元錢零用。你要知道，年青的人手頭太富裕了，容易染成種種不良習慣。我這正是衛護你。現在一切問題都談完了。成不成只聽閣下一句話。」白萍暗想：「我已是和世界脫離的人。如今還帶着口氣尸在了這世界，也只當作閑耍。反正不是我玩了這個世界，就是被這個世界玩了我。只這樣糊糊塗塗的玩下去吧。」便向畏先道：「先生，我對於這個位置的工作和報酬，全都滿意。不知道要幾時來任職？」畏先想不到

白萍這樣一個漂亮少年。居然應承這個職務。心下又起了猶疑。便道。我希望你還能找一個舖保。白萍猝然一怔道。這却沒有。北京這地方我人地生疏。您這要成全一些。不然實在沒有辦法。畏先想了想道。也罷。不過我這是特別的情面。你似後做事更要教我放心。那麼你就把行李取來立刻上工好了。白萍答應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向畏先道。關於教學生那件事。也該談談。或者請學生見見。我能教與否。還不敢定。畏先笑道。沒有什麼不能。她才開蒙。白萍道。學生十幾歲。畏先道。二十四咧。白萍突然一驚。自己想拚命的要逃開女人。怎又撞進女人堆裏來。這事不妥的很。他所說教員書記兼當差的雜務。我倒不怕。只這二十四歲的女學生。却要把我嚇跑了。想着便向畏先道。我今年才二十三歲。怎能教二十四歲的女學生。而且也不大方便。實在不敢担任。請您……畏先正端着一杯冷開水喝着。聽了白萍的話。突然把水噴了一寫字檯。那莊嚴的面目再也裝不來。好像看見多麼可笑的事。連嗆帶嗽的鬧了半天。才直起腰忍着餘笑。向白萍擺手道。這全不成問題。你快去拿行李。白萍只退了出來。自想錢畏先刻薄得可怪。又笑得蹣跚。此中大約還不免有新鮮玩藝。我大可來混兩天。好在我現在四海無家。一身客寄。既不圖名。又不謀利。只給他混到那裏是那裏。想着便出了錢宅。到旅館算了帳。取出行李。再返回錢宅時。已到了上燈時候。進門時便有抱孩子的僕婦把白萍領到後院一間新收拾出的小屋裏。白萍見屋內雖是四壁蕭然。却還不甚污穢。曉得是自己的臥室。便悄悄整理一下。坐在床上點了一支紙烟吸

着。悄對從屋頂掛下了一盞半明不滅的十枝光小電燈。回想到在天津和芷華同往的綉閣。直覺得不堪回首。沉一會忽然門兒一啓。那僕婦又走進來道。我們老爺請您到飯廳裏。白萍曉得到了用晚飯的時候。但是自己到這裏來身兼衆職。一件事還沒有辦。就先吃起飯來。倒覺可笑。却只可跟那僕婦走出去。到了前院一間西屋門首。那僕婦却很客氣的打起籬櫺。白萍走進去。在燈光下立覺一陣眼花撩亂。原來這屋裏也是四壁空空。中間放着一張飯桌。周圍有幾張椅子。圍着桌子坐着三個人。除了畏先以外。還有兩個女人。都穿得花花綠綠。絢爛得都有些扎眼。那畏先見白萍進來。只欠欠身道。林先生來了。請坐。白萍鞠着躬客氣了一聲。看了看空着的椅子都在兩個女子左右。白萍沒下屁股處。畏先看出他那傷促的樣子。便道。隨便坐。沒外人。隨便坐。白萍只可把右邊的椅子向外拉了拉。斜欠着身子坐下。這時耳邊已聽那兩個女子竊竊私語。有一個還格格的笑。畏先把禿頭一幌。立刻像屋裏又有一盞電燈放光。他又在椅上長長身子似站不站的說話道。這位就是咱們新請來的林先生。龍珍過來。見見你的老師。那白萍旁邊坐着的女子。便站起來向白萍把頭點了一點。白萍連忙還禮。無意向這位女學生一看。立刻嚇了一跳。只覺到平生所見的醜女人。她該數到第一個。但是倉卒間也不敢端詳。又聽畏先道。這位是拙荆。白萍把眼光轉到對面。見對面坐的女人。正向自己含笑點首。這一個雖然年近三十。却生得很妖艷。兩隻水凌凌的眼睛。表現出很不老實。穿着淺紫色上衣。襯着臉上濃厚的脂肪。乍看去簡

直不像做家婦女。白萍這時只可說了兩句托庇字下多求照應的話。那位畏先太太笑着，露出一張嘴，露出兩個金鑲的門牙來道：「先生別來這套客氣。咱過不着。白萍只聽了她這兩句，已露出天津衛巷籬門的潑婦聲口。更斷定她不是正經出身。這時畏先又向白萍談了兩句，便吩咐開飯。大家吃着，又向白萍道：「以後相處的日子很長，不過客氣。我也不給你接風了。白萍還未答言。那位女學生龍珍忽然開口一笑。向畏先太太道：「姐姐，回頭聽戲你跟姐夫去。我要跟林先生念書，不去了。畏先太太噙的笑了一聲。看看龍珍又溜了白萍一眼。龍珍忽然挾起一個飯團向她拋了去。正拋到畏先太太臉上。畏先太太笑着罵道：「你這小浪……底下的字還未出口，忽然覺得有生客在座，不好意思，便又咽住。只向龍珍撇了撇嘴。龍珍却又嬉皮笑臉罵了她一句：「畏先在旁只顧吃飯，也不加阻攔。彷彿是看慣了這種醜態。白萍却看得心裏十分骯髒。不覺從心裏倒飽上來。只可端着小半碗飯慢慢的陪着她們咀嚼。這時節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氣味撲進鼻子裏，薰得幾乎要嘔吐。連忙放下飯碗，沉了沉氣。才覺察這氣味是從龍珍的肥短袖口裏發出的。狐腋臭夾雜着芝蘭水的香。心裏立刻翻攪起來。看着碗裏剩下的飯只有發愁。沒法再咽下去。龍珍見白萍吃着飯忽然停著，便叫道：「林先生你別客氣。我給您添飯。說着把旁邊放的一滿碗飯推到白萍面前。白萍推讓不迭。那知她的袖子在白萍臉旁一拂。難聞的氣味更加濃厚。白萍實在忍不住，便避席站起。向畏先道：「失禮得很。我突然胸口疼的利害。您慢吃。說着抬腳走出去。畏先還沒說

話。龍珍和畏先夫人已忘了怎的問起來，白萍只得一面點着頭，一面撫着胸口，裝作疼痛難忍的樣子。慢慢的退出飯廳，就三脚兩步的跑回自己房裏，倒在床上。又是氣又是笑，暗想什麼是時衰鬼弄人。這簡直是連取人追鬼了。我才拋了我那傷心慘目的家室，又撞見了這個七糟八亂的居停。到底這位龍珍小姐和畏先是什麼關係，而且像她這樣三分是鬼七分像獸的人，在這大的年歲，怎又忽然要開蒙學起英文來。再說畏先是個外面莊嚴的律師，怎家庭中又這樣的妖氣，簡直不像個正經人家。正在揣想之際，那僕婦又走進來，拿着個小紙包放在桌上，笑嘻嘻的道：「這是葷葷，我們珍小姐叫給先生送來。胸口疼，含幾粒就好。」白萍想不到這尚未受業的女學生，對老師竟如此的關情，不覺受寵若驚。但是絕不願承受降儀，便道：「謝謝吧。現在疼的好些，用不着吃藥。請拿回去。替我謝謝。」那僕婦已笑着出去。嘴裏還咕咕嚕嚕。白萍只聽得有什麼一片好心的話頭，更覺着不尷不尬。暗想這個地方多少有些骯髒。住着真覺不安。想來以後還不知有什麼意外的笑話。我何必自尋煩惱。明天走了罷。又一回想，像我昨天在自己家裏看見董華和仲膺的情形。天下的事恐怕再沒有比這個令人煩惱了。那樣的悲劇我全經過。以後我所看的都該是喜劇。那還有什麼事能教我縈心。畏先的這個家庭，也未嘗不是個有趣的去處。總可以消磨我傷心的歲月。不如此且混了去。等到將來該走的時候，再走。想到這裏，倒覺胸膈豁然。又因為昨天到現在，始終沒睡安穩的覺，精神十分疲倦，便閉上眼，躺着養神。雖自希望能打一回盹。

但是心裏又千頭萬緒的翻騰起來。把當初和芷華初識到結婚後的甜蜜。跟昨夜跳窗出走時的淒涼。像電影般的在腦海裏來回潮映了好幾遍。不知有多大時候。到後來心靈似乎都有些麻木了。彷彿要沉沉睡着。忽聽窗外有人敲得玻璃響。白萍猛吃一驚。翻身坐起。問道。誰。外面有女人的聲音答應道。老師。是我。白萍聽出是那位龍珍小姐的聲音。便迎出去道。是錢小姐麼。那龍珍正在窗前站着。聽了白萍的話。嘆味一笑。誰姓錢。姓錢的是我姐夫。我姓勞呀。我的老師。你弄錯了。白萍聽她的口吻。鄙野的很。但也只得答應道。對不起。勞小姐。有罪的很。那龍珍湊到白萍面前道。我姐姐和姐夫都聽戲去了。現在請你到我屋裏。說話時又向着白萍一笑。白萍斗然心裏一跳。臉立刻紅了。那龍珍又接着道。請你教我念書。說着便向白萍一伸手。彷彿要拉他的袖子。白萍連忙向後躲閃。但又沒法不跟她去。正在躊躇。龍珍又催促道。老師。咱走呀。白萍只跟着她走到前院。進了東廂房的堂屋。已聞得一股濃香。真如到了香料店裏。香太濃了。彷彿倒變成臭。薰得人有些頭痛。那龍珍掀起裏間的簾子。讓白萍走進去。那間房子陳設得直像個洞房。床帳和被褥都是大紅色。連桌子上的檯布都是紅綠花紋。紅緞的椅墊上還綉着水紅色的花朵。其餘一切鋪陳也都十分華燦。但是俗氣也到了極點。那香氣更濃得教人喘不出氣來。龍珍讓白萍坐到椅上。便從一個紅色靈套裏斟出一杯茶來送過。自己也坐在床上。用手帕抹了抹嘴。才嫣然一笑的道。我姐夫原想拿飯廳當咱們的書房。我嫌那裏太冷清。又不乾淨。所以跟他抬了半天槓。還

是把書房立在我這屋裏。一來……：白萍忙插口道。還是飯廳那邊方便。何必到您這裏打攪。龍珍笑道。這裏又有什麼不方便。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有輩分管着。怕的是什麼。我也不拿老師當外人。隨便躺躺坐坐。千萬別拘束。白萍聽這位小姐說話雖然兇野。却又直爽大方。暗想我不要只向邪處猜疑。辜負了人家的盛意。不由得抬起頭來向這位學生看了一眼。才覺得跟她實在沒有避嫌的必要。因爲她醜得太過分了。滿臉深黑的大麻子。凹處都注着黑油。油上又伏着白粉和紅脂。眉梢眼角的麻子格外深些大些。顯着眉目都十分兇惡。那眼珠却做作的像顧盼含情。看來格外醜怪。鼻子沒有樑。鼻尖却圓圓的突起。襯着下面塗滿厚胭脂的血盆大口。好像一座高山下臨巨壑。這一張臉真看着怕人。但是身段却苗條非常。其實她若規規矩矩的打扮。也不過只是個醜人罷了。只因這樣一濃粧艷抹。扭捏作態。就顯着醜而且怪了。白萍只看了一看。趕忙把眼光離開。心裏倒坦然了些。自己又想到在女學生房裏長久談着也不成事體。便問道。勞小姐。英文曾念過麼。龍珍搖搖頭。白萍又道。這屋可有英文書。龍珍道。那要等明天去買。白萍好看容易尋得這個機會。便站起道。那麼等明天再上來上課罷。龍珍見他要走。急忙站起橫身在桌前擋住。張着手臂道。老師別走。再談談。家裏沒人。我自己坐着也悶。白萍只可再坐下。自己暗笑除了教師書記司關三個差使外。又要兼差作小姐的清客。這真太忙咧。這時龍珍又替白萍倒過一碗茶。自己也坐在對面椅上。目不轉睛的瞧着白萍。口裏却有一搭沒一搭的問長問短。白萍

被她看得不好意思。只可低着頭答應她的話。龍珍越談越親熱。直彷彿和白萍是多年舊識。白萍也不好不應酬她幾句。漸漸談到了畏先。龍珍臉上忽然變成十分陰沉。自己嘆了口氣。立刻把談鋒止住。低下頭去。只看着自己脚下。沉一會。又抬起頭來。瞧着白萍。嘴唇微動了動。彷彿要說話。又咽住。接着又看她黑麻臉上起了一陣紅暈。直似黑雲映着落日。又像烏木櫃上再塗了一層紅油。白萍見她這般情景。不知故意賣弄風情。還是另有原故。但也不好問得。只可對她怔着。龍珍咳嗽一聲。吐了口痰。又用手帕抹抹嘴。才紅着臉道。論理老師頭一天來。我不應當跟你說這種心思話。教你把我看成半瘋。不過老師教我的日子長呢。你這個人又好。又投我的脾氣。我是肚子裏一句話也存不住的人。早晚也得跟你說。不如早說了。省的在肚裏憋着。說着又把頭向白萍探了探。白萍聽她說了半天。直覺莫明其妙。本來坐在這間紅屋。對着這個醜人。已經心神不安。加以鼻裏聞着過烈濃香。耳裏聽着這沒來由的怪話。不禁腦筋昏亂起來。龍珍又接着道。賭個咒說。我真喜歡老師。我要拿老師當外人。算我是竊姦養的。老師你信不信。白萍聽她越說越不成話。更猜不透是什麼意思。心裏十分怙悞。但又沒法躲避。沒話回答。惟有點頭示意。龍珍沉了一沉。眼看着淚要湧出來。只汪在眼圈裏。酸着鼻子的聲音說道。我說話老師可別笑話。我還得從頭裏說。當初我跟我姐姐都不是什麼好人。姐姐她在天津混世。我隨着她照應些閑事。錢畏先這小子當初原是天津洋行裏當工役的。認識了我姐姐。也不知怎麼弄的。我姐姐就跟他從了。

良，還帶過來有上萬的體己。他就借着這個錢，上學堂，誣文憑。如今也混成個人了。這小子一臉天官賜福。一肚子男盜女娼。老師你是剛來瞧不透。過後就知道了。說到這裏，忽然把話頭停住。那黃面無神的大眼睛在眶裏一轉。眉頭繃了繃。又舉拳把自己的頭顱重敲了一下。向白萍萬分懇切的說道。可是我姐夫他雖然不好。你的學生絕不能錯待你。老師可千萬別爲聽了我的話，寒了心要走。往後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只跟我說。我準教你痛快。他給的月錢不夠花。跟我要。我有存項。不論怎樣全行。只求老師教我這個學生。白萍暗想這位小姐誠摯得可怪。又慷慨得可疑。爲對着生人罵自己的姐夫。不惜撇開自己的醜史。跟我這一個字還未教的老師。又親熱得這樣稀奇古怪。簡直都不在情理之中。大約她多少有些神經病。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什麼亂子。心裏倒有些害怕。就站起來道。天不早了。今晚又不念書。小姐請安歇。我要……那知底下的字還沒說出。龍珍早起過去。這次更不客氣。竟按他坐在椅上。口裏做出很嬌很稚像小兒怩人的聲音道。老師別走。你不走呢。白萍見她此際的態度和口吻。居然像當初閨中調謔的芷華。不過再看她的容貌。便幾乎把肚裏所存的晚飯都嘔出來。自想這種情致。在芷華是何等動人。在她竟是醜人作怪了。不由心裏一陣淒涼。一陣好笑。但又覺得她這樣撕攔。不成體統。乃舉臂輕輕向她一搪道。我先不走。小姐你也請坐。龍珍却不坐了。只雙手擺肩的立在白萍面前。白萍見自己袖子上忽然添了個白印。知道是方才不留神。挨到她額上時沾來的厚粉。不禁要笑。却又只得忍着。

這時龍珍又開口道。瞧你這老師。真會詭人。就算我求你咧。你打聽打聽。我跟誰這樣低三下四過。誰教是你呢。說着臉上又一陣紅紫。立刻又足了一句道。你又是老師呢。白萍聽着有些肉麻。便道。我不是忙走。是怕你要安歇。龍珍嘆味一聲笑道。你那來的這些怕。現在我接着說。在當初我姐姐還沒嫁錢畏先的時候。他跟我許的愿多咧。想不到現在滿不算數。我姐姐明裏向着我。暗地還不是向着他。正說到這裏。忽然把那鼻孔一張。向白萍道。憑畏先這個人。爲什麼高興給我花錢。請先生念書。白萍覺得這個問題。正是自己懷疑而想要明白的。便向她搖搖頭。龍珍頓頓脚道。我也不怕笑話。都告訴你吧。他們倆口子不願意養活我。又不給我找個……說着又紅着臉向白萍溜了一眼。喉嚨裏彷彿含糊吞咽下幾個字。才接着道。就教我學能力。好將來自立。我想他們既壞了良心。不替我打正經主義。誠心就誤我。到現在。又混想法子收拾我。本想跟他們鬧個天踹地陷。後來我又一想。我怎麼就是沒主兒要的人了。非得要自立。倒要爭口氣給他們看。現在先瞧他們怎樣擺弄我。白萍聽她說到我怎麼就是沒主兒要的人。她那句話。心下雖然好笑。但狠替她可憐。一個女人生得這樣醜。雖不一定沒主兒要。這一生幸福却未必十分厚了。又聽她誤解自立的話。便解釋道。這自立兩個字。並不是像你這樣講。沒主兒要的人才要自立。譬如一雙夫婦全有職業。能夠賺錢。雖是互相幫助。却不相倚賴。這也是自立。龍珍忙搶着道。女人怎麼賺錢呢。像我姐姐當初混事的時候。倒真能自己賺錢。自然算是自立。可是現在畏先爲什麼又

把她供在家裏。不教她出去自立呢。白萍忍着笑，才要說話，龍珍又插口道：「這些先不管她，先說咱們的事。今天夕畏先告訴我請安了先生，我只當教書的先生全是咳嗽痰喘的老頭子，後來吃晚飯見着了，你才知是個又規矩又漂亮的人。吃完了飯，我姐姐問我請的先生好不好，我自然說好。我姐姐說好雖好，可是脾氣太愛打人呢。我說就是教一個字打一下，我也樂意。正說着，畏先走進來聽見了，兩口子都笑起來。我想有什麼可笑的，便賭氣走出來，走到窗外聽見他們正唧唧喳喳的說話，料定是嚼說我，我就站住了。只聽我姐姐說：『這位先生太漂亮，怕不妥當。』龍珍說到這裏，似噎似笑的瞧着白萍，咬着嘴唇，沉了會，又道：『你聽了可別笑話我臉大。我真把心都掏給你老師了。你猜畏先聽了我姐姐的話說什麼。他說你還怕不妥當，再想想就不怕了。過一會我姐姐嘔了一聲道：『真我還沒想到，果真鬧出不妥當。倒了我一份心事。』畏先又說着方才龍珍的樣子，倒看着先生對心思。這時我姐姐接着說道：『可是人家先生不瞎，她也自有意思呀。』畏先又道：『反正咱們的心盡到了，她把先生鬧跑了也好。她跟先生一起跑了也好。他們兩口子說了又笑，後來我又聽畏先說：『這個林先生是個窮人，或者人窮志短，倒遂了咱們的心也末可知。』以後我姐姐的話更不好聽了，氣得我再站不住，跑到自己屋裏哭了一陣，自想他們真是猴兒拉屎，都壞了腸子，給我請先生念書，暗裏安着什麼心，看起來親姐姐也一樣靠不住。只恨自己命苦，從小沒了爹娘，活了這麼大，誰是我個知心的人。想起來真傷心。我在吃飯的時候，就看出老師你

是個好人。所以等他們走了。我就找你來說說。出出我肚子裏的悶氣。說完兩眼看着白萍。身子又向前湊了湊。腿部都挨着了白萍的膝蓋。白萍聽他說完。心裏才恍然大悟。暗想畏先這個家庭的構造真怪極了。畏先從平康弄來了個太太。又夾帶來了個妻妹。如今因為這個妻妹生得太醜。不能嫁人。嫌累了自己。就想法教她念書自立。如今請來了老師。又在老師身上卽景生情。恨不得她嫁了老師。或是跟老師跑了。就算給他們去了一塊病。怪不得白天我和畏先說。師生年紀相仿。不大方便。那畏先不但不以為意。反而那樣狂笑呢。不過這位龍珍小姐。看她不呆不傻。却為何跟我說出這些話。那一句是女人家該說的。那一句是能對生人說的。這也太臉大了。但是轉而一想。不禁毛髮悚然。暗想看龍珍這種模樣。總敢保是個老處女。定然向來未曾被過人的憐愛。但是求愛的心不見得比常人淺薄。如今她聽了畏先夫婦的話。說不定動了真心。一半兒爲遂自己的私慾。一半兒爲和畏先夫婦嘔氣。就把全神注到我自己身上。竟要跟我用起情來。這倒是意中之事。再說她又曾在娼寮住過。只懂得禽獸愛。所以憑空的就這樣親熱起來。而又來勢洶洶。這事教我怎麼躲避呢。想着心裏一陣焦急。看龍珍時。見她更湊近了自己。那一張麻臉。低向自己的額際。粉香已堵滿鼻子。黃黃的眼珠映着滿繞着紅絲的白睛。止向自己凝視。彷彿要冒出情火。白萍此際似乎已不把她看作女人。所以談不到動心。只在這三更半夜。深院紅窗。倒像伴着妖魔。多少有些害怕。又焦急的是在她這樣景况之下。說不定還有纏擾。只得安慰她道。旁的

不必談了。只要小姐能夠讀書自立。總不致長久受旁人的氣。令姐夫既然談我那種話。我此地也不便久留。明天我就要告辭了。請小姐再請個老成的先生……：龍珍只聽到這裏。臉上條的改了顏色。彷彿急的顧不得。就把白萍的手緊緊拉住道。我知道怕什麼有什麼。掏心吐膽的都跟你說了。你倒要走。我好不容易遇見你。你走了我怎麼辦。天呀。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啊。說着似乎就要哭出來。白萍聽她說的更不倫不類。忽然靈機一動。覺得她在晚飯時和自己見面以後。只這一點多鐘的工夫。已在自己身上有了很大的打算。如今急不擇言的竟都說出來。真是蠢的可觀。但也可憐的很。只怨自己不知犯了什麼罪。昨宵今夜。接連着得了這些奇遇。便要把自己的手從龍珍把握裏縮回來。請珍那肯鬆手。倒加了一隻手撫在白萍肩上。眼淚汪汪的道。我也拚出去了。跟你實說罷。錢家招不下我。逼我自己想辦法。今天天緣湊巧遇見了你。你就是我的辦法了。咳咳。我一個大閨女。破出臉去跟你說這些話。你是個有良心的……：說着忽然停住。一個身子幾乎要都貼近白萍懷裏。白萍聽着吓得通身戰抖。先前雖然看出天色不佳。却想不到這場暴風雨來得這樣快。真覺沒法應付。但也不敢厲色拒絕。怕她羞惱成怒。再鬧出別的花樣。只可暫且虛與委蛇。先擋過這一陣。然後再作計較。便慢慢立起身來。躲開了龍珍的假倚。才向她道。小姐的心意我明白了。請先坐下。慢慢的談。龍珍便一歪身貼在白萍的腰際。軟軟的坐在白萍方才離開的椅上。却仍拉着白萍手兒不放。白萍心裏急得冒火。臉上仍自矯作笑容道。想不到小

姐你的境遇這樣可憐。可是我也是個孤苦伶仃的人呢。以後咱們不妨交個朋友。大家互相慰藉。至於……。龍珍只聽到這裏。忙插口道。這樣說你不走了。白萍略一遲疑。龍珍又催問了一句。白萍只微微點了點頭。龍珍看她的神氣含糊。又不放心起來。拉着白萍撒嬌道。這不行。你還是哄我。說不定明天就偷着走了。把我拋下。那不如現在把我治死。省得我另碎受罪。說着一顆頭兒只向白萍懷裏揉搓。白萍又氣又恨。暗想我和你有什麼關係。竟這樣歪纏。却又不好意思說出。這時龍珍的醜臉正掩在白萍懷裏。白萍只見着她的烏黑的頭髮。和歪着的削肩瘦腰。竟都苗條可愛。白萍平常又是尊重女性的人。猛然感觸到一個可憐的女人。宛轉嬌啼在自己懷抱之內。要過分的教她傷心。未免太不入道。再說她生的醜陋。也並非她自己願意這樣。無端的向我求愛。雖然不近情理。也是因她沒有學問。加以這許多年的生活孤寂。所以迫得如此倒行逆施。要以怨道看來。她只有可憐。誰能說醜人就不是人類呢。我今天既然和她遇見。也算是人生的一種遇合。應該在可能範圍內給她一些安慰。何況我自從昨夜離家以來。已把這身子不看作自己的。生死苦樂。都不措意。就把我這已死的愛情。施與給這可憐的人罷。想到這裏。便低首向龍珍道。你先別着急。我一定不走。龍珍聽了。仰首看着白萍。滿面佈着悽慘的笑容。真的麼。你賭個誓。白萍這時又瞧見她那醜怪的麻臉。笑時露出焦黃的牙齒。重引起厭惡的心。覺得犧牲自己去安慰她。這犧牲真太大了。又一轉想。我現雖然拋棄了芷華。倘若再和一個女人戀愛。依然

對芷華不起。如今和這位醜小姐交際，就是教芷華在旁邊看着，也未必嫉妬。這樣一辦，良心對得住芷華。也安慰了龍珍。至於我自己的苦樂，只可置之度外。想着就把對龍珍惻隱的心又提了起來。便道：我說不走。自然不走。不過我有幾句話。你依得麼？龍珍忙道：什麼我全依得。你說你說。白萍指着對面的床道：你先坐在那裏去。我好慢慢的說。龍珍才鬆了他的手。三腳兩步的走到床上坐下。白萍便向她道：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不過什麼事全要一步一步的進行。要像你這樣胡鬧。將來要鬧的大家全不好。現在我既是教書的先生。咱們就半師半友的相處着。你有什麼難過的事情。我一定安慰你。以後日子長着呢。這話你可明白。龍珍想了一想道：誰敢跟你胡鬧來。不過一聽說你要走。我就急了。只要你不走。我一定規規矩矩的侍候你。你說什麼是什麼。白萍笑道：那我可不敢當。龍珍嘆口氣道：咳。反正我的意思你也明白。別看認識你不到半天。我的心跟你算是鐵了。你想我不侍候你侍候誰。白萍暗想我這裏越往遠處推。她越向近處拉。真是難纏的很。但像她這般蠢野的人。一講到愛情。立刻就變成這樣恭順。看來女人的神祕性情。無論美醜。人人是一樣的。便又接着道：還有一句話和你說。請你不要着惱。我來到這裏。承你看得起我。這樣跟我要好。不過在我却想着。初次相見。大家都沒有很深感情。龍珍聽到這裏。忽然站起。走到白萍跟前。擺着手道：這是你冤枉我。怎知我跟你沒有感情。沒有感情會跟你這些話。人家把心都給了你。你還道這個。哦。哦。我明白。你是跟我沒感情罷咧。白萍點首道：這個話倒是誠然。在這

時我對你實在沒有感情。龍珍聽了。麻臉上一陣泛白。眼圈却紅了。彷彿要哭。白萍忙道。你先聽我說完了。這感情並不是兩個人一見面就有的。必要相處久了。互相愛慕。才能發生感情。請問我和你談了這一會工夫。那能就有感情。我若是心裏沒有你。空白嘴裏說跟你要好。你願意麼。龍珍聽着不語。那眼淚已流下來。把臉上的厚粉都冲成了淺溝。白萍又道。我再問你。你和我好。是希望長久呢。還是只顧現在。龍珍把手捏着鼻子。出完鼻涕。才酸着鼻子的聲音答道。你愛信不信。我這一輩子都指望你了。難道；白萍忙接着道。你既和我長久要好。自然不在乎這一時。所以自今以後。你最緊的就是要得着我的真感情。事情才能如你的願。不然就是逼得我沒了法。虛情假意的先顧眼前。哄樂了你。日後再把你拋開。你豈不更苦了。龍珍雙眉一聳。似乎打了個冷戰。直着眼瞧定白萍。倒發起怔來。過了半晌。突然伸手把白萍的肩膊抓住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話是實理。我跟你好。你不跟我好。也是枉然。可是我有什麼法子教你愛我呢。我的好老師。小老師。你告訴我。你尋常都是喜歡什麼。我一定照着你的意思辦。你歡喜時髦。明天我就去剪髮。你喜歡什麼顏色的衣裳。明天我就……白萍心裏真可憐她。居然蠢到這樣。但是看她這樣服從指揮。知道她容易制伏。不致鬧出意外的笑話。倒放下了心。便攔住她的話頭道。我並不注意你的裝飾。只要你的學問性情。能教我看得下去。我也就心安了。龍珍把臉湊到白萍面前道。我的性情你放心。以後要跟你紅一紅臉。教天雷劈了我。學問我可是一點沒有。白萍道。那不要緊。所

以後你要規規矩矩。凡事都要教我敬愛。早先你曾在不好的地方住過。學來的壞習氣。有許多地方教人看不上眼。以後也改了才好。龍珍不住口答應道。我改我改。往後我有不好。你儘管說。我要不聽。你拋了我也不怨你。白萍暗想。真想不到愛情有這樣的魔力。把這隻瘋狗制伏得像個綿羊。我倘然真能把她改變成個人格高尚的女子。倒是無意中做的一件好事。再說看她的爲人雖然愚蠢。根性却不見得很惡。將來果能自己振拔得像個樣子。我就爲她犧牲到底。也不算失計。因爲我犧牲在這個醜女身上。似乎對芷華不爲負心。却又算是一種對芷華極輕薄的報復。可是在龍珍方面。却受着很大的施與了。他正想着。忽然覺得一隻很熱的手。放到自己肩頸之間。抬頭見龍珍正對自己呆看。忽而又把臉紅了。白萍正不解她是什麼意思。龍珍忽然把唇動了幾動。才又小聲道。我也求你一件事。白萍道。你說。龍珍又遲疑了一會。臉更紅得發紫。期期的道。我不敢跟你胡鬧。可是你要可憐我。活了這麼大。沒有一個知心的人。好容易遇見你。你也別總端着老師的架子。也得教我鬆一點心呀。白萍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倒十分感動。知道這個老處女。已被自己壓服得不敢有意外之求。現在只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便點頭道。我早說過。咱們是半師半友。誰要端老師架子來。龍珍聽了。喜歡得眉開眼笑的道。那麼你也賞給我個笑臉。別這樣眼眉鼻子裏都冒寒氣。教人家看着不舒心。白萍笑道。我那裏冒寒氣來。不過無故誰能總開着口笑。龍珍忽然見白萍的態度變得這樣和藹可親。心裏痛快得彷彿遇着了什麼。

喜事。站得白萍面前，頭搖手動。真不知怎樣是好。看這樣似乎要向白萍投懷入抱。貢獻她的媚態。却又躊躇不敢。欲前又却。白萍也瞧出她那心癢難搔的神氣。怕又鬧出難看的情形。不假思索。便又拿話阻止她道。你方才不是問我喜歡什麼。我是喜歡女人曉得道理。你現在第一種應該曉得的。就是對待老師的道理。你知道麼。你現在對待我是太親密而不恭敬。我雖然當你是學生而兼朋友。你却應該拿我當整個的老師。這樣才是道理。龍珍這時正從小抽屜裏拿出個小牙梳。要去梳權白萍左鬢邊的亂髮。聽了他這幾句。彷彿被什麼東西打在上。立刻把手垂下。低着頭走到床邊坐下。沉思了半晌。嘆了口氣。一歪身伏在床欄上。肩并一起一伏的啜泣起來。白萍曉得說話傷了她的心。這時她的臉被半掩的帳子遮着。又只瞧得見俏皮的身段了。分明是個苗條女郎。掩映在這錦衾繡帳之中。傷情垂淚。只這一霎的光景。也十分教人動心。白萍自覺這個可憐的女子。真被自己操縱得苦了。大凡女人的心都是一樣的柔嫩。她對我抱着這樣一片的愛心。我何必在她心上劃許多的創痕。而且我既已拋却一切。不惜爲她犧牲。又何必這樣吝嗇。可以給她的。就在可能範圍內給她一點吧。想到這裏。覺得自己彷彿竟是個提着錢囊走到貧民窟裏的大善士。不應看着貧民啼飢而不解自己的慳囊。而况即使不施捨貧民。自己的錢已無處去消用。就是珍藏起來。不過也是個守財奴啊。想着便站起來。走到床前。扶着他的肩頭道。你要停住了哭。我能立刻教你喜歡。龍珍用袖子拭了拭淚。緊緊拉着白萍的手。口裏却道。你去吧。

我也知道你不愛我。我無論怎樣也是白費瞎心。你也別在這裏教我了。等你出了錢家大門以後，三天以內，你留神看報紙吧。那時你就知道我龍珍了。白萍聽着只覺脊骨上一陣陣生涼。知道在這一會工夫，她已完全戰勝了自己。以先自己是以走挾制着她。如今她已不怕自己走，拚出死命和自己纏上了。她要不是沾染過娼密的風氣，絕不會一見鍾情得這樣熱烈。不過現在我倒要矜持一些。不可教她知道我已承認敗了陣。不然她看出我的弱點，逐步要求。那倒真要鬧出笑話來呢。這時龍珍已仰着淚光，楚楚的眼瞧着白萍，等他開口。白萍甯神靜氣的道：「我才知道你對我是這樣。在良心上也不能走了。除非等你拿大棍往外趕我時，再走也不遲。」龍珍臉上微露出笑容，忙又忍住。拉白萍坐在身邊道：「又說忍心害理的話。我能趕你，說着又歎了一聲。又用手肘輕輕向白萍撞了二下道：「不用你總這樣冤枉人。咳，頭上有天，屋裏有燈，肚子裏有良心，我跟你還……說到這裏又白咽住。只低頭看着白萍腳下的皮靴出神。白萍沉了一會，才叫道：「龍珍，那龍珍聽白萍忽要改口直呼她的名字，曉得已不像先前冷淡了。心裏一喜，很嬌柔的答應了一聲，那身子不由得又向白萍這邊湊過來，有二寸。白萍接着道：「你也別覺着我故意疏遠你。以後關於你和我事，現在我先給你訂下個章程。你要能遵守呢，你所願意的就可慢慢的實現。一直的達到你的希望為止。你要是性急呢，只好請你尋旁人去胡鬧。拋開了我吧。龍珍的足尖撞着白萍的靴子道：「你快說是什麼事。別儘白一鬆一緊的逗人。你瞧我還不夠受。白萍笑了道：「畏先

請我原是單教英文。如今我只好另外白盡義務。把一切做人的學問都教給你。凡是言語行動常識和國文英文。慢慢都要教你曉得個大致。可是你也要用心。該改的改。該作的作。該念的念。我對你的成績。每星期小考一次。每月大考一次。每年總結一次。這種考就是冷眼看着和隨時試驗。龍珍聽到這裏。眉頭微絀道。這不麻煩死人。成天際上了夾板。那能得着一星兒樂。白萍道。樂到有呢。可是得你誠心要好。每次考驗以後。倘若成績不錯。我這當老師的。多少有些獎賞給你。說着向龍珍一笑。龍珍也笑道。咱們不是外人。我說話你別過意。畏先那樣苛刻的人。一月能給你多少錢。我還忍心要你的東西。白萍笑道。給你的不是東西。是你心裏最願意要的。龍珍想了想道。什麼。我不懂。白萍看着她道。我窮得都教了書。能有什麼。龍珍能給你的只有愛情啊。龍珍霍的跳起。伸着手似乎向白萍要抱。忙又歛神坐下。通身都哆嗦了一下。才向白萍翹眉展眼的道。就這樣。就這樣。往後我做出來你瞧。可不許我明明是奸。你却瞞心昧己的好肉鼻挑刺。喂。你瞧着。我累死也甘心。白萍道。這又何致於累死。只要你肯學好能咧。每過一個星期。我看着你果然一切進步。我就臨時變作你的好友。同你遊玩半天。隨便出去開心。或是在家談天。都聽你的便。但是不許出乎好朋友的範圍。而且一過這個時候。我就又是老師了。龍珍插口道。要是出門。許我拉着手走。象畏先和我姐姐一樣。白萍道。只要你的成績值得受這種獎賞。也可以依你。龍珍笑着咬嘴唇道。天呀。我好難。白萍笑道。再到一個月後。我看你改變得像個樣子。那我無形就給你

許多的真快樂。龍珍道。又是什麼呢。白萍道。凡是世界男女朋友能夠享受的樂趣。全許你享受。並且除念書時候以外。完全是朋友了。龍珍搔着頭髮道。好難交的朋友。世界上全像你。怕誰也沒朋友咧。你的朋友全是這樣交來的麼。白萍也自覺好笑。強忍着道。只有和你是這樣。別人誰肯受這些啊。到三個月後。你還是照樣的好。我就把你當做情人看待。龍珍緊捏着白萍的肩膊。眼瞧着牆上的月份牌。自己叨念道。三個月。九十天。今天五月十六。六月十六……到八月二十六。說完向白萍一笑。似乎渾身都添了生氣。白萍忙接着道。可是你還不許拿我當情人看待。龍珍微吃一驚。慢慢鬆了手道。這又怎的。白萍道。在這個時候。你只能算個被動者。却不許對我濫用愛情。龍珍搶着道。你也該講理。難道誰要誠心愛誰。還能管着人家不許愛麼。白萍覺得她這句話真把自己問住了。愛那能受限制。但是對她這樣沒有學問的人。依舊可以強詞奪理。便又道。愛自然不能受拘管。不過我要逼迫你上進。所以限制一下。你就是愛我。也只許存在心裏。不許發洩到外面。龍珍鼻翅扇動着道。這你要悶死人。存在心裏還不悶出病來。白萍微笑道。有不悶的時候啊。再過了三個月。你有了做情人的資格。我就許你拿我當情人。可是……龍珍剛一喜歡。立刻把嘴鼓起來道。又可是了。可是什麼。白萍道。我要和你說明白。情人不是夫婦。不過是比朋友近一些。可以不拘形跡罷咧。你萬別錯想了。說完沉了一沉。見龍珍低頭不語。就又拉過她的手來道。到過了一年。你真變成個好女人。那時只要你不嫌棄我。那我一輩子就不離開你了。龍珍聽

她的話。一時朦住。又問道。不離開。怎的不離開。白萍笑道。你想誰和誰纔能一輩子不離開。龍珍這時心尖都癢了。看着坐在自己身邊的白萍。她那俊雅的風度。真是向來不易看見的好男人。想不到在一年之後。他居然就能是自己的丈夫。心裏直喜歡得要哭。不由得紅了眼圈。酸了鼻子。身體不由自主的倒入白萍懷裏。將白萍緊緊抱住。頭兒只向他胸際揉搓。白萍掙扎着要躲開。口裏却叫道。瞧你這樣。頭一天就不守我的章程。儘自胡鬧。再鬧我走。龍珍仍舊不動。渾身更戰戰着。口中似呻似嘆。斷斷續續的道。你積德。別急。我就是這一會。好人。你教我心裏舒服舒服。回頭就跟你立規矩。還不行麼。白萍瞧她情感激盪得像中了狂也。覺得可憐。便撫着她的肩頭。由着她在自己懷中偎了一會。沉過五六分鐘。就輕輕將她推起。龍珍又把頭向他乳際緊挨了幾下。才隨着他的手坐穩。却還白胸肩起伏。喘得像才跑了幾十里路。眼兒半閉着。臉更加紅紫。半晌才輕輕哼了一聲。向白萍又凝視了一會。霍的跳下地來。走到梳妝台前。對着鏡子把頭髮向後攏了攏。仰着頭想了想。就跳躍着走回白萍面前。恭恭敬敬的道。老師。咱們就從今天起吧。白萍點頭道。就依你。可是再不許你像方才那樣。以後你要壞了章程。就把以前的都抹消。還要從頭算起。龍珍諾諾連聲道。自然自然。我也明白。只要我隨着你一年。以後還有你隨我的日子呢。我爲什麼長絛不拉。倒拉短絛。白萍也笑道。這不是明白話嗎。龍珍慢慢退坐椅。瞧着白萍。喜容忍不住的陣陣流露。白萍見鐘已快到夜半。便站起道。咱們的事也都說完了。我要到我屋裏歇一息。

龍珍還要留他，白萍搖手道：「別再黏纏。我要煩了。龍珍不敢再說。看着他走出去。忽然叫道：『等等。白萍站住。』」她從小櫃裏拿出兩包紙烟一盒糖食。走過來塞在白萍口袋裏道：「省得你自己悶。白萍也不推却。謝了一聲。走回自己屋裏。倒好生感慨起來。就合衣沉沉的睡去。到醒來睜眼時。已是紅日滿窗。白萍憐憫騰騰的瞧了半天屋頂。又看着屋裏的光景。才憶起昨天的事。便一咕碌坐起來。扶着頭兒。想念前昨兩天的經過。直如做了一場怪夢。在兩天以前。自己還是個有家有業有幸福的人。不想局勢一變。就落到這步田地。獨身客寄在這種人家。名為教師。實際還不就是奴僕。雖然我是養晦匿跡。故意的佯狂玩世。却不想又玩出龍珍這一樁牽纏公案。可見人若背了時運。隨處都遇見不舒心的事體。想着便走下地來。推開屋門。想喚人打水盥漱。見院裏却靜寂寂的聽不見人聲。更見不着個人影。才想要呼喚。突而轉想了一想。自己笑道：「我還覺這是自己家裏呢。呼奴喚婢的。別自討沒味。便在屋裏尋着個舊臉盆。端着出來。想尋着廚房取些熱水。那知廚房偏不在後院裏。只可又走到前院。在東南角找着廚房。舀了些溫水。又端着走回後院。才走到西廂房的窗前。忽聽上房的班竹簾一響。那畏先的太太猴頭撒腳的走出來。向白萍招了招手。却不說話。只站在廊簷下向着他笑。白萍一時摸不着頭腦。便站住叫了聲錢太太。那畏先太太却一隻手掩着自己口。一隻手向背後指了指。又連向白萍搖擺。彷彿告訴他畏先在屋裏。不可高聲的意思。白萍見她那形像不妙。自己端着臉盆。便走進後院。不想那畏先太太竟跟了來。

在白萍身後道。走到你屋裏。有話告訴你。白萍心裏一陣跳。自想大清早起。她無故跑到自己屋裏。多少有些不便。但她是本家主婦。又沒法不隨着她。及至到了屋裏。畏先太太也不等人讓。便坐在床上。向白萍笑道。你怎麼謝我。我給你出了這麼大的力。白萍聽着莫明其妙。只直着眼睛看着地下。畏先太太又笑道。不告訴你也不明白。昨天你頭一天上工。晚晌就躲懶。不給我們聽門。畏先氣得一跳多高。立刻就要教你走路。幸虧我橫攔豎攔的勸住了。你說我費這樣氣力。爲的是什麼呢。說着向着白萍只笑。那樣子好不難看。白萍心裏立刻又跳起來。自想這裏真不可一朝居了。龍珍那一樁還在不了。又斜刺裏鬧出個畏先太太來。這一個更沒法可辦。她若迫得我太甚。我不如趁着這個機會。拂袖一走。活該我自潔其身。省得淌這個臭坑。就是虛了龍珍的希望。也算是她令姊害的她。怨不着我。想到這裏。便向畏先太太道。錢太太對我的厚意。我固然感激。不過我並不是一定要在錢宅作事。畏先先生要我走。我走好了。畏先太太半噏半笑的道。瞧你真是好大的氣性。你幹不幹那個話另說。我爲你費了這些心。就落你這麼幾句話麼。我要不是拿你另眼看。上去就給你幾個耳刮子。說着兩隻媚眼直向白萍端詳。樣子更十分尷尬。白萍這時實在忍不住。便昂然說道。錢太太。你不必跟我說這些。我已決意辭却這裏。等回頭見過畏先。立刻就走。我這謝謝太太的法子。就是教太太眼前清靜。畏先太太見她這樣。不由吃了一驚。便斂笑正色道。林先生。是不該惹你着急。龍珍和你的事。她昨晚都告訴我了。我只這一個妹子。好容易

有了着落。我怎麼不喜歡。不過她和我說，你總像有些沾滯。大約是怕畏先和我，如今從我嘴裏告訴你，往後你什麼也不必怕。只要你同龍珍好。我就是你們的護庇。更不必拿畏先當一回事。你明白麼。還有昨天你和龍珍說的話。我聽着都有些耳生。兩人就好吧。又幹麼一年半年的優等。依我看。不如由我和畏先說明。趁早辦了喜事。你們還儘管在這裏住着。憑你這樣精明的小夥子。還養活不了她麼。說完了。看着白萍。等他答話。白萍才明她此來並沒安着邪心。但也沒安着好意。大意總還是想趁機會把龍珍推給自己。她們好脫些清淨。看來昨天龍珍的話想是不假。想到這裏。倒有些可憐龍珍。便向錢太太正色道。龍珍小姐昨天要求我的事。既然全告訴了您。真是再好沒有。我正盼望您能夠知道。省得將來有人不往好處猜疑。但是昨天我和龍珍約定的話。已是板上釘釘。無論如何。不能改變。您若逼得我太甚。那簡直就是教我離開貴府。畏先太太聽到這裏。啣了一聲道。我的老爺。你可別拿我當台階。趁坡兒下。我把你逼走了。龍珍找我。要我。我拿什麼賠她。你們還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只當我沒說。說完又搭訕了幾句閒話。急忙走出。白萍呆坐在屋裏。真猜不透這位太太此來是何用意。看那樣子。雖像是替龍珍來做說客。但是又不僅如此。大約總是下等婦女無意識的舉動。便也不再思索。自去洗臉。那知被畏先太太鬼混了這半天。水早冰冷。幸而天氣甚暖。便胡亂洗畢。才坐下想休息一會。忽聽畏先的聲音在前院呼喝。白萍初不介意。後來聽他似乎喊自己的名字。只可匆匆走出。只見畏先正站在院裏。光着脚。

跛着鞋。瞪圓了眼睛喊鬧。一見白萍走來。更跳着脚叫道。林先生。你是想怎麼着。昨夜教你聽門。你睡了覺。今天早晨又不掃院子。我雇你爲的是什麼。白萍聽他的口氣。居然拿下人對待自己。不由氣向上衝。正想開口和他頂撞。忽又想到這掃院聽門。都會載在條約。明明是自己誤了事。被他佔了理。便忍氣道。對不起。是我疏忽。說着想去尋掃帚來掃地。那知畏先還不肯罷休。嘴裏不乾不淨的道。天生的懶狗。到那裏也摸不着熱屎吃。真是扶不上牆的東西。白萍這時可真忍不住了。自想挨罵可不在我的職責以內。這折磨也真受得夠了。不如趁此跟他反了臉罷。跟着把腰一直。雙眉略豎。才要說話。只見對面畏先背後。龍珍正從臥室裏出來。臉上已嚇得變了顏色。連連向自己擺手。彷彿勸自己不要和畏先反臉。白萍不由怔了一怔。接着又見她合掌當胸。站着作式。向自己連連的叩首。那樣子十分可笑。也非常可憐。白萍雖然因見她這樣形狀。消了一半氣。但終忍不住。還向畏先道。錢先生是律師。更應該知道罵人是有罪的。我因爲您是上流人。所以不便反口。請您留神一點。錢畏先想不到白萍說話這樣尖刻。到楞了一楞。接着臉紅耳赤。跳起身來大罵道。混蛋。你是我花錢雇的。許我罵你。你要反嘴。就是奴欺主。是你媽的大逆不道。白萍聽着氣得倒要笑出來。便握着拳頭問他道。什麼是奴欺主。是什麼時候的法律。畏先才想到這還是前清的老話。被自己一時氣急說出來。不像個律師口吻。但仍咆哮着道。什麼是奴。你就是奴。什麼時候的法律。現在時候的法律。我們家的法律。白萍已氣得臉兒轉白。但還忍耐着不發作。龍

珍見事不好。走過來使曳畏先。一面曳着往屋裏走。一面勸着道。姐夫還不吃點心去。跟他個糊塗人鬧什麼。畏先見白萍在那裏握拳張口。知道已把他罵苦了。自己再不尋個台階了事。恐怕惹急了他。要吃眼前虧。便隨着龍珍拉他走去。嘴仍不肯示弱。拿着官腔依着慣例的罵道。混帳王八蛋。趁早給我滾。這一句話還沒罵完。白萍已再不能忍。一步就跳到他背後。揚起皮靴照着他後心就是一腳。畏先向前一撲。慌亂中原想撲到龍珍身上。免於跌倒。那知撲個不着。身子直跌到上房石階上。咯噔一聲。立刻頭上起了個大紫疙疸。龍珍因爲手牽着他。也被他牽得跌坐在地下。畏先怕白萍再趕過來打。急忙掙起。連滾帶爬的向上房屋裏就跑。跑到屋門口。聽不見後面腳步響。才敢回頭來看。只見白萍還立在原處。怒目凝眉的向着自己。想他既沒趕來。必是洩了膽氣。自己的胆子立刻又壯了。便頓着腳喊僕婦道。來人。拿我的片子。把這混帳東西送警察廳。等我慢慢跟他起訴。他媽的真反了。無故的毆打大律師。還有王法。不槍斃也該無期徒刑。白萍聽着忽而對他冷笑。却不再開口。龍珍從地下爬起來。忙用乞憐的目光。向白萍使個眼色。便又走到畏先面前。想將他推入屋內。那知畏先自己跑進屋裏。一倏時又跑出來。手裏果然拿着一張名片。又連聲的喊僕婦。龍珍正左右爲難。急得沒法。這時院隅女廁所裏。恰跑出個畏先太太。一面繫着褲子。一面且走且嚷道。別吵。別吵。怎的大清早就打起架來。鬧的人家尿也拉個半截。差點弄一褲兜子。你們缺德不缺。說着已走到白萍跟前。用手將他一推道。你先上後邊歇着去。什麼

事全看我。說完又叫龍珍道。你來。把你老師拉到後院去。畏先見自己太太走來。更助了胆量。更跳脚喊道。你們別管。我非得教他嘗嘗厲害。要混混耍到我當律師的頭上來。看他還活得長遠。這時龍珍已拖住白萍。拚命向後院牽曳。口裏却低聲小語道。我的祖宗。你只當在我身上積德。先回你屋裏去。慢慢的說。白萍不由得隨她走去。却回頭說道。我原該立刻離開這裏。不過你既說要辦我個無期徒刑。我就先在那裏候着你的辦法。無論是法律武力。我都能奉陪。此際畏先太太也趕來勸白萍道。快走。快走。回頭我教你順氣。又見白萍還向畏先爭辯。倉卒中使用一隻手幫着龍珍推他。一隻手去掩他的口。無意中却像把白萍抱在懷裏。畏先見自己的太太和龍珍兩個人。都這樣竭力的勸慰白萍。却把自己丟在一邊。已自心中氣惱。再見自己太太和白萍那種不避嫌疑的樣子。忍不住勃然大怒。拍着門框大罵道。你們倆都給我滾開。不要臉的東西。都打算怎麼樣。雇來的臭要飯花子。也用這樣維持他。安的什麼心。你們看他是小白臉。怕他受委屈。好他媽的不要臉。罵着又氣喘喘的跑過來。一把將太太拉開。不想使的力氣太大。把太太扯得一個踉蹌。雖沒跌倒。却已撞在牆上。白萍只疑他還來對付自己。便又站住。那知畏先却已走回去。口裏還不要臉的天生娘子的罵。這時龍珍已趕過去扶住姐姐。那畏先太太才自站好。忽然乘着龍珍的牽掣。向後一退。倒坐在地下。面色氣得發青。手拍得磚地亂響道。你們不用打。姓錢的。咱們趁今天幹吧。我愛小白臉。姓林的臉白。不錯不錯。我愛我愛。我們全愛。鬧着又在地下打了個

滾。重又坐起來。指着畏先大罵道。我把你個不是人做的東西。這幾年把你吃肥了。脂油蒙了心。就敢罵你親娘。你說我愛小白臉。必是你想個綠帽子戴。這個現成。別枉了你的心。這就給你個樣兒看一看。說着站起來撲向白萍。就要摟抱。倒嚇得白萍躲避不迭。滿院亂跑。畏先太却跟在後面追。龍珍又氣又笑。只可又跟在畏先太太後面拉勸。真是鬧得翻天覆地。畏先想不到爲打驢子驚了馬駒。心中氣憤。驚悔種種感觸。就使他怔在那裏。不言不動。龍珍好容易將姐姐拉住。那畏先太太喘吁吁的哭鬧着。又一轉身奔了畏先來。冷不防先刷了他兩個嘴巴。畏先因白萍在旁。自己不能不做些威風。就瞪眼道。你這娘們。要瘋。敢打我。那知話未說完。又被太太將手揪住。張口就咬。痛得畏先呀呀的叫。那龍珍將他的手從她嘴裏奪出來時。畏先太太又一屁股坐在地下了。一手扯住畏先的腮腕。不放手。嘴裏又炒豆似的哭喊道。你們誰也別勸。誰勸我就跟誰滾。姓錢的。咱們今天算筆總賬。該我的給我。散你娘的兔子會。姓錢的。你沒有我。你也配住大瓦房。穿綺霞緞。坐包月車。在外邊裝你媽的人。奶奶今天明白了。養漢還不如養氣包。這個家是我的。沒有你一點什麼。立刻你給我滾蛋。你說我愛姓林的。我就跟他過。畏先越聽她說的越不像話。急的只有跺脚。自己既不敢打鬧。又沒臉去勸。只向着龍珍丟眼色。希望她給解圍。不想龍珍只當做沒看見。那畏先太太喘了兩口氣。又接着喊道。給你們勸架。倒勸出你的不要臉的話來。你不要臉。我更不用要臉。我也不是大閨女出身。到現在還是想跟誰就跟誰。姓林的好。我跟他睡兩

宿。你也是乾看着。不過我怕對不過妹妹。所以不動邪心。你倒給我提醒來了。好。我就以歪就歪。我姐妹倆全跟姓林的。你姓錢的趁早滾蛋。白萍聽着。自己倒難以爲情。想不到這種女人會潑辣無恥到這樣。想要躲開。又捨不得這齣熱鬧活劇。畏先却明知道捋了虎鬚。今天自己不免要出個大醜。不如拚着丟人。快止住了獅子的狂吼。省得越鬧越厲害。便低頭去拉太太道。你起來。就是怨我說話不對。咱們上屋裏說去。別教外人看笑話。這時太太霍的隨着他的手站起。畏先還以爲太太真聽勸。居然不撒潑打墜咕嚕。心裏正在欣幸。不想太太站起。不奔屋裏。倒向門口跑去。且跑且喊道。你要上屋裏去說。怕人笑話。奶奶我不怕。小子。咱們街上見吧。這時畏先可真忍不住。忙趕上將她拉住。低聲央告道。怨我怨我。你給我留臉。龍珍見鬧的太不成話。忙跑到前面擋住。畏先太太見走不出去。站住又打了畏先幾下。畏先敬謹承受。一些也不敢躲。太太氣也稍平。由龍珍扶向屋裏走去。還自罵着。走了幾步。忽然眉頭一縐。連連噁噁幾聲。就喊着胸口疼。往下一溜。又在地下打起滾來。也不知疼得這樣。還是故意做作。畏先却已嚇黃了臉。忙合龍珍連揪帶架的將她捧進上房裏。立刻又鬧着要開水。請醫生。戰事到此才算告一結束。白萍見畏先也被收拾得苦了。怒氣盡消。只覺好笑。自踱進後院自己屋裏。坐在椅上。自己氣得笑了半天。真想不到這些稀奇古怪的事。全在這幾天裏教自己遇着。看來此處是萬萬不能再住下去。若再留戀不行。那真自己都覺好笑了。又想要走便快快的趁着此際。給他們個不辭而別。省得又被龍珍斷繼。

個不了。主意既定，便站起收拾行李。預備飄然自去。那知正收拾間，忽聽外面門響。忽嘯一聲，似乎門關上了。忙抬頭看時，原來屋門已被人從外面倒鎖上。白萍大爲驚異，趕到門首，向外問道：「誰爲什麼鎖起我？你們講理不講？我是犯了……」話未說完，只聽外面龍珍的聲音說道：「我就知道你要走。這怎樣沉不住氣？只顧你走，也該替我想。你先安心等等，回頭有好話和你說。」白萍還要說話，不想她已履聲蹙蹙的走了。白萍這滿腹的氣憤，直覺無處發洩。推門時，又鎖得很緊，只得退坐到床上，倚着行李，望着屋頂發了會子呆。又過了約摸有一個鐘頭，纔又聽見履聲從前院走進來。接着鎖響門開。白萍還以爲是龍珍，不想赫然當門站着的，却是錢畏先。畏先扭着腰，鐵青着面孔，瞧定白萍，却不走進。白萍以爲他又來尋釁，便仍舊坐着不語，等他先發。那畏先站了一會，才咬牙頓足的向前走了幾步，竟自坐在床邊，又嘆了一口氣道：「林先生，咱們前事不提，一切怨我鹵莽，說完又接着頓足嘆氣。白萍真沒料到他會來謝罪，只可敷衍他道：「一半是兄弟錯，那些不談了。現在正要向您告辭。畏先瞧了白萍一眼，且不答言，只顧喘長氣。又好半晌，才苦着臉道：「咱們隨便抬兩句槓，誰跟誰有什麼深仇，料想林老兄也不致惱我。告辭的話，請您千萬別談。說完又遲疑了一會說：「老兄既跟我同食同住，就算我們家庭的一員，我家裏的笑話，你也不必見笑。如今……這個……現在……你不必客氣……這不是……走了好運……也不算我搗霉……簡直……白萍聽了半天，也不明白他要說什麼，而且這樣口材，也太不像個律師了。便也

不接口。只瞧他說下去。那畏先突然把眼一睜。像初睡醒般的。霍的立起來。又蹀蹀脚道。你給我惹了禍。我是一敗塗地。這又不是打官司的事。只可讓你得意。白萍還是聽不明白。正忍不住要問。這時畏先太太和龍珍不知什麼時候已來到屋裏。畏先太太一把推開畏先。自己坐在床上道。姓錢的。教你來說。你還忍着。這個忍得過去麼。又回頭向白萍道。我全告訴你吧。這個家業全是我的。是我的就有我妹妹一份。以畏先那德性着我。要把龍珍擠出去。我差一點上他的當。如今這小子跟我。這樣翻臉無情。我全明白了。跟他算傷透了心。攪他他又死軟着不走。那麼不走也行。這個家從此要歸我管。隨我的便。我和龍珍是一樣。龍珍既一定跟你。你就是和畏先一樣。以後你也算一份家主。畏先要敢欺負你。你不要怕他是律師。他的刀把全在我手裏拿着呢。方才我都跟他定規好了。所以教他來。一則給你賠禮。二則這些話要從他嘴裏說給你。如今他不肯說。我說也是一樣。白萍聽完。這夾七夾八的一套話。心中雖然明白。腦裏却昏然起來。直不曉得這位太太的處置。是依着什麼規例。而且畏先怎會這樣服貼。便向畏先太太道。這如何能辦。我跟你不親不故。怎……畏先太太已搶着道。這論的什麼親故。俗語說。親由攀起。友自交來。世上的親友。當初誰是天生來的呀。我看你好。就要攀你。這門子親。說着又用眼飄飄畏先道。我看他不好。就立刻跟他斷路。噲。姓錢的。你還等我再說。還不……畏先不敢等她說完。忙向白萍陪着苦笑道。林老哥。你只當衛顧我。別再推辭。誰教我自找煩惱。惹了大禍呢。你要不依着她們。她們就要說

你不願意我。或者竟趕了我。那你就害苦了我了。來來。咱倆從今天起。就是連襟的兄弟。這個家業。有你一半。房子。你想住那一間。隨便檢。傢俱。錢。無論什麼。有我的。就有你的。他剛說到這裏。那太太立刻攔住道。吶。吶。我的東西。用不着你送人情。我自己會分派。這裏沒你的事了。走走。畏先。縐着眉頭。逡巡的溜了出去。畏先太太笑向白萍道。今天我們家……說着。立刻又改口道。咱們家的事。亂七八糟。鬧成臭雞拌。大概你都聽糊塗了。本來咱這個家。原就比旁人特別。教龍珍慢慢的告訴你。說着。又轉頭向龍珍道。你連我立的家規。都告訴他吧。也好教他安心。你們細細的說。我走了。不提畏先太太自去。這裏龍珍見她姐姐出了門口。立刻倒在床上。笑得亂滾。滾得乏了。又拉着白萍的手。傻笑。白萍知道她此際正是志得意滿。也不理她。龍珍笑夠了以後。得意忘形的道。哥哥……老師。你說。老天有眼。姻緣有分。棒打不回。早先算命的。就說我有福。真是靈驗。靈驗。說着。見白萍正顏厲色的不答言。忙自己斂定了心神。沉着氣道。畏先。今天可報應了。昨天我就和你說過。我姐姐是帶着私囊嫁他的。直到如今。他們也沒拜過天地。我姐姐始終也沒改那混事的脾氣。常同畏先說。露水夫妻。好了就湊。壞了就散。而且這幾年。畏先幹的傷天害理的事。把柄全在我姐姐手裏。所以畏先是真怕她。近來她跟畏先也像緣分滿了。三天兩頭的拌嘴。我早知道要出毛病。說着。又小聲道。她現在常出去看戲。瞧上唱老生的什麼亭。早和畏先變了心。可笑畏先這個傻瓜。還常陪着她去聽戲。還不明白是伺候着她去弔膀子呢。這也不提。可巧今天畏先

跟你打架。鬼催着他搗爛。竟而不乾不淨的拉上了她。中了她的心病。就趁着坡兒翻了車。你別當她是胡鬧。她真想把畏先趕跑了呢。不過畏先還見機。央告的可憐。她也軟了一點。想架着你折磨畏先。畏先這時自然怎說怎應。不想她只顧跟畏先胡鬧。倒給咱倆開了路。白萍聽得好笑。就笑着道。你也不大明白。她氣頭上的話。你怎當得真。龍珍笑道。那你是不知道我姐姐的脾氣。我敢保險。她準沒有反悔。方才她背地同我說。三兩天裏還要抓岔和畏先打一頓。定要把他擠出去。不然就把他這些年傷天害理的事。連憑帶據。都舉發在當官。送他個十年監禁。白萍繆眉道。他們也是好幾年的夫妻。何致這樣狠。龍珍翻翻眼想道。哦。我想大概她跟那個什麼亭已經弄上手。心裏再容不得畏先了。你是個規矩人。不懂得當過密姐的人的脾氣。跟人好時。要命都捨得。膩煩了立刻翻臉。絲毫都不留情。白萍聽了微笑。龍珍心裏一轉。忙道。你可別把我看成和她一樣。白萍笑道。你又愛多心。龍珍道。不是多心。要被你錯想了。我這冤上那裏訴。說着便坐起接着說道。我姐姐新定的家規。教我告訴你。從今天起。這個家是我們姐妹倆。再加上你。只有三個人。畏先不過是熬時候。不算數了。你想怎樣。要什麼。只管跟姐姐說。別自己受委屈。還有……說着把臉一紅。又囁嚅道。也是她說的。就是教咱倆趕快……趁着這個月裏。白萍想了想。忙正色道。這個還是辦不到。無論你家裏變到什麼樣子。咱們的事也定要依着昨天的話。決不能改。不然……龍珍接口道。不然你就走。對不對。你真是一條路走到黑。白萍也自覺好笑。却忍着道。我早把道

理反來覆去的對你講了。你要誠心擾亂。還怨我死心眼。龍珍道。自然你的理足。這事以後我絕不再說。省得總吃沒味。可是我姐姐的家規。你總能依呀。白萍自想事已至此。跑也跑不脫。且自跟她們混下去。看些稀奇古怪的新聞也好。旁的人到洪荒未闢的地方去探險。還常被野獸吃了呢。我住在這裏。也常常是牧師在野人部落裏傳道。只把畏先太太當作野人女王。龍珍是野人公主。畏先算是個鬼巫。好在已是薄性命。失名姓。沒牽掛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步。都不算受損失。想着便點頭答應。龍珍只喜歡得手舞足蹈。從此便把白萍看得像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蓮花一樣。到晚間。畏先太太又把前院畏先的辦公室奪過來。當作白萍的臥室。兼作龍珍的書房。畏先雖不願意。但他這少人請教的律師。原沒有辦公室的必要。又在鬧威壓迫之下。只得躲靜求安。從此白萍居然應時當令。儼然成了這野人國的人才駙馬。畏先太太待他常有許多不當理的恩意。使他受寵若驚。畏先雖對他恨入骨髓。但是面子上十分恭維。做盡了小人醜態。龍珍更不必說。中年怨女。乍得情郎。不知要怎樣溫存體貼。暖送寒嘘。縱然這情郎總是冷冰冰的。她只因有火慾存焉。也絲毫不敢怨。白萍因此倒享了意外幸福。真非始料所及。而且龍珍跟白萍讀書習禮。居然踏矩循規。日有進益。白萍也很高興。過了一個星期。白萍看龍珍兢兢業業的情形。真不忍托詞負約。便加以誇獎。龍珍只笑靨相向。似乎希望白萍踐諾。頒賜獎品。白萍沒法說了。不算。只可和她脫略形跡的在家中談了半日。龍珍已喜歡得雀躍三百。在這炎炎夏季裏。稍有暇時。

就替白萍料量秋服冬衣。白萍倒深爲感激。光陰轉瞬。白萍在錢家已住了一個月。龍珍向學修身。先意承志。真使白萍對她無疵可指。在一個星期日裏。白萍在早晨便請她出主意遊樂一日。自己情願奉陪。龍珍得了這個特獎以後。立刻彷彿眼前別有天地。樂不可支。對白萍道。我從前些日做夢都想着這一天。早打算好了。咱們吃過晚飯就出去。先到中天看電影。散了到中央公園。晚飯到擴英吃番菜。吃過了。再到那裏去呢。說着自己沉吟起來。白萍拿起張報紙看了看道。今天晚晌恰巧第一舞台有個遊藝會。怎樣。龍珍搶着道。那好極了。我纔後悔只管我出主意。也沒問你願意不。你既然高興。我更高興。商量定了。兩人胡亂吃了午飯。龍珍這時受了白萍的教化。不再那樣濃裝艷抹。只淡淡裝梳。倒較先時減了許多醜怪。不過她對白萍的衣飾。却十分注意。替他調理得丰度翩翩。龍珍看着十分欣然自得。熬到兩點多鐘。只向畏先夫婦虛邀了一聲。他兩個自然托辭不去。龍珍便挽着白萍。雙雙走了出去。却路上不肯坐車。只並肩共挽的慢慢走。彷彿要把自己這個美貌的情郎。活動陳列給路人看。到電影場後。黑越越地還不覺怎樣。及至散了電影。進了中央公園。正當夕陽西下。許多成雙作對的遊侶。都攜手同遊。龍珍雖不自覺這許多女子都比自己俊美萬倍。却只看見這許多男人沒一個能比得上白萍。心裏的得意。都在覘起的胸脯上表現出來。遇有男人瞧自己一眼。便暗恨這樣醜人也配看我。你也不看看我挽着的人是什麼樣。遇見女人向白萍一送秋波。就自覺從驕傲裏又生出酸意。暗罵無恥的東西。

看我男人作什麼。你們自然愛他。可是你們那有這樣福。我才是有福的呢。想着更假近白萍。彷彿惟恐旁人看不出他們是夫婦。惟恐不惹人羨妬似的。倆人在園裏繞了一個圈兒。這時節已是夕照垂西。人影在樹。遊人更多了上來。龍珍又挽着白萍走到柳陰深處。選了個略清靜的地方坐下。喚那賣茶處的堂倌。拿來兩瓶汽水。慢慢的且飲且談。正值那微風夾着花香樹氣。陣陣吹來。龍珍傍着白萍。並肩款坐。看着眼前的芳園暮色。守着身旁的如意郎君。直覺着不特白萍已歸她自己獨有。就是這良辰美景。也彷彿只爲她一人而設。心中的得意。簡直無言可說。自己享受了一會。忽然用右臂向白萍微靠道。哥哥。老師說着又含羞說道。我今天暫且不叫你老師。行麼。白萍怔着神兒點點頭。龍珍把他手裏的空杯接過來低笑道。哥哥。你別笑話我。我覺着這會兒像喝醉酒似的。昏昏悠悠的舒服。白萍道。怎的。你走累了。龍珍搖頭道。你不知道……咳。今天我才懂得什麼是幸福。這樣的日子。能過上一年半載。死了也是吡牙的鬼。白萍聽了。看着她不語。龍珍又道。哥哥。你這會兒心裏覺着怎樣。白萍笑着搖頭。龍珍見他頭上一細縷頭髮。被搖得離了原位。落在額前。便用手指輕輕挑了上去。白萍正待向她說話。忽聽得背後有人蹙着氣哼了一聲。接着便似有東西倒在地上。緊跟着有女人的聲音。很驚惶的喊了一聲呀。又一個男子叫道。怎的了。白萍急忙回頭看時。只看身後十餘步外。有一個穿白衣的女子。倒在土地上。叢草花旁邊。旁邊一個西裝少年。正跪到地下要扶她坐起。又一個穿湖色長袍的女郎。彎着腰低頭愕視。白萍

也忙趕去看。只一低頭。幾乎也呀了出來。方要伸手上前。這時那少年叫道。暈了。白萍忽的略一躊躇。看了那西裝少年一眼。又霍的跳回去。倉卒中摸出了一塊錢。拋在杯裏。拉了龍珍向園外就走。正是。月來雲不破。業障重重。絲斷藕能連。余懷渺渺。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情網自收絲飛絮落花成解脫
孽緣生變局移宮換羽起波瀾

話說白萍所見暈倒的女子。正是自己當初的愛妻芷華。在這卒然相遇的時候。原是不暇思索。想向趕前救護。但見她身旁正跪着個極漂亮的西裝少年。立刻心裏一動。便勾起了舊事。自想這少年雖不是仲膺。但看起情形。這個少年也定是芷華的情人。不然形跡何致這等親密。意思何致這等關切。而且女人的不端。只難在第一次。既有初次。那很容易的有第二次了。她既能負了我而別戀仲膺。豈不能拋了仲膺再去戀別人。只這一剎那間的思想。立刻就又逼他撤步抽身。匆匆拉着龍珍走去。這裏那少年倉卒中把芷華扶得坐起。見她依然搖搖欲倒。還在暈中。那穿湖色長袍的女郎。也蹲在他身邊。聲聲呼喚。芷華姐。那少年抬頭向四外看了看。忙喚那女郎道。淑敏。你去瞧前面空桌上的汽水瓶裏。裏面可還有冷汽水。快拿來噴一下。那女郎顧不得答應。忙跑過拿了半瓶汽水來。喝些嚙在口裏。正待向芷華面上噴去。這時芷華已呻然哼出聲來。敏淑不由得把水全嚙進喉裏。問那少年道。式歐。還用噴不。式歐。搖搖

頭。此際芷華已睜開眼，掙扎着扭頭向前面上一看，突然叫道：「呀！他又走了。不行，我今天非得找着他不可。」說着，一面手撐地，忙要站起。一面喘吁吁的道：「我不容易，今天才見着他，他真狠，又走了。」淑敏一面扶持，一面問道：「你說的是誰？」芷華失神落魄，指着前面空椅道：「他……我的萍……同一個女人坐着。這一會兒就不見。」淑敏還不大明白，式歐却已了然，忙道：「我曾看見，才走不大工夫，我去追，說着便分花拂柳的跑去。」淑敏這裏扶芷華坐在椅上，安慰着她，定神回想，憶起方才同芷華式歐走到這裏的時節，前面的跑上，正坐着一雙男女，雖不知是誰，但看後影兒極是漂亮，那神情也很親密，芷華竟自立定了呆看，忽然暈倒，自己正吓的喊叫，記得有個男人跑來，躬身一看，似乎就要幫着式歐去扶她，不知怎的，又回身躲去，忙亂中也沒有留神。到芷華醒時，那一雙男女却都已不見，想起來不由自己糊塗得很。芷華病後，曾告訴我，她的丈夫林白萍，曾因為一件閒事，嘔氣離家，她就趕出來尋找，想他們夫婦感情素日定不很壞，那人倘是她丈夫，怎見自己的妻子倒在地下，都不來扶護，反倒躲了，這真令人不懂，或者也許芷華認差了人。淑敏正這樣想着，那椅上的芷華，條的喘着立起來道：「我一定還沒出這園子，我自己去找。」淑敏忙勸道：「只要沒出這裏，式歐一定找得着，你身子這樣弱，方才又受了刺激，先不要動，我替你去。」芷華道：「不成，你不認識。」淑敏道：「怎不認識，那會我已看得明白，說着指點前面的空椅道：「不是在那裏坐着的一男一女麼？」芷華聽了這話，突的又變了顏色，低頭自語道：「一男一女，還有一女呢……那是誰呀，他

真拋了我了。說着那眼淚直湧出來。身子一軟。又跌坐在椅上。手扶着頭嚶嚶啜泣起來。淑敏忙勸她不要哭。在這裏教人瞧見不成樣子。正在焦急。式歐已匆匆跑回來。報告說在這個園子裏都尋遍了。一直追出園外。也不見兩個男女。淑敏正指着椅上的芷華。急待對他甩手。那知芷華聽了式歐的話。伸手拭淨了淚痕。癡癡的仰天出了一會神。半晌才是一聲長嘆。接着又向着眼前的空椅慘笑。淑敏見她的神情不好。天色又漸漸黑上來。才要催她一同回家。那芷華略一凝神。瞧見淑敏和式歐在側。便盈盈的立起身道。咱們回去吧。淑敏在她耳邊悄悄說道。芷華姐你也不必難過。現在既然知道姐夫是在北京。只要耐心尋找。絕不會尋不着。道着柳眉一擰。那脚下的小蠻靴突然在地上一跳道。咱們都是呆子。這些日都沒想到。放着北京天津這些新聞紙。咱們尋人都忘了登廣告。姐姐。你回去就擬個底子。送到個大報館去登。管保明天姐夫就潑風似的尋來咧。芷華苦笑道。已竟見着他還躲去。還想他尋來呢。淑敏轉臉見式歐已先走開十幾步。便又道。姐夫大約是和你有什麼誤會。你只在廣告裏懇切的向他解釋一下。難道還有什麼解不開的仇。芷華聽她的話。覺得十分刺心。霍的把慘白的臉變成淡紅。便裝着擦眼。用手巾把臉遮上。沉了一會。才嘆息道。妹妹替我想得自是周到了。可是你忘了他旁邊已有了漂亮的女朋友呢。咳。你知道是他的女朋友。還是我的替身。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心可以冷一冷咧。淑敏才要說話。芷華已緊緊握住她的手道。好妹妹。你待我真是情至義盡。從今以後。求妹妹再多疼我一點。就是

請你再不要對我談這件事。我到死也感激你。說着又落下淚來。淑敏連忙替她拭乾了淚痕。扶着她的玉臂。一面撫慰着。一面慢慢追隨着。式歐走出園來。三人坐車回到淑敏家裏。芷華一進門。便推說頭痛。走到自己寢室去睡。到開晚飯時。淑敏自去喚她。輕輕走進芷華屋裏。便聽着極微細的哭聲。知道她傷心已極。便低低喚了兩聲。那芷華聽得呼喚。停住了哭聲。却裝做睡着。淑敏連呼不應。只可替她蓋上衾被。自己退出來。和式歐一同晚餐。他兄妹對芷華的事。只知他們夫妻反目。她丈夫負氣拋家。這也是以前芷華吐血病好時所訴說。至於細情。自然毫不明白。今天在中央公園看見那般光景。都十分替芷華委曲。又十分替她可憐。他倆都是富於情感的人。便急得飯也不顧吃。只要代芷華想一個辦法。兄妹計議了半晌。到底還要行那廣告政策。費了很大的時間。才合擬出一段極懇切極含糊的啓事稿道。「萍兄鑒。自哥離家。妹追尋來京。大病幾殆。昨突遇公園。又相避面。妹惟自思舊事。不敢謂哥寡情。哥倘垂憐薄命。請一存臨。卽不蒙赦宥。妹得一吐私衷。死亦瞑目。芷白。」下面又註上淑敏家的地址。淑敏自作主張。並不告知芷華。就由式歐自行送到報館裏去。這裏淑敏自去照顧芷華。到了次日。淑敏老早的起床。等得報紙送來。見那啓事已登在封面重要地位上。自己又念了一遍。覺得詞旨很是懇摯。自想芷華的丈夫若見了這段啓事。倘還忍心不來。那他定然是另有外遇。壞良心拋了芷華。這個人也沒甚人味了。想着便拿着這張報紙。想去告知芷華。好教她暫且寬心。添些希望。及至走近芷華房裏。靜悄悄的。不聞

一些聲息。只當她還在睡着。輕輕的掀起帳子看時。見她身上斜搭着一床薄被。側身向外。頭兒歪在枕邊。玉臂曲着掩在額際。還是昨晚睡時光景。淑敏不忍驚她的美睡。便坐在床邊。翻着報紙閒看。等她口已醒來。這樣坐了好一會。還不見她略有轉側。悶着無聊。便把報紙放下。轉臉把芷華掩着面目的手。臂慢慢移開。想要看看她的顏色。不想手方挪動。芷華的一張白金紙似的慘淡面孔。早已呈入淑敏眼裏。淑敏心裏立刻又吓得嘖嘖亂跳。疑惑她一時心窄。或者竟已出了什麼變故。連忙用手向她臉上摸時。覺得尚還溫熱。只鼻尖略有些涼。又低低叫了兩聲。芷華朦朧中還能答應。淑敏略放了些心。重新又把她的臂兒放好。把被角又整了整。這時無意中眼光順着被角瞧到床下。忽見床幃邊的一隻痰盂。裏面紅成一片。忙低頭定神去看。原來竟是小半痰盂的鮮血。驚得淑敏幾乎又叫起來。但怕嚇着芷華。急自忍住。再留神瞧。才看見牀幃枕角都微沾血漬。淑敏戰兢兢的躡足走出。到前邊找着式歐。很焦急的告訴他。芷華又吐了血。式歐正仰在沙發上看書。聽了淑敏的話。猛然把書一拋。冒冒失失的道。是……是怎麼……淑敏發急道。怎麼不是。又吐了半盆子呢。式歐霍的立起。頓足道。要命要命。要我的命。說完又伸手去搔自己的頭髮。把剛才梳得既光且平的分頭。都抓得像一團亂草。淑敏拉着他道。你鬧什麼。看你這擰眉苦臉的怕人相。我才被她吓了一跳。你又來嚇唬人。你幹麼這樣。式歐聽了。臉上一紅。忙定了定神。裝着微笑道。我又怎樣來。不過你鬧得太兇。我正看書看得入神。把我吓的……淑敏啞了一口道。你

是個小孩子。還把你吓掉了魂。式歐不由她再說下去。便拉她走出道。別說閒話。快去看病人。淑敏被他拖得一溜歪斜。跑進芷華房裏。式歐沉心靜氣的瞧瞧病象。又聽了脈。便和淑敏出來。到前邊才道。芷華這是因爲昨天又受了刺戟。舊病復發。她上一回身體已病得極弱。這次很是危險。我自己治下去不大。有把握。只可請個出名的西醫來。共同商量着診治。淑敏這時只有着急。絲毫不得主意。只催着式歐急速料理。式歐立刻出去。請來個同道的朋友。替芷華定了方。吃下去。大家心裏才略得安穩。芷華這一病。很是懶慢。成天際昏昏沉沉。過了十幾天。血雖止了不吐。但神經還不清爽。嘴裏總是嚙嚙不斷。淑敏朝夕在床前侍奉。始終面無倦色。口無怨言。式歐對於醫治芷華。十分盡心。料量藥品和食物。更是着意。從芷華病後。淑敏見式歐漸漸面色失潤。目眶深陷。起先還疑他是偶而失眠。後來見他氣色日壞。幾乎要和床上的病人一樣。便問他是否有病。式歐只是搖首不認。芷華病到半個多月以後。確是日見起色。那淑敏却無意中受了感冒。也自病倒。雖不甚重。却已沒法看護。芷華這一下就忙壞了。式歐要身兼兩個病人的看護和醫生。直亂了一個多星期。淑敏的病已好。只要避風在自己屋裏調養。不需吃藥。芷華也神智清明。不過尚不能起坐。日常除了女人特別的事。是由一個僕婦服侍。其餘一切都要式歐料量。芷華十分過意不去。心裏感激不已。悶極時使用鉛筆寫封短信。送給淑敏。淑敏也照樣酬答。式歐又當了這不出院門的郵差。光陰轉瞬。一霎眼已到八月中秋。一家裏一賓二主。倒有兩個病着。便也沒高興慶

這佳節。這一天晚飯後。式歐自己悶悶的立在院中。看了會初昇的圓月。覺得四圍寂寂。遠處的市聲和戲園子的鑼鼓。偶而被微風吹來。也是些淒清意味。月色鋪滿半院。照到身上。像水一般的涼。慢慢的踱了幾步。一俯一仰。都覺出自己的孤寂。突然心裏悵觸萬端。不願再在院子裏久立。便走進淑敏屋中。見淑敏正歪在床裏。拿着一本書看。式歐向她說話。她却不應。細看時原來她正拿着書盹睡。式歐自己一笑。又退出來。依舊到院中間步。無意中走進後院。就聽見芷華在屋裏微微作聲。抬頭見她屋裏雖然點着燈。但是月光映在窗上。顯得燈光月光全變成黯淡。再走進幾步。才聽出芷華是在曼聲長嘆。式歐聽着。立刻心裏發生一種不可言說的感慨。似乎通身都覺酥麻。就癡立在那裏。不能移動。彷彿屋中人世。的悲哀。都波及他的心坎。不知爲何。竟自覺酸痛得很。暗想從芷華到自己家來。他。也不過只是妹妹的一個女朋友。因爲他身體多病。境遇艱辛。所以爲着人類的同情。不免對她多加護惜。但是我也不知道的。無故的對她關懷到那般密切。近來更了不得。竟被她的小影充塞了我心房的全部。我和她非親非故。連朋友關係都由間接而來。除了照例的問候以外。連閒話也不會多談。這到底是爲什麼。使我不安到這樣。自己悶悶的對着月光呆想了一會。忽聽得芷華在屋內又是很淒厲的一聲長嘆。式歐只聽得心裏像刀剜一樣。斗然靈機一動。不由得舉手仰天道。呀。我的上天。這分明是我對她發生愛情了。細想從見面後。她病倒的第一天。我就糊裏糊塗的也沒知會自己。就投入了情網。所有的爲她盡力。替她

關懷。直把自己驅使得像個奴隸。盡心得像個忠臣。這都是冥冥中被情字所支配。以前只是懵然莫明其妙。如今一恍然大悟。立刻心裏又忐忑起來。自想芷華原是有夫之婦。因為環境所迫。才住到我們家裏。我竟乘人之危。趁着這個機會。跟她用情。這是多麼大的罪惡。而且對自己的良心也十分有虧。再回想起來。在她第一次病的時節。我似乎已發覺自己已發生愛的萌芽。就想急忙躲避。不料後來她病好後。爲着妹妹的凡事離不開我。所以又無意中和她常見面。到現在居然還是自己拴成套兒套住了自己。這不是自尋苦惱嗎。日後還是勉力抑制。躲開了她吧。想着自以爲這院中也不可久立。便要向外走去。但轉眼瞧瞧芷華住的屋門。似乎告訴自己裏面有個帶病的傷心人。正苦在裏面。再一轉想抑制在心。不在形跡。我又何必這樣自己信不起自己。而且此際中秋月圓。她病中獨處。不知要怎樣傷感。我就是以醫生和看護的資格。也該去安慰安慰她。反正我只要拿穩心情。自加檢點好了。只這一轉念間。便輕輕踱進芷華屋裏。先隔着窗戶叫了聲芷華小姐。那芷華在屋裏應道。式歐大哥麼。請屋裏坐。式歐便輕輕走入。掀簾進到屋裏。鼻中先聞到一股藥香。暗嘆芷華也病得久了。這時見芷華正擁着衾被。斜倚床欄。悶坐。上身只穿一件銀灰橡皮呢小襖。那新來病起的清瘦臉兒。後襯素帳。前映燈光。真顯得一清如水。見了式歐。微笑着讓坐。那眼圈兒微暈嬌紅。像是方才曾落過痛淚。式歐剛離開月色淒清的院落。又進了這几榻蕭然的病房。瞧見這病後秋花的俏人。心裏覺出有無窮蕭寥之感。塞滿了中心。明明是

爲安慰芷華而來。不想坐在那裏。倒呆呆的半晌說不出話。芷華也正因方才哭過。不願被人瞧見臉上的淚痕。忙輕輕移身背着燈光而坐。所以沒留意式歐的神色。沉了一會。還是芷華先開口問候淑敏的病狀。式歐默默的謝了一句。又問候了芷華。兩個人原來在這一裏。已見過幾次。不想此際倒弄成尋常酬酢。幾句話說完。又相對默然起來。式歐見芷華那種可憐樣子。明知她心裏蘊着無窮心事。但是人家不對自己訴說衷懷。自己便想安慰她。又何從說起。正在侷促之際。忽然抬頭見窗上月影。心裏一動。便向芷華道。今天對不起得很。中秋佳節。因爲您病着。也沒預備些應景的東西。好教您受委屈。芷華輾然笑道。在病中不給我東西吃。正該感激您的關照。怎說是委屈。咳。我這兩次大病。要不是遇見貴兒妹。只怕我久已死了。我現在連感激的話都沒法說。式歐忙接口道。您何必又談到這個。這些話您那一天不說幾遍。我聽都聽煩了。說着自覺有些莽撞。不由得急紅了臉。低了頭偷看芷華。見她似乎毫不介意。芷華原來知道式歐向來對自己是一片熱誠。感激還感激不過來。更不會介意到這些小節。不過瞧見式歐紅了臉。自己倒不好意思。又苦於無話可說。便也看着窗上的月影道。難得今天遇見中秋。可憐我連月色也輪不着看。說着微笑向式歐道。候大醫士的示下。我可以到院裏去站一會麼。式歐搖頭道。今年中秋的月色。請您暫且辜負一次吧。您身體還沒復原。今天外面又有風。萬不能出去。說完又自覺不放心。再諍囑道。無論如何。萬不能出屋子。您要是偷着出去。芷華不等他說完。便自笑道。我偷着出

去。真是個小孩子呢。忽又轉念一想。淒然嘆道。這又要教大哥掛心。真是薄命不祥。徒爲人累。說着眼圈又一紅。式歐看着心裏十分愴惻。才要說話。正在這時節。屋裏的電燈突然熄滅。立覺眼前一陣黑暗。略眨眨眼。那窗上的月色便亮了起來。略遲一會。滿屋都生了虛白。牆壁帳幃又都原是白色。就映得光影四澈。式歐叫道。這該死的電燈。又出了毛病。等我去喚人來收拾。芷華猛然把手一拍。笑道。不必。這是老天可憐我瞧不着月亮。誠心給我送進屋裏來。這是天湊人願。我要不知享受。可不太傻了。式歐在方才發覺自己已和芷華生了情感。所以見了芷華以後。已覺侷促不安。此際又恰值電燈無故熄滅。立刻心裏亂跳。自想不應再在屋裏久坐。最好借着找人收拾電燈爲由。躲了出去。但是從屋裏方一黑暗。就似乎從芷華身上。發出一種麻醉的氣體。度到自己身上。中心心醉。着腿腿酥。彷彿竟不忍挪動。又似乎心裏有人告訴自己。就是同居暗室。難道還怕有什麼虧心。要是急忙躲出。倒像自己心術不正。但是想只管這樣想。胸中總不免忐忑。身體不由動了一動。就聽芷華叫道。大哥。你別走。我怕。式歐聽到這一聲。更不能動了。便道。小姐別怕。我不走。因又轉想到女人的心情的善變。方才正得意着燈滅可以賞月。這一會兒又怕起來。只可陪她再枯坐了一會。在這萬靜中。只覺芷華身上的人氣。像電流般的。只管向自己身上撲來。因爲眼前的境界。由光明變成黑暗。那心境不由得也隨着變了。只覺心裏慌虛虛的。不得着落。突然間似乎有一股情熱。充滿中心。跟着又一股寒氣。從尻骨直涼到脖頸上來。倏時直髮髻酒後冒

寒。心裏只管熱得發燙。身上却冷得微微作戰。好容易凝神靜氣的。自己咬牙抑制了一會。心君才得安穩。脊背上却已出了許多涼汗。式歐還不曉得這是情感發動最劇烈時所發現的狀態。倒疑惑自己有了什麼病。又覺得屋內空氣特別緊張。似乎壓迫得呼吸都受了阻窒。想要暫且出屋後吸受兩口空氣。才要欠身。立刻就感覺到通身都鬆軟了。正在心裏暈暈悠悠。五官百體的機能一齊都在停滯之際。猛然聽得床欄戛然一聲。式歐努掙從迷夢中驚醒。抬頭向對面一看。只見月光穿過窗紙和窗櫺。映到對面床帳之間。把半個屋子都界成一個個白地黑道的方格圖案。（因為這屋子是舊式方櫺窗戶。）把芷華也映得像個縞袂仙人。在這一片寒光裏。微微搖動。顯得迷離惆恍。不可逼視。那一顆頭兒。恰界在一個月光照成的方格中間。好似仙人頂上發出的圓光。雖然不圓而方。但是隱約中更露出無窮的靜穆和恬美。她的黑而有光的星眼。正在月影中晶瑩着流動。式歐眼裏竟似乎見着一幅偉大的仙容。藹然向着自己。把自己比得渺小得像個童稚。而且從這個仙人身旁的黑影裏。發出許多富於吸力的情熱的氣體。噴到自己身上。立刻將自己包裹住。那一種偉大的力量。似乎就要把自己吸到她的腳下。然後再把自己消滅在她鞋底下的泥土之中。這時節。式歐無形中直如被一種神力所驅使。通身只有抖戰。神經全部麻木。已不知對面坐的是誰。自己身在何處。身體和神智都作勢向前傾着。眼看在一剎那間。就要無意識的直接撲到月光影裏。而間接就撲進芷華懷中。以致在他這腦部虛構而成的仙境

中。糊裏糊塗的造成他日後受良心譴責的罪孽。幸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芷華不知想起了什麼。忽然似嘆息非嘆息的喘了一口長氣。只這微細的聲音。已在萬靜中像霹靂似的把式歐的迷惘心靈。驚得頓而清醒。才伸伸腰脊。跟着也吐出一口大氣。立覺通體大汗。把貼身衣服都沾溼了。心裏既然清明。不由得把方才的事都像夢醒後把夢重溫一遍。直類乎夜走山路。突然電光一閃。才見眼前就是萬丈懸崖。差一步沒有失足。這種懼怕。竟使他戰慄得椅子都振動有聲。再抬頭看芷華時。不想在她被月色映着的素面上。竟而添了兩串珍珠。從星眼裏直垂下來。在白影裏皎然作光。分明是又在垂淚。式歐見了這般光景。腦中重又一昏。本來他方才已忘了這是在人境中。而覺着是別在一個仙界。此際瞧見她的淚痕。心境倏然一變。似乎芷華漸漸縮小。而自己却漸漸龐大。又似乎在一個無人的世界。只有芷華一個無助的弱女。正在陰天的海邊上痛哭。自己却正從別一個星球上墜落下來。兩個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相遇在一個亙古無人的世界上。這個無人的世界上。就是這個小小的屋子。真再不能忍心瞧着這個弱女悲苦。而不加以安慰。式歐這時心境雖變。但是情熱的燃燒。却比前次更加狂熾。因為前次是神的思想。此次改爲人的情愫。前次愛的原素裏敬的成分多。此次愛的原素裏却充滿了憐的成分。所以益發不可遏制。他依然通身戰慄着。幾次要開口說話。但是嘴唇和牙齒都振動得不受命令。好不容易才期期艾艾的掙出些話來。道。妹……不……你……哭……什麼……不……哭……這種奇怪的聲

音。對方的人聽了。原該深爲詫異。但是芷華不知怎的。好像沒有聽見。把臉一歪。手扶着床欄。又把頭兒搭在玉臂灣成的架上。式歐立刻在月影中遺失了芷華的臉。腦裏轟然一聲。昏迷得竟忘了一切。只覺得她很捷疾的抓了自己的魂靈。向暗地裏躲去。自己只有立起直追。此刻竟不知受了什麼的驅使。竟站起身來。兩步就走到芷華跟前。毫不猶疑的摸着她的手。及至她的手上肌肉觸到式歐手裏。立刻就有一股電氣經過他的臂肩。直刺進他的心裏。使他心裏的情熱。更熾烈到最高度。愛力驅逐走了羞恥。恐怕的觀念。消滅了名譽道德的顧慮。通身只有像將死的人戰慄着。想要開口說話。似乎唇舌都已不受指揮。但已感覺到芷華的身體也正在抖顫。這樣過了約有十秒鐘後。芷華才很喘急的顫聲道。大哥……你……你是怎……說着式歐覺得她的玉腕似乎微動了幾動。雖然沒有氣力。但知道是要推開自己。他這時似見恍惚中在黑暗裏落下一張罪惡的大網。將自己包裹在內。又覺得脚下所踏的地。彷彿軟得像棉花一樣。而且像要陷落下去。式歐腿腳一陣發軟。不由自主的順着床沿要跪倒在芷華膝下頭兒。恰歪在芷華膝蓋之間。一張嘴也像夢囈似的。刺刺的說起類乎謔語的話來。把初見芷華。便生愛慕。直到相處數月。繚情不發的苦惱。以及今天所感覺的情境。跟自己屢次強制的經過。都像大水開閘似的說了個痛快。末後又很且喘且說的道。我明知對於小姐沒有用情的可能。跟小姐用情是很大的罪惡。可是現在我已自己管不住自己。咳。我但能管得住……當初在您二次吐血時候。我就有二十

幾天沒有合眼睡覺。我想替你病，替你死，可憐只有自己知道。那時就知道要有今天。想躲了您，省得在今天。誰知躲不了。到底還是有今天。小姐……妹妹……我該死。我不是人。啊呀。天知道。這事不怨我……。芷華在燈初滅以後。已經發生和式歐同等的感覺。但是她所感覺的。還是偏於悲慨個人的身世。彷彿這樣大的世界。只有自己踽踽獨行。在黑暗裏望着月光。更覺芳心無主。此身無着。所以只覺心裏虛飄飄的。再想到當初和白萍同居時的甜蜜光陰。當這涼月滿窗。正好互相偎倚。如今以一個弱女。臥病他鄉。受盡了淒涼。怨得上誰。還不是自作自受。想着竟神遊別境。不自知的落下淚來。倒似乎忘了屋裏還有個式歐。及至思回神聚。瞧見了黑影中的式歐。不禁又暗自感念。覺得式歐這人。向來對自己溫存體貼。很有像白萍處。白萍待我好。他原是我丈夫。沒甚說的。式歐對我這樣。我有什麼方法答報。可是人家又爲的是什麼。想到這裏。不由得引起了普通女人共有的疑心。立刻想到式歐處處待自己關切。正是處處對自己用情。只願這個念頭一起。便也覺得從對面式歐身上發出一種不可言說的熱氣。向自己陣陣撲來。芷華身上立覺酥軟。心裏也跟着亂跳。不敢再和式歐相對。便側身伏在床欄上。暗恨自己在燈滅時留住式歐的錯誤。此刻又沒法開口攔他走。正在這時。似聞式歐所坐的椅子振動有聲。怕他要向自己挨來。幾乎就要站起逃避。但自覺向着式歐的半個身體。彷彿已一軟如泥。動彈不得。那心裏的跳躍。却引起全體的抖擻。不想在這難過的時光。猛覺着自己的手已入在式歐把握之中。心裏雖覺

不出是驚是怒。是悲是喜。只覺被神經刺激得幾乎暈去。到稍一凝神。只急出了一句話。想縮回自己的手。不知怎的。竟是毫無力氣。接着又聽他語無倫次說出許多情話。句句都教人聽着刻心鏤骨。盪氣迴腸。直逼得自己都不能運用思想。更不能思索對他如何應付。後來突然轉了個念頭。咬着牙禱告上天。教自己在這時死去。好躲開眼前的難關。但是死的感覺還未發現。却先覺到大腿上隔着褲子侵進一股濕熱之氣。倏然又變成冰涼。這樣又有好幾次。忽而明白他是伏在自己腿上。且哭且說。淚痕都漬透了兩層布。分明是愛我到了極點。一直抑制了許多日。好容易得了機會。就發洩個盡致。這個人真癡得可憐。我也害苦他了。只顧這憐恤之念一動。那另一隻手竟不知不覺的撫在式歐頭上。似乎覺得他的頭髮也在跳躍。連帶着使自己手臂都振得有些酥麻。苦華眼前的月色都已消失。也似全身墜入黑暗之中。直忘了現在所處的地方是什麼所在。而前所跪的是什麼人。只覺得有個溫軟而有力的大手。抱了自己。直向黑暗的深淵中沉沒下去。昏沉沉不知這一落有幾千丈。彷彿一個人從高樓墜下。在將落未落之際。神智完全麻木。更沒法預料的落地後死活。式歐正伏在她膝上哭訴。猛然觸髮際有了她的滾燙而戰動的手。立刻似有一股熱氣從頭上直貫到心窩。與胸部的熱血相激。竟反而生出一陣不可言說的冷意。不自禁打了個冷戰。心裏條而清明。自己暗道。完了。完了。這個絕大的罪惡。已經得了她的同意。眼看就要造成。又很快的想到方才自己的行動。完全由於不能自制。雖然向着那罪惡途上走

去。還有一線補救的希望。就是盼她在中途給自己一個打擊。尙能使這罪惡無形消滅。如今她居然伸手來拉着我。同向這條路徑走去。罪惡定然不可避免。這個緊要節候。我要懸崖勒馬。我要逃。想着幾乎就要扎揸着立起。奔逃出去。但是才想動彈。可憐竟覺不出自己的脚是在那裏。自己和她中間的空氣似乎都變了很黏的液體。把兩個身體膠附得不能稍離。在這時節。又覺着她的腿上肌肉。竟像隔着褲子軟貼到自己臂上。鼻裏再聞着一種向來未曾領略的女人身上清膩之氣。使他心智重又迷亂。自然的又轉想到這個向來可望不可即的天仙化人。今日居然得了親近的機會。很痛快的訴說了久鬱難吐的衷懷。只這一點。便立刻死了也不冤枉。何況又蒙她不加拒絕。竟自垂憐。想不到在不敢希望之中得了希望。而且天下最可得意的事。無過於能得自己所愛的人的真愛。我輕易得了這種艷福。怎可再輕易的放棄。不去淡骨淪肌的着實享受。只得今天能享受一日。明天便死了也罷。想到這裏。他的思想即時縮小了範圍。而把意志專注到兒女之愛。顫顫的把一隻手伸到芷華背後。虛揣着她的細腰。頭兒向她懷中一撲。喃喃的說道。姐姐。芷華姐。我不管應該不應該。我要姐姐。你不給我。我就死。今天給我。明天我死。我願意。姐姐。我的上天。你知道我。說着一顆頭兒只向芷華身上揉搓。芷華這時只覺式歐似已變成了可憐的小動物。正哀哀向自己乞求他所需要的物件。但是一霎眼。又變成偉大的美男子。要把可憐的自己擁入他懷抱中。再加被他的情熱蒸得五內皆溫。那柔脆的心。也震躍得不能忍受。在月色

朦朧中。看着式歐的可憐樣子。自知除了自己立刻死去以外。再不能和他支持下去。真想把他拉到自己懷中。只是手兒無力動作。又想開口告訴他自己……那口兒却没有張開的氣力。心裏一急。忽想要把身兒溜下床去。就倒在式歐身旁。兩眼一閉。以後的事任憑他如何。以求脫去心中志志的苦。這時芷華身上雖一些氣力都沒有了。不過向下溜去還容易做到。正把腰兒一軟。身體趁勢下傾之際。突然似見眼前發現了兩個人影。恍惚見一個是白萍。一個是仲膺。不覺又心肝翻動。再細看時。面前跪着的還是那可憐的式歐。芷華再靠緊了床欄。重自坐穩。心裏只是像麻般的擾亂。忽一轉想。自己當初戀愛仲膺。已失了一重人格。怎能一誤再誤。若是一有男人來求愛。自己就不能寧忍拒絕。簡直是蕩婦了。她一想到蕩婦二字。臉上烘熱得發燒。不由得把牙一咬。通身也生了氣力。便想將式歐推開。然後向她正言勸告。不想才自拿定主意。那式歐的淒切聲音。又冲入她的耳裏。式歐又接着顫聲道。我這是第一次懂得愛人。徧巧遇見姐姐。天誠心教我受苦。姐姐。你可別苦我。你苦我。我一定不活。說着把手向她的腰際一按。芷華聽他這幾句話。心又軟了。再被他按得腰兒一彎。紛煩竟自倒到他的額角上。口裏不知不覺的嬌呻了一聲。似乎含糊地的說出了兩個字。式歐也沒聽清。就仰起臉來。對着芷華道。我對姐姐還敢有什麼邪念。現在只問姐姐一句。你真愛我不。你只說出一個字。就是從此不再理我。也夠我半世的思量。芷華聽着他這種可憐的話。字字都軟軟的刺進心裏。又變成一條條的尖刀。在心版上刻成許多深

痕。只覺心裏疼得發酸。那眼淚不自禁的湧出。行行的墜向式歐的頭際。臉兒又向下一湊。兩個唇兒已相距不到兩寸。就要接觸。式歐此際已真個的銷盡了柔魂。全身似已被愛的濃霧籠罩。自己由主動的變成被動。只有瞑目承受這種甜蜜的滋味。芷華却已把向來女子深閨難發的情感。都不自制的發洩出來。忘了過去。忘了將來。忘了人。忘了己。只感覺眼前的情景。就是自己的歸宿。也不知從那裏生出的氣力。緊抱了式歐的頭兒。聲帶也乾燥的顫動。那一個愛字。只要從喉裏發出聲來。式歐也把臉微微揚起。只等她說出一句話。就向她撲上去。正在這時。不想屋裏的電燈倏然大亮。兩個人都吃了一驚。全被光燦得閉了閉眼。等再睜開時。只覺燈光竟特別的亮。把眼前旖旎的風光。都照成可羞的景況。芷華忽的把手一鬆。二人互相看了看。都似醒了一場大夢。心智一清。立刻知道還處在這個有人的世界。同時的心裏一震。全感到方才黑暗裏所幹的是罪惡。再互相看時。一個屈身就抱。一個長相跪假。這般態度。像完全是一種醜態。又全勾起了愧悔。兩個全紅了臉。芷華很快的又想起白萍仲膺。更想到式歐的妹妹淑敏。不由得胸中像吃了蒼蠅似的骯髒。恨不得尋個地縫鑽下去。便閉着眼不敢再看燈的光明。只把手向式歐擺了一擺。就往後一倒。歪到床上。又往左一滾。把頭兒藏到被角之中。式歐見她這樣。從羞愧中又添上一層沒趣。就掩着臉兒伏在床沿上。彷彿已經暈去。沉了好大功夫。再抬起頭來。見芷華還自伏在原處。自己再沒膽量和她說話。只可對她的後影兒呆看。見她那樣瘦怯的腰身。方才曾經自己

的擁抱。竟在轉瞬間改變了情形。又變成可望不可即。不覺在萬種思量又引起了愛心。自想錯誤已是錯誤。即使今天犯了罪惡。明天就受良心和法律的制裁。因而喪失了性命。那還是明天的事。今天能有幾點鐘的功夫。和這幾月來橫在心坎上的人兒。略為親近一下。那麼她只有一句話對我表示愛憐呢。也算償了我這些日相思的苦。以後的事。暫時先不想罷。想到這裏。便又厚着臉皮。輕輕站起。慢慢的湊過去。手兒顫顫的剛要拉芷華的衣襟。口裏才叫出姐姐兩個字。不想那芷華竟霍然一翻身。很快的坐起。面色慘白得怕人。鼻尖和眼圈却紅紅的。那黑而長的睫毛上。都掛滿着淚珠。用那淚眼向式歐看了看。又嬌怯怯的跳下床。扶着床沿。低垂了粉頸。向式歐竟軟軟的跪倒。式歐這一驚非同小可。絕想不到她會這樣。此時真慌了手脚。不知怎樣才是。搔搔頭髮。甩着手腕。都忘了該先扶她起來。末後才扎撒着兩隻手道。姐姐。小姐。你是怎了。起。起。別鬧。芷華忽然合掌向他膜拜。酸着鼻子且哭且說道。式歐弟弟。你的心我明白。我感激你。我爲你死也補報不了你。可是……可是……我不能愛你呀。天知道。我不是有品行的人。可是……天呀……這教我怎麼說。說着一陣心焦。竟嚶的哭出聲來。式歐見她這樣。急得乾瞪着眼。更無暇去尋味她言中之意。只彎着腰央告道。姐姐。你別哭。是我害你傷心。你打我。罵我。你說爲什麼。爲什麼。芷華強忍住哭。望着他道。不是你惹我。也是你惹我呀……小弟弟你這樣的人。這樣愛我。我有什麼法子拒絕你。可是我真不能愛你。也不許愛你。式歐聽着心裏一陣明白。忙接口道。姐姐。這怨

我。你是嫁過人的。我不該跟你求愛。因為我胡鬧。所以惹你生氣。我知道錯。我改。你再別哭。芷華聽他這幾句話。更覺動心。忍不住便抓住他的手道。不是。不是。這不怨你。你沒有錯。只怨我不好。到處害人。咱們別說這個了。先說現在的情形。只許你愛我。不許我愛你。我要愛你。我就不是人了。式歐聽着好生難過。才曉得自己鬧了半天。竟是引誘有夫之婦。如今惹人說。出這種話來。不覺十分愧悔。恨不得打自己一頓。但是口裏再說不出話。只落得嘴兒一張。竟陪她哭起來。芷華又哀哀的接着道。我也並非不愛你。你也明白。我該是不能愛。可是你跟我這樣黏纏。我怎能逃了你呀。可憐我現在已不能自主。怎樣全在你了。你真就忍心害我麼。小弟弟。你饒了我吧。說着粉頸一低。一個頭竟叩在式歐的脚下。式歐嚇得幾乎跳起來。通身抖戰的握住她的肩頭。急喘着道。姐姐別這樣。你說我怎麼辦。我準依你。姐姐說。芷華拉過他的手來。在唇邊吻了一吻。便放了手。指着門道。你躲開我就是饒了我。式歐慘着聲音應了一聲。猛然一轉身。就跳向門首。兩步就跳出屋去。耳裏還聽得芷華哀聲說道。式歐你原諒我。不是我狠心。可憐我再禁不住你在我面前……式歐聽了心中又一顫動。方想回頭。便咬咬牙頓頓脚。一直的跑出去了。芷華見式歐毅然走去。立刻明白這個可憐的少年。從自己這裏帶去了無限的傷心。從此要淪入苦惱之境。心裏一軟。幾乎要喚他回來。自己又狠着心把氣一沉。閉緊了口。又想掙上床去。但是身上沒一些氣力。腰兒一挫。就睡在地上。接着心裏麻亂得不可開交。連運用思想的能力也沒有了。就似睡非睡。

的昏沉過去。這樣不知有多大工夫。才緩緩甦醒。張眼時。見電燈又已熄了。月影已移過半個窗戶。但是照得屋裏還清虛虛的亮。芷華只覺得身上像做過什麼勞累事似的。十分疲乏。又冷得發顫。忙掙扎着坐起。摸着床沿。喘吁吁地爬到床上。扯過床被子蓋了。半躺半坐的歇了一會。神思還是昏迷迷的。忽然一陣眼跳。似見床前還跪着個黑影。立刻腦裏又觸起前事。疑惑式歐。尙還未走。心裏一慌。幾乎要向那黑影撲去。及至定睛看時。那裏有人。原來是院中老樹被月影推到窗上。又映進屋裏。一片黑忽忽的。竟瞧差了。芷華一陣慘傷。把方才的情景又都勾起來。但是心裏十分驚懼。想着似經過一場大難。從萬險裏逃出。不覺毛髮悚然。但再想到式歐。又覺有一團熾火在胸中翻滾。燙得心肝灼痛。想到白萍和仲膺。便又是羞慚。又是悲慟。這時她的心緒。七情中除了喜字以外。都在這一剎那間嘗遍。真難過得無可言喻。便暗暗的禱告上天。教她暫時腦筋麻木。不想這些事吧。那知道拚命強忍。不想。但過個十分半刻。不知怎的又兜上心來。那許多情景。重又羅列在眼底心頭。一幕幕的映現。芷華的心境又隨着這些情景轉移。呆想了一會。忽然微嘆道。這真是待颺下教人怎颺了。說完又自己恨道。我怎又說起這個。看起來還是自己誠心墮入魔障。再這樣想。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了。想着便尋思起一個妙法。輕輕睡倒。用牙緊咬着唇兒。到十分疼痛時。心裏只想看疼痛。便不再生雜念。這個方法居然靈驗。如此刻苦了半個時辰。竟自安穩的睡去。到次日醒來時。天已正午。見那常日伺候自己的僕婦吳媽。正在地下擦抹桌案。芷

華一枕夢騰。大睡初覺。迷惘惘又想起昨宵情事。心裏十分不放心式歐。這時也沒加思索。就沖口問道。你們少爺呢。這話才說出一半兒來。神智忽而清醒。自筭問得不該。忙把後半句咽住。那吳媽已聽得正華在床上作聲。卻沒聽清楚。就回頭問道。小姐醒了。您說什麼。正華倉卒中沒話可說。只對她笑了一笑。才尋思着改口道。你們小姐今天好些麼。起床了麼。那吳媽面色一變。搔着頭道。我們小姐……哭呢。正華一驚。便坐起來道。怎麼。爲什麼哭。吳媽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今天一清早。我們少爺拎了個皮包出門。臨走時交給我一封信。教留給我們小姐看。方才她醒來。我遞給她。看了就哭起來。我問爲什麼。她也不說。正華只聽到這裏。已轟的一聲。頂上走了真魂。那吳媽還接着道。可惜小姐不能出屋。不然您還可以勸勸。我們拙嘴笨腮的……說到這裏。只見正華呀了一聲。頹然倒下。面容改變。兩眼直瞪。挺着脖子喘氣。吳媽驚訝道。小姐你又怎了。正華一語不發。只指着門叫她出去。吳媽還要說話。正華已擰了蛾眉。臉色十分慘厲。吳媽不敢停留。便依言走去。正華等他走了。自己方凝神細想。式歐一定是走了。這分明是我逼走了他。莫非昨天我說的「你躲開我就是饒了我」那句話。他却錯會了意。因而真躲了我。但是式歐那樣對我。絕不會負氣的。必是他自知到底放我不下。倘還在一處相處。一則他這單想想沒法。二則他也没把握不再纏我。那時一忍耐不住。怕又要蹈昨夜的覆轍。因此他便帶着悲苦。忍着相思。飄然拋了家庭。潔身遠引。犧牲了他個人的幸福。不過只爲顧全我。他這孩子真可憐了。可是我在人家

家裏寄居。多有搔擾。自己心下不安。如今又把主人擠走。教人家骨肉分離。淑敏的父母遠客他鄉。僅有這一個胞兄互相依倚。式歐走了。教她一個小姐家如何支持門戶。這禍事完全起在我身上。我還有什麼臉兒見淑敏呢。想着真覺無地自容。柔腸欲斷。又後悔昨夜自己對式歐的情形。以前自己已支持不住。都要投到他懷裏了。忽又變了心腸。只顧向我叩頭求告的胡鬧。知道人家孩子心裏多麼難堪。有了這一層形跡。他自然想着再見面時大家沒趣。難怪他躲了我。何況我昨天說的話那一句都像有針尖呀。想到這裏。不覺用腳蹬得床欄顫響。咬牙自恨道。我還自覺着是真節烈女呢。幹什麼跟人家這樣抗硬。昨夜就是……咳。還算玷污了我的清白。如今擠出事來了。我瞧我怎麼辦。芷華一陣焦急。通身香汗淫淫。便推開被子。再坐起來。想哭也哭不出。再轉念暗恨式歐。你那樣愛我。便是我忍心拒絕了你。也不該給我這樣大的懲罰。只顧你爲我而走。我該爲你怎樣呢。又不由暗暗禱告。神佛有靈。催送式歐回來。我就忍着羞恥。忘了名譽。跟他認了命也罷。我把從前害過的兩個人。只當忘了。可不能再害第三個咧。式歐。你快回來。回來時定能看見你的衣服貼貼的芷華姐姐。你想從姐姐身上得到什麼。姐姐都許你。你要有氣。那麼回來先打我一頓呢。打死我也不喊疼。呀。式歐。你現在在那裏。你該知姐姐已經千首萬肯。伸着手兒只等你回來咧。她這樣禱告着。竟而神化心移。忽然簾兒一啓。居然有個人進來。芷華凝神看時。竟還是那個吳媽。她端了漱盂臉盆進來。放在小几上。說了句小姐洗臉。就要逡巡退出。芷華怔了怔。

神。又喚住她問道。你們小姐還哭麼。吳媽道。不哭了。發呆呢。芷華低頭凝思一會。才又抬頭道。你去把你們少爺留下的信要來。我看看。吳媽應了一聲。才要舉步。芷華又把她叫住道。不要了。看你們小姐也別說我知道這件事。吳媽看看芷華。又點點頭。便走出門外。芷華忽然擰着蛾眉。用手向床上一頓道。我還忍着什麼。這樣還不整拗死我。說着又叫道。吳媽吳媽。那吳媽再走回來。芷華道。你還是跟小姐把信要來。吳媽站住不動。只向芷華翻着眼。滿臉現出驚詫之色。芷華催道。去呀。吳媽才嘴裏咕嚕着走了。沉一會又走來道。我們小姐說了。信上沒有什麼。您不必看了。芷華聽了更覺猶疑。就着急道。你去跟小姐說。請她務必給我看。不然我就上她屋裏去。吳媽啣了一聲道。那可了不得。您病沒好。今天外面又冷。可別出去。我去要。說着又跑走了。這次竟很快的回來。手裏拿着一封信交給芷華道。我們小姐說。請您看了信。別過意。芷華把信接了。見只是一張摺疊着的洋紙信箋。把字迹摺在裏面。先揮手教吳媽出去。然後對着這張紙兒呆視。似覺裏面藏着許多把尖刀。一展開就要飛進心裏。不知要教自己受多們大的痛苦。使手兒顫顫的。挨着時候。暫且不敢展動。但又自知挨不過。只可穩住了心。自己先安慰自己道。別怕。別怕。式歐愛我。那能教我過不去。信裏的話自然沒甚大不了。就有什麼大不了。本來事已至此。我還怕什麼。想着就強壯着胆量。像小孩兒看蛇。又想看又怕看的。費了無限氣力。才把那一幅小箋展開。只見上面用藍墨水寫着行書道。

「敏妹。妹得書時。兄已遠行。吾等骨肉相依。此別良出無奈。蓋兄叢過在身。爲避罪而遠遊。幸勿念我。吾心折芷華女士。至不能自寧其心。昨夜犯其妝臺。幾蹈無禮。幸芷以正言見規。使吾頓醒迷夢。然此後相見。復有何顏。我若不行。芷或因此遷去吾家。伊病不可以風。倘有差池。益增吾罪。故自挾羞忍恥而行。歸期難定。至應歸時即歸。此語妹常喻之。勿焦煩也。爲我寄語芷華女士。自昨夜事後。吾更愛之。地老天荒。此心不改。惟內蘊而不外發。尤當竭吾力以避之。伊人已大鑄深刻於吾心。無須更見。兄亦徒增悵惘爾。願妹與之樂朝夕。且推吾愛以愛其人。上帝知吾。吾願化爲妹也。歐。」

芷華一氣看完。只覺這封信給自己在通身血輪裏。灌注了無量的熱血。澎湃得不能容納。因而神經興奮得似乎要發起狂來。便直着兩眼坐起。轉了個身。又倒在那邊。再坐起來。光着腳下了地。茫然地踱了個圈子。又跳上床。把被子拋在地下。把枕頭抱起。用臉兒親了一下。又丟到床欄外。又覺一顆心在腔裏蕩動着發癢。便用手抓撓胸口。這樣鬧了一會。心智略清。才落下淚來。再展開信看。自己低喚道。式歐把罪惡自己都担承起來了。他把個人說得極不堪。把我恭維得像多麼玉潔冰清。天呀。他真愛我。後面說的話多可憐。我受不住。老天爺是愛我是害我。怎麼教我淨遇見這種人呢。只願他跟我這樣。我可怎麼承受。我……我……我也得對得住他。反正他有個回來。我給他等死等等。得他來。就把他按在懷裏。拿汗巾當做鞭子。狠命的打他一陣。問他你既是愛我。就是胡鬧用強。我還真惱你。爲什麼做張做致。給我

這些罪受。說着時心裏竟爲情感所迷，只想着式歐，恨不他被一陣風吹回來。自己便能立刻向他改個稱呼。但是這樣火燒似的情感，又經過一些時間，漸漸的冷下去，便想到應該顧忌的一切。自己在床榻上靠了一會，忽的淒然嘆道：我又不要臉了。害了兩個還不夠，又想害第三個。把人家逼得跑了，還不該謝天謝地。給我個脫罪的好機會。我還癡迷不悟的等把人害到底處。式歐回來，回來怎樣。我嫁他。我偷他。呸！別不要臉了。想到這裏，只覺方才熱辣辣的春光，倏然變成冰涼，把手裏的信一丟，雙叉着素手，沉吟起來。遲一會又把信拿起來看。看了半晌，忽而微微一笑，念道：應歸時卽歸。應歸時卽歸。什麼時候是應歸的時。哦哦。這句話容易明白。我走了。他就回來咧。看起來他走必不遠。大約連北京也沒出。我何苦教人家兄妹分離。我不走他定不能回來。我快走吧。而且不走也沒大意思。想着把手一拍，定了主意。拋下式歐的事不再思索。倒覺鬆了心，也長了精神。就下地洗漱了。自己掀開了床幃，見來時所帶的小皮包，已被塵土封滿。就拿出拂拭乾淨。又從裏面拿出一疊鈔票，就關好放在原處。等吃過午飯。芷華知道這宅裏有兩個僕婦，就先支那一個到很遠的地方買脂粉。沉一刻又遣吳媽到大街藥房去購頭疼藥。她們去後，宅中只剩下芷華和淑敏二人。芷華便也寫了一封辭別信，和鈔票同放在桌上。穿好衣服，戴了帽子，只拾小皮包，慢慢的溜出宅去。不辭而別。至於她玉質單寒，帶病獨行，是否要受磨折，以至投奔何處，遭逢何事，都留待後文慢表。如今且說白萍那日在公園倉卒遇見故妻，狼着心腸，拉了龍珍跑出。

一口氣跑出園外。龍珍見他舉止失常。才要開口向他詢問究竟。白萍只直着眼向他擺擺手。就招呼了兩輛車子。自己先跳上去。指揮車夫快走。龍珍沒奈何。只得上車跟隨。那知白萍只催着車夫向歸家的途中走去。龍珍芳心乍展。遊興未闌。還期望着夜裏的俊侶清遊。自然不願回去。急得在車上低喚白萍。白萍只做沒聽見。車子徧又走得快。龍珍越不願意回家。却在不大的工夫裏。便已家門在望。白萍付了車錢。匆匆的便向裏院走。龍珍只可緊跟着。不想白萍走進他自己臥室門首。竟隨手把門關了。把個龍珍隔在門外。龍珍推門推不開。氣得哭了。又不知白萍何以忽然變了態度。還疑惑自己得罪了他。就忍着氣隔窗問道。哥哥。你怎麼不痛快。問了兩聲。不見答應。心裏更沒了主意。回頭看見院裏無人。就小聲喚道。哥哥。是跟我生氣麼。我沒惹你啊。喂喂。你開門。放我進去。我有錯處。你招待我個小。誰讓我是妹妹呢。好哥哥。開門開門。說完了裏面還不做聲。半晌才聽白萍嘆息道。咳。我不是生氣。你別纏我。容我清靜一會。龍珍着急道。你無故的鬧玄虛。教人不放心。到底爲什麼。告訴我。白萍在裏面也着急道。你怎這樣不體貼人。誰心裏都有些心事。難道不許自己想想。暫時饒我。小姐你先請便。龍珍聽他的話裏帶着譏諷。覺着自己一片好心。倒惹出他這些不中聽的話。心裏好生難過。不由得也嘔氣道。你就是想事。我進去礙什麼緊。你就這樣見外。好不教我進去。我就在這兒伺候着。等你大老爺開恩。白萍本來已意亂如麻。一時把舊愁新恨。都勾上了心頭。進屋就倒在床上。要自己痛哭一陣。但是龍珍只在外面纏擾。更

添了一層煩惱。及至聽到最末幾句話。知道她生了氣。自想她生氣也好。願意在外面站着就站着。且不管她。先自凝神癡想方才遇見芷華的情景。她昏倒時。那一張淡白梨花面。似乎比當初消瘦了許多。難道她是爲我消瘦了麼。想到數年廝守的恩情。我怎該忍心拋了她。在公園又怎該見危不救。我太薄倖了。想來只追悔着當時走得太快。虧我真能捨得。就恨不能再跑到公園。隨在她面前請罪。但再一轉想。又自恨道。我別負心女子癡心漢了。她先有了仲脰。如今又伴了個漂亮少年。能剩下那一條腸子想着我。她這樣濫。我還裝那門子情癡呢。看起來女人太俊了總難妥當。還是像龍珍這樣醜的……他想到龍珍。才又憶到她還在窗外站着。便從窗孔裏向外看時。只見龍珍還在窗前低頭呆立。却不住的用小手帕擦眼。白萍暗自可憐她。像那樣驕橫的人。竟能受我這樣冷待。不敢出一句怨言。也真虧她挨忍了。正想着。忽見龍珍仰了仰頭。竟悄悄的向前院走去。白萍暗笑。她可忍不住氣了。本來誰有這樣耐性。被人關在門外。還挨着不走。走由她走吧。我且追懷舊事。領略些傷心滋味。便返身向內。合着眼再憶起芷華。想到那日撞破奸情。離別傷心之夜。自悲自怨。眼淚不由自主的湧出。恨不得把歷來心頭所積的哀苦。迸在一場痛哭中盡情發洩。但又顧忌着不敢放聲。正在抽噎之際。忽聽玻璃窗有彈指聲音。回過頭去。見龍珍右手端着一個餅乾盒。上面放着一只咖啡杯子。裏面騰騰冒着熱氣。含笑向屋裏道。你不開門。也該吃些東西。飯還得一會兒熟呢。你先吃些咖啡餅乾。好哥哥。別生氣。我不進去。這東西挖開窗紙你

伸手來接進去。說着就劃破窗紙。要把食物送入。白萍見她面上仍是藹然相對。毫無怨色。又向自己這襟溫存。竟像慈母對愛子似的體貼。心下一陣感動。又加着方才經過極度傷心。倏然又受了這意外恩寵。不由得心境驟爲一變。竟呆呆不動。只對着窗外凝視。龍珍隔玻璃窗見他這樣。又含笑催道。你可接過去呀。一會兒咖啡涼了。喝了又胸口疼。白萍此際覺到這種有力的感動。再也不能諍受。忙一咕碌坐起。自己嚙念道。我蠢我蠢。怎竟想不開。她不愛我。世界上還有愛我的呢。龍珍呀。我險些辜負了你。說着就又揚頭大聲道。你等等。我開門。便跑去將門開了。龍珍只走近門首。想將食物遞與他。還要退去。早被白萍一把拉住。拖進屋裏。龍珍喊道。你怎了。瞧咖啡潑了一地。白萍也顧不得。就把她手裏東西搶過。胡亂一丟。推龍珍坐在床上。自己立在她面前。通身戰動的瞧着她。只覺壅着滿肚子的話要說。又似乎不知該先說那一句。倒張不開口。反向她怔起來。龍珍見白萍忽然改變了態度。先還納悶。此際看他突然氣喘得很粗。臉都紅了。筋也暴起。疑惑他是得了什麼病。又怕起來。便站起拉住他道。你怎麼了。怎麼忽然這樣。白萍不答言。又推她坐在床上。仍喘着氣瞪目呆立。龍珍不敢再說。只可帶着驚慌也向他看。這樣過了一會。白萍忽然霍的向前一撲。先握住龍珍的手。就跪到她裙幅之下。把頭兒伏在她膝蓋上。龍珍那裏見過這種新式愛的儀注。立刻大驚。忙掙扎道。你……你……怎……白萍已把她攏得緊緊。低着頭發出聲音道。我今天明白了。以先我……我太冷淡你。龍珍還聽不出他是什麼意思。仍自退避着。

道。你起來。這是什麼樣。你那會冷待我。我怎沒覺出你冷待。白萍仰頭道。我今天才知道。如今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愛我。我現在什麼都完了。只剩下一個你。你可不能再拋下我呀。說着服淚直湧出來。龍珍本是向白萍求愛不得的人。如今忽見他變成這種狀態。反向自己哀告乞憐。雖然猜不着他是何道理。但是心裏得意的幾乎要發狂。便強自矜持着。扶着白萍的肩兒道。你：你快起來。教人看見什麼樣子。你說的不是傻話麼。我還要怎樣向你趕着。怎能拋了你。天知道。我把你當命啊。只求你不拋我。我就念佛了。白萍悲酸道。可憐我已是孤獨沒人理的人。現在我全覺悟了。既然世上還有你這個人愛我。我只得把身子和心全交付給你。你可也得把心交給我呀。這時龍珍已拚命的把白萍拉起來。將他假在懷內道。小心眼的。你還不放心我。我從見你的頭一天。就把心給你了。白萍愴然道。好。你的心我也知道。咱倆從此就纏起膀來。一同過下去。誰也不許離開誰。以後還求你對我多耐性些。可憐我一顆心都紛紛碎了。指着你修補呢。龍珍用手巾給他拭淚道。這話你不是多說麼。你的話我雖不全懂。可是意思我明白。你的心已經傷透了。要我安慰你。那自然應該。我比你大一歲。你只當我是你姐姐。有什麼委曲。只管投到姐姐懷裏來訴。姐姐一定哄你。教你高興。再不痛快。你說教我怎樣。我都依你。要是犯脾氣打我一頓。只要你喜歡了。我也願意。好弟弟。你別哭了。白萍聽了她這幾句深憐蜜愛的話。只覺似乎被一股熱氣湧入心坎。想不到她一個沒學問的人。對愛情上竟能如此體會。平日她叫我作哥哥。今天見我悲苦。

連歲數也顧不得瞞了。竟端起姐姐的身分來安慰我。我以先拿她當作蠢物。真冤枉死人家。這時再看龍珍的臉。似乎竟一些不醜了。絡滿紅絲的眼珠。也似乎生出明媚。連那臉上的麻子窩兒。也像發了無限珠光寶光。血盆大口的唇角吻邊。更彷彿流露出許多情意。再看了她那種蕩然可親的溫存態度。真像個仁慈的保姆。自己似乎已變作一個三兩歲的無主孤兒。恨不得立刻投在她懷裏。拿她的衣襟當作襁褓。躲在裏面求個長時間的酣夢。又想到平日不該自視過高。總故意對她使手段。不是操縱。便是要弄。把她的身分看低了多少。到如今我受了刺激。才來跟人家剖心瀝胆。這真有些平時不敬佛。急時抱佛脚。在良心上總太覺慚愧。想到這裏。心中自覺羞赧。幾乎不敢再看她。這時龍珍又搖着他道。你到底受了什麼委屈。跟我說說。方在公園裏是怎麼回事。看見了什麼。就拉我跑回來。你說呀。好弟弟。白萍低着頭不語。半晌才道。那事沉一會再說。現在先說咱們……龍珍搶着道。咱們有什麼可說。你別又攢牛犢角。白萍愴然道。不是旁的。就是我先要求你原諒我。龍珍着急道。那來的禿子跟着月亮走。什麼圓什麼亮呀。你還儘自鬧這個。白萍含着淚道。當初你那樣愛我。我未嘗不知道。不怕你惱。實話說。可是我真不愛你。就是後來被你磨得沒法。也不過跟你虛情假意。說完看看龍珍。不想她竟自神色如常。便又接着道。今天我可真愛了你了。既看愛了你。當初對不起你的地方。自然要對你表白出來。你要能原諒我。我的心便安了。省得以後永遠見你抱愧。龍珍倒笑了道。傻人。你當我還不明白。在當初我本看

出你不愛我。而且我也自己明白。憑人才相貌那樣配不上你。更別說學問咧。可是我不知怎的。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心。竟非要嫁你不可。在那時就把這條命交給你。你要我呢。自然是我一世的福。不要我呢。我只有跟你拚了這條命。如今老天不負苦心人。有了今天。你知道我多麼歡喜。可惜我爹娘的坟早迷失了。要不然我一定上坟燒紙。告訴他們。教他們的陰魂也跟着喜歡。你方才說的還不是廢話。只要你從此跟我好。就是以前曾殺死我。我也不介意呀。白萍嘆息道。你這一說更教我難過。從此有我白萍一天。就屬你管一天。姐姐。你望後看吧。龍珍聽了。忽然把白萍的頭兒橫在自己臂彎上。低着頭瞧了瞧。她的頭兒向下一就。忽又停住。臉兒又紫了起來。白萍會意。便伸手把她的頸兒一抱。向下一拉。立刻兩個唇兒觸到一起。龍珍的身體也立刻戰慄得像受了電氣。白萍也似乎通身起了情熱。就似重逢了久別的美貌情人。那還覺察和自己相接的是個絕代醜女呢。這樣過了好一會。兩個都感到十分甜蜜。龍珍更是初嘗情味。一時神智交昏。半晌才抬起頭來。又望白萍紫着臉笑。白萍坐起身來道。咱們既要从今結合了。凡事要推誠相見。應該把我以前的事告訴你。免得將來再生誤想。方才咱在公園看見暈倒的那個女子。你猜是誰。龍珍想了一會道。哦。我說你跑得這樣快呢。果然有毛病。那個女子我雖沒看見。約摸着很好看。是你的情人吧。白萍慘笑道。豈止情人。簡直就是我的太太啊。龍珍立刻面色一變。怔怔的道。你的太太……白萍長嘆道。太太可是太太。現在不是我的了。龍珍納悶道。怎麼……說着像

怕白萍跑了似的。使勁把他拉住道：你……你還有太太。我怎麼辦。有太太還要我麼。白萍忍不住笑道：瞧你多麼傻。我不是方才說過。太太已不屬我了麼。龍珍詫異道：我不明白。你的太太怎又不屬你。不屬你屬誰。白萍爽然道：你聽我慢慢說。可憐我所遇的事。竟是世上少有的。說着就把自己從和芷華結婚後的經過。直說到撞破姦情。讓妻出走。和日裏在公園相遇所見的景況。都詳細訴了一遍。又接着道：在當初我從家裏跑出來。原想着生趣已無。隨時可死。對於前途更沒半點希望。想不到又遇見你。你既這樣待我。我只可把舊事一概拋却。打起精神來重做一個人。和你互助着過這一世。可是你要明白。從今以後。我完全是爲你活着。並不是我說這沒男兒氣的話。你倘或也和那芷華一樣。就不必再害我吃一回苦。龍珍正呆呆的聽他說話。聽到這裏。立刻發急道：你又說這個。還教我怎樣着。再不信。拿刀挖出心來你看。白萍望着她道：我信你。我信你。不過我現在爲受了大激刺。言語失常。難免絮叨。你不必着急。龍珍點點頭道：只要你放心。我着什麼急。旁人待你怎樣不好。那已是過去的事。不必再往心裏去。以後你只看姐姐的。有我一時。定教你舒服一時。說着又半晌不語。過一會才又翻着眼道：我真不懂。你以先那位太太。有了你這樣一個好男人。還不夠她受用。怎還去胡偷亂摸。大概根底不正經。總是荒蕩慣了。收不住心。白萍搖頭道：不對。她是個真正經經的女學生。根底還要多麼好。龍珍納悶道：女學生還這樣。要是我們在窩子住過的。該怎樣呢。白萍嘆道：這只是前世冤孽罷了。她做的事雖對不住我。我還是原

諒她。龍珍撇嘴道：「這還能原諒。教你當了王八，你還原諒。你真是鬆人。」白萍道：「這事你不懂。龍珍搶着笑道：「什麼我不懂。你不過還捨不得她罷了。」白萍長嘆一聲，再不答話。龍珍怕再惹他心中不快，便用閒話岔過去。沉一會就伏伺白萍吃過晚飯，兩人又對坐談說將來的樂境。又自述自己的心事。直談到三更向盡，才分別就寢。龍珍回到自己房裏，滿心說不出的歡喜。眼看着衾兒枕兒，都似乎對着自己，諂笑。和平日一樣的電燈，此際也彷彿加倍光亮。等躺到床上睡時，只覺一顆心在腔裏歡進亂跳，鬧得翻來覆去轉側眠。賭氣又坐起來。自己沉思方才白萍向自己求愛的樣子，更覺一陣陣神魂飄蕩。後來又想到白萍訴說的話，暗笑那芷華真是福小命薄。有白萍這樣好的丈夫，還不知足。生生把他氣走。轉念却又暗暗感謝芷華。自己笑道：「她若規規矩矩的愛着白萍，到如今他們還是夫婦。那會輪到我身上呢。這樣胡思亂想，過了半夜，也沒睡着。到次日清晨，還是精神發越。自想古語說的不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便不再睡。自己坐着却又無聊，便起身下床，到院裏走動。才走到天井中，忽聽先房裏似乎有吵嘴聲音。却唧唧喳喳的聽不清楚。自己暗道：「大清早的，他們鬧什麼，想着便不由躡腳走到他們住室窗前。側耳細聽，又斷了聲響。遲一會才聽長先太太作恨聲道：「討厭。大清早搗你媽的亂。滾開。離我遠點。接着長先婉聲央告道：「好人，你是怎了。一連十幾天不教我近你的身。幹麼這麼狠。長先太太仍噴着道：「再往前湊。看我睡你。這們大人不要臉。說着又聽拍的一聲，像是打了個嘴巴。長先噤喞一聲，又故作可憐的聲

口道。你忘了當初一夜不饒人的時候。那時候我可沒整拗過你。這會兒你……他尙未說完。只聽畏先太太已嘴像爆豆的道。少說廢話。那時候是那時候。這時候是這時候。趁早滾開。要就誤了少奶奶的覺。你可忖量着。畏先又軟聲道。我的命根。你倒是爲什麼。殺人不過頭點地。嚶啲。這幾天我的膝蓋都跪腫了。你還有什麼氣不出。畏先太太作鄙噉聲道。嘻。我沒氣。跟你更沒氣生。嘻嘻。你也不配教我生氣。簡直說。我就是不願意看你。畏先又改作淒怨聲道。我的心尖。怎得罪了你。你忘了當初。咱們辦完那個事情以後。你對我說的……畏先太太即刻接口道。少說那些屁話。當初誰知道你是什麼東西。畏先訝聲道。怎的。我是什麼……畏先太太冷笑道。你呀。你好比一個雞蛋。我早先只看出蛋殼兒還算白淨。那如今劈破蛋殼再看裏面。竟自沒有蛋白蛋黃。只藏着一團臭糞。畏先却訥訥的道。親人。你好刻薄人。我想不到又混成鷄蛋了。你忘了當初。讚美我又中看又中吃。給我起個外號兒叫白梨。畏先太太口中亂唾道。呸。呸。你還白梨。簡直你媽的爛酸梨吧。快閉了你那狗嘴。還算有運氣。不然真惹惱我。趁今天咱就揭鍋。畏先却又半晌不聞言語。少頃才顫聲道。嚶。我的人。幹麼大清早嘔氣。你平心想我。我本爲愛你。怎就討了你的厭。我要不理你。你又該怨我沒情義。你還是……畏先太太嚶着嘴兒道。噎。噎。阿彌陀佛。你能萬世不理我。那才是積德行善。畏先又妮聲道。一個大美人兒守着我。我捨得不理麼。說着似乎又移身湊過去。立刻聽得清脆的掌聲。一連兩下。畏先叫道。啲。啲。你真打。畏先太太厲聲道。不打着你。先

消消你的賤氣。你再攪我。這時畏先不知是被太太提着耳朵。或是擰住肌肉。又號叫央告道。饒我饒我。我改。我改。撒手。我再攪你。天打雷劈。畏先太太又恨聲道。你還……畏先不等她說完。已連聲叫道。不敢。畏先太太喝道。從今以後。無論日裏夜裏。吃飯睡覺。你都離開我三尺以外。錯一回我就拿剪子扎死你。畏先哀聲道。你講理。請問這個床才有多麼寬。離開你三尺。我該睡在床底下了。畏先太太作鼻音道。哼。你好混蛋。我說這話就為是不許你上我的床。畏先哀聲道。你……畏先太太冷笑道。我怎樣。我現在就教你滾下去。說着只聽屋內床欄一響。接着又嘆咤一聲。好像有極重的物件墜在地上。立刻畏先的聲音像蒙在棉被裏。咽鬱悲啼的再聽不清說的什麼。夾着畏先太太的穢語詬罵。立時小規模的紛亂起來。龍珍聽了。知道這場戰事因為有一方比較太弱。不致釀成流血的慘劇。無須自己解勸。而且結果的勝負。仍要循着老例。依舊是女將軍得奏凱歌。大律師全軍盡沒。更無須再候觀終場。便移步走開。但心中却暗自猜疑。自己姐姐平日的情性。對畏先雖有時在廣衆裏辱之以百種之刑。却從未在床第中拒之於千里之外。所以畏先雖然久已失歡於她。還能維繫至今。原因也就在此。但是今天的情形。竟大異往日。她對畏先似乎已經深惡痛絕。再不肯發生絲毫情愫。真是奇怪得很。想到這裏。眉頭一縐。忽自低語道。畏先可憐。補她的缺的恐怕已選得了人。不久便要上任。畏先大約在此沒多日住了。這補缺的是誰呢。哦。哦。沒別人定是那個……他正凝思自語。忽被身後的悉率聲所驚。回頭看時。只見

大門縫中被人從外面塞進一疊新聞紙。拍的一聲落到地下。龍珍近來從白萍讀書。業已粗通文字。偶然也翻閱報紙。看些白話開文。遇有不識之字。便記出向白萍詢問。此際獨自無聊。恰見有報紙送來。便趕去拾起。拿在手裏看時。却不是自己常看的白話小報。竟是畏先在上面登律師廣告照例送閱的一份大報。不由意興索然。便要拋下。但在無意中仍向封面上略一眨眼。不想在報名旁邊的一條廣告上。發現了一個極熟的字。這個字初看僅有黃豆大小。再細看時竟似乎漸漸澎漲。充滿了報紙的全部。却不知道倉頡造字時。何以單把這個字造出笑容。居然彷彿對着龍珍媚笑。龍珍認識這個字比認識自己還熟悉。比瞧見日光還耀目。這個字是什麼。不問可知。定然是林白萍的萍字咧。龍珍初見這個字。還未想到什麼。不過看她美麗可愛。和藹可親。也不知爲什麼竟對牠發生了感情。呆呆看了一會。又連帶瞧見萍字下面的兄鑒兩字。便接着把下面的幾行小字也看下來。雖看不明白每句的意思。却悟出全部的大意。是尋人待訪。又瞧到最後面的芷字。忽然心中一動。龍珍雖不認得芷字。但就下截的止字。連想到昨天白萍所談的芷華的芷。恰恰聲音相同。用萍和芷聯在一起。她心中已瞭然於這個廣告的來源。不覺呆呆的癡立半晌。自想這廣告定是白萍的前妻所登。那芷華定是在公園中看見白萍。又勾起了舊相思。又想尋回白萍去重圓破鏡。看白萍昨天說話的情形。對他的前妻依然舊情未斷。還自戀戀不捨。他看了這段廣告。還會不飛跑轉了去。俗語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只要他們一見面。抱頭一哭。挽臂

一走。仍然變成着夫妻。我的事不整個的毀了。想着不自由心中蹣跚。似乎眼瞋着白萍已插上翅膀。挾着他的前妻芷華。冉冉的飛上了天。漸飛漸遠。直落到別的星球。和自己永世不得再見。便高舉兩臂。向着天撲着。幾乎要哭號起來。再猛一低頭。又瞧見報紙上的萍字。才想到白萍現在還安穩的睡在這個宅子裏。離自己不過十步之遙。並未被人奪了去。心裏稍覺安定。又立了一會。再聽先房裏。業已不開聲息。便拿了報紙。回到自己臥室。在房裏來回踱着。盛額凝思。直過了十幾分鐘。忽然並足高躍。却觸着床欄。倒在地下。她却和沒跌倒一樣。仍舊凝神自語道。有咧有咧。廣告不能登一世。我只把這報紙藏起。不教他看見。只於每天勞駕我早起。到門口檢報罷了。他前妻見廣告登了多日。他還不來。自然恨他薄倖寡情。不再希望。定賭氣把廣告停了。那時豈不還是我……說着又沉吟道。白萍每天是要看這報的。倘若追問怎好。哦。我就告訴他這報館已經關門大吉。不過先要預先知照一聲。不要從他身上露出馬脚。說完又自尋思一會。又點點頭道。可是從此要少教白萍出門。便是出去。我也須一同去。倘若走到報攤前。必要挽着他快走。要見買報的迎面而來。我就拉他拐進胡同。說到這裏。面上已略有喜色。便站起來。把報紙藏到一隻小皮箱裏。口中又嗷嗷的道。開報館的人已該永死不回。那發明登廣告的。更是不講道德。惑亂人心。都該打煞。要是沒有報館。或是報館不登廣告。在這樣大的北京城裏尋人。讓她尋一世也尋不着影子。白萍常說報紙是增進世界文明的東西。我看簡直是和我一個人作對的怪物。

眼睜這一張粗紙。幾行細字。就可以把我的前途斷送了麼。說着已把那張報鎖進箱裏。心裏才十分坦然。似乎覺得白萍已和那張報。一同被自己封鎖得不能逃脫咧。便想去喚醒白萍。教他起床洗漱用飯。慢慢的出了自己房間。又走進白萍屋裏。以先龍珍爲討白萍歡喜。行事都自限些分寸。所以每天早晨。只站在窗外呼喚。今天却因心裏有了把握。放大了胆子。竟自直入公堂。見白萍正穿着睡衣。覆着薄衾。還面向床裏沉沉的睡着。龍珍望着半床的空餘地方。暗暗得意。自想這塊空地。不久就要由我填補的了。又見白萍的頭兒睡得已落到枕下。却又把胳膊薄曲着替代了枕頭。又不由暗自可憐他。暗想這胳膊壓得多們疼呢。而且他那瘦瘦的臂兒。枕着也不舒服啊。想着忽然低頭看看自己露出袖管外的粗肥玉臂。便微微一笑。覺得這才是白萍最適宜的枕頭呢。她正想着。忽見白萍身兒一翻。又向床裏挪過去。龍珍以爲他要醒。連忙斂容撒步。裝作才進來的樣子。不想白萍仍復睡去。只因身兒一動。竟有個深灰色的東西。從他臂下衾邊露出一個小角。龍珍忙細看時。原來是一張照片。大凡女人對於丈夫身上的東西。最注意的便是照片和手帕一類物件。彷彿一見就觸目生芒。自然和關卡上特別注意私酒似的。要考究個水落石出。龍珍當然也與旁的女人同此心理。因而立刻伸過手去。把那像片輕輕的從白萍身下抽出。連忙舉着定睛一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龍珍雖然向來不曾覺察到自己的醜怪。此際却深深驚訝着這像片上女人的俊美。暗自膽料。這定是白萍的那個妻子。轉眼又見像旁紙夾上寫的字。

頭一行便是愛妻芷華四個字。後面又是許多行小字。墨瀟猶新。像是昨晚才動筆寫的。便更決定他對前妻至今尚未忘情。因而連想到自己現在的地位萬分可危。再向這影中人仔細端詳。覺得這人的美麗。直爲自己向所未見。和白萍真是一對玉人。天生佳偶。這時她偶一回頭。瞧見壁上掛着的橢圓小鏡。自己的影子。正映在裏面。無意中向鏡裏觀瞧。不想那裏面竟現出一個可怕的面目。龍珍因方才看了像片裏的妙女。心中正發生着美感。此時忽又瞧見這個醜面。就突的吃了一驚。細看時。才知這醜臉正是自己。不覺愕然自驚。就像兒童看見了蛇蝎一樣。再一注視。更似心中吃下了蒼蠅。翻騰得說不出的難過。便不敢再向鏡裏看。只低頭呆呆的望着地板。龍珍雖不曉得「相形見拙」「自慚形穢」等等的成語。但自想白萍當初既曾和這樣的美人兒相處。眼界定然很高。我那能比得上他前妻容貌的一半。他怎會拋了她來愛我。莫非白萍是故意要我麼。想着便不由得自己懷疑起來。但再轉想到昨天白萍對自己的情形。熱烈真摯。絕不像虛情假意。既不虛情假意。他當然真心愛我了。可是我的可愛處在那裏呢。想到這裏。不自禁的又向鏡中仔細端詳自己的芳容。竭力的對難看處。多加原諒。對平整處着意自憐。瞧了半晌。依舊瞧不出那一塊地方比照片中人可愛。便又自詫異起來。沉了半會。忽自靈機一動。暗道是了。我今天一夜未睡。又沒上妝。搔頭撒腳的。自然瞧着不起眼。要是妝扮起來。說不定比這芷華還好看十倍呢。要不然白萍那樣漂亮人物。怎會那樣愛我。她想到這裏。又勾起那和普通女人同有

的對自己容貌的自信力。立刻將疑惑和詫異的念頭都消釋得乾乾淨淨。心中也自安穩。但還估憐着自己這亂頭粗服。不梳不洗的嬌惰樣子。不該教白萍看到眼裏。便把手裏的照片。拋到床上。躡着脚步。又溜出來。回到自己房裏。加意的修飾了一陣。再對鏡瞧時。只見自己的一張粉面。竟是容光煥發。美不可言。除了黃色頭髮和滿臉大麻。還自以為微有缺憾。但自轉想到黃髮是西洋女子的特別美點。白萍是洋學生出身。說不定他還是為喜歡黃頭髮才這樣愛我呢。臉上麻子也當然歸入十麻九僧之類。沒麻子怎顯出俏來。看起來她們臉上不麻的。倒是缺憾了。她只這樣一想。心中好似開關了一條馬路。倏然爽暢萬分。便又取胭脂勻了粉頰。塗了櫻脣。站在房裏走了幾步。左顧右盼。慢款腰肢。自覺神采飛揚。儀態萬方。居然是個絕世的美人。想着這樣去呼喚白萍。他從夢裏醒來。睡眼矍矍。或者竟許嚇他一跳。疑惑是天上仙女臨了凡世呢。就自邁開風流步兒。又走進白萍內房。却見白萍已自睡醒了。正坐在床上舉臂欠伸。見龍珍進來。只向她看了看。略一點頭。龍珍見他對自己的盛飾美妝。竟未加意領略。更沒露出驚艷的神情。不由得有些失望。正想搭訕着和他說話。忽聽外面一陣大亂。似乎是從畏先房裏發出。起先是桌翻椅倒。和瓶鏡壺碗落地破碎之聲。接着便是畏先呼痛。太太叫罵。一直從房裏亂到院中。龍珍顧不得和白萍說話。連忙跑出。白萍也下床。跟了出來。見畏先只穿着一條睡褲。光着上身。跳着兩脚。已跑到庭心。頭上左額間溢出許多鮮血。把眉眼口鼻都淹沒在血面具中。變成個紅臉。

大漢。那樣子慘得怕人。却只甩着兩隻血手。在庭心亂轉。口裏喊道。殺了我。殺了人了。那畏先太太已從房裏趕出。下身只穿一身小褲衩。脚下光着襪底。顯見這場戰事是從床上所起。所以戰士都來不及披甲戴帽。她手裏舉着一根小門門。尖端上釘着鐵釘。上面染着血漬。分明是畏先的腦血所塗。她像兇神附體。衝出屋來。一直又撲向畏先。畏先見白萍和龍珍從廂房走出。就像落海的人。瞧見救生船似的。噉的一聲。便跑躲到他二人身後。畏先太太罵道。好你個兔蛋。你跑。就鑽進你媽的肚子裏。我也把你揪出來。小子認命吧。今天該你歸位了。說着兩步跳到白萍跟前。那凶光四射的眼。只向白萍一瞪。就先用手中武器在龍珍頭上一揚。嚇得龍珍略躲。就順手把白萍一推。閃出道路。就挺身舉兵器去打畏先。畏先叫道。別打。別打。你容我說話。畏先太太咬牙狠命一擊。口裏罵道。猴兒猓子。沒的說。一語未畢。畏先背上又被門門上的釘子劃了一道血槽。畏先痛得怪叫一聲。抱頭竄進屋裏。這時白萍龍珍已在後面把畏先太太抱住。龍珍叫道。姐姐。你這是爲什麼。有話好說。先別打。白萍也伸手去奪她手裏的軍械。畏先太太好像猛獸被捉。拚命要脫束縛一樣。竭力向前掙扎。伸長手臂向畏先狂擊。畏先此際已躲到牆角。再打不着。急得她踉蹌怪叫。白萍直覺她比狗熊還兇猛。簡直拉曳不住。只得繞到她面前。先遮擋住畏先。然後再向她支持。龍珍在旁也不住口的央勸。畏先太太見自己已被勸解的人包圍。無法前進。倒向旁一退。一屁股坐在床上喘了喘氣。向白萍厲聲道。你要懂得進退。趁早別管我們的事。要管就是討沒臉。

說着又狂揮血棒。轉臉向畏先道。你過來。你想我會善饒了你。姓錢的。你有人味。別怕跟我打官司。來來。咱倆手拉手兒上審判廳。畏先把兩手的血向禪上擦抹。哀聲答道。你把我打的這樣。還沒完麼。我也不過說了一句錯話。就值得……畏先太太不等他說完。又叫罵道。我把你這個超等大混蛋。成年際吃我喝我。我倒養出管守來了。老娘高興怎樣就怎樣。你敢管我。我愛那個唱武生的沈瑞樓。願意貼他。你敢挾制我。畏先又軟語道。誰敢挾制你。不過我聽見你枕下有他的照片。覺着詫異。只問了一聲。你就……畏先太太喊道。我就怎麼。告訴你一句痛快話。我這就嫁他。你這時就給我走路。你要不肯走呢。也好辦。你可知道。你這幾年。傾人害人的憑據。都在老娘手裏。老娘一高興。就送你個十年監禁。你小子。有方法儘管跟老娘使。說着又向前探身去打。白萍連忙攔住。龍珍瞧那畏先。此際十分可憐。似乎要湊到太跟前。附膝哀告。但又怕吃她的暴打。想不上前。又苦於離得太遠。沒法使那溫存的手段。那樣子顯出進退兩難。侷促萬分。更顯出滿臉的卑鄙和猥瑣。末後竟嘆咤一聲。跪到地下。掩面痛哭起來。畏先太太一見。就頓足痛罵道。你這鬆樣。趁早少和我使。今天就是今天。你再賴着不走。瞧我怎麼制你。你可別後悔。說着霍然跑出房去。須臾又跑回來。手裏却拿着個小紙包兒。拋了血棒。直奔向畏先。拉着他道。這可不怨我狠心。是你擠的我。便舉着手裏的紙包兒道。你的命全在這裏。好漢子跟我上一趟審判廳。不上審判廳。就快出我這個大門。兩條路請走一條。說着見畏先不動。又舉足向他蹙了幾下。口裏仍是叫罵。

不已。那白萍見畏先以一個七尺昂藏的男子。竟展轉於婦人手足之下。好像就屠的大家。絲毫不敢抵抗。不由就把平日對他鄙視痛惡的心。一變爲憐憫。更自從胸中激起少年的義憤。和人類的同情。再瞧見畏先太太的窮兇極惡。又生出不平之氣。恨不得幫着畏先。痛毆她一頓。但還顧慮着龍珍。隱忍不發。這時又見畏先太太扯着畏先的耳朵。向外直曳。畏先只管哀鳴。只軟着不肯動轉。直到耳朵都被扯出血來。畏先太太罵的話語。更不堪入耳。白萍只覺周身熱血沸動。再也忍不住。勃然立起。先把畏先扯到一旁。然後向畏先太太道。您夫婦間的事。論理我不該管。不過凡事可以好說。何必跟他這樣狠毒。再說他已經屈服……。畏先太太已挺胸瞪眼的道。你放什麼屁。敢是替他擋槓。你不服氣。連你也是吃着虧。白萍不等她說完。就轉臉向畏先道。錢先生。你別忘了自己是男子。也該替我們男子留些臉面。幹麼這樣哀求。難道出了這個門就餓死你。畏先手掩着血臉。一語不發。畏先太太已大罵道。這羣王八羔子。都造反了。我這樣精明白麵。敢情淨養着好細。姓林的。你向着他。你也跟他一齊給我滾蛋。說着使勁一推白萍道。你要臉。不用我多說話。你先給我滾。龍珍忙過去拉住姐姐。央告道。姐姐。您瞧着我。別跟他一般見識。又轉臉向白萍遞個眼色道。有你的什麼。平白的多管閒事。還不快出去。白萍只裝作沒聽見。仍向畏先太太冷笑道。不勞駕您趕我。我早就要走。今天可真是走的時候了。再住下去。還不氣成神經病。我在這裏住了許多日。也別白吃您的精明白麵。多少要有些報酬。一會兒就會知道。說完向她鞠了一

躬就自飄然走出。才走進屋裏。龍珍已從後面趕來。向白萍頓足道。你只是沉不住氣。只顧這一鬧。連咱們也趕了。往後可怎麼辦。白萍夷然道。你太瞧不起我。難道憑我這樣一個人。能在你家混一輩子。早晚是要一走。現在走我還嫌晚呢。龍珍道。你走我怎樣。白萍笑道。那便在你了。你是你姐姐的妹妹。我走於你有什么關係。龍珍急得跳脚道。瞧你這人。怎還說怎話。誠心擠我死是怎樣。白萍這時已將行李捲起。零物也收拾到一個皮包裏。向龍珍道。事情已然這樣。我絕不能再有一刻逗留。但是我也不忍就拋你一走。現在我先出去。在一家旅館暫住。你慢慢想妥了自己的辦法。再到旅館去找我好了。龍珍搖頭道。不成。你一定要走。我也跟你走。白萍道。那如何辦得。你跟我一走。你姐姐還許告我拐帶婦女呢。你要一定跟我。非得把你姐姐那一方面撕羅清楚。才能放心。現在你只能依我的辦法。說着就尋了張紙。寫了一個旅館的地址。遞給龍珍道。今天晚上你要工夫。就到這個地方去找我。又從皮包裏取出一疊鈔票。也遞給他道。煩你把這筆錢轉交給令姐。算我這幾些日的房飯錢。龍珍才驚訝欲語。白萍已肩挾行李。手提皮包。一轉身便奔到門首。回頭笑道。你只依着我的話辦。不必多想。我姓林的絕不虧負人。旁的事情等你到旅館找我時再說。說完就自飄然而去。龍珍正在心緒麻亂。思索不出個正經主張。見白萍一定要走。心內更加焦急。不由得自己怔住。及至見他走了。才想起應該拉住他從長計較。急忙又趕了出去。那知大門口正停着一輛斷命的洋車。白萍出門便踏上去。等龍珍趕出來時。那車已風馳電掣的

把白萍拉出老遠。龍珍急得喊了兩聲。白萍只回頭向他笑着擺手。便已轉過街角。再也瞧不見了。龍珍因白萍留下的住址尚在自己手裏。還不甚着急。便惘惘的走回院裏。才轉過影壁。忽見畏先被太太扯着耳朵。連拉帶推的直攤出來。畏先太太喊道。教你現在走。就得現在走。一會兒也不許再停留。走。這家裏沒你一點什麼。不走……畏先那樣子似乎知道事情已決裂到底。沒法挽回。更非口舌所能央告。在太太揉搓之下。已不再作聲響。但還像死囚延挨時刻似的。不肯痛快向外走。只被太太牽曳得一分一寸的移動。龍珍再不敢加入這個漩渦。忙把身兒向旁一閃。畏先瞧見龍珍。又生了希望。哀聲叫道。妹妹。你來勸你姐姐。這是什麼樣子。教她饒了我。從此我……話未說完。太太已向龍珍喝道。你別管閒事。快進去。回頭咱們還有賬算。龍珍自然不敢參預。但又看着不忍。就疾走幾步。躲到庭心。轉臉再瞧畏先的結果。只見畏先真像個鬥敗了的公雞。絲毫不能抵抗。直被太太推出門外。那太太又向外不知對他罵了句什麼。就咕嚕一聲把門關了。龍珍暗暗嘆息。自己姐姐竟是這樣無情無理。數年相守的丈夫。居然能隨便的揮諸門外。這真是新鮮事兒。可怪畏先尋常那般奸惡。怎就被她制得這樣服貼。就有什麼要命的把柄落在她手裏。也不致受她如此欺侮。泥人也有個土性兒。一個男子漢。不會打她腿斷胳膊折。拿命和她拚麼。便是捨不得拚命。打完她一跑。也比這樣走強得多。龍珍正替畏先不平。恰見姐姐已滿臉兇氣的走回來。料道她爲白萍方才的事。定要向自己遷怒潑鬧。那知畏先太太只向龍珍狠

狠的看了一眼。一語未發。就低頭走向上房去。龍珍手裏還拿着白萍所留的鈔票。急於要交給她。便懷着滿腹鬼胎。也跟她進房去。畏先太太正坐到椅上。喘了一口長氣。見龍珍進來。便揚頭冷笑道。林太太您來了。龍珍聽了一怔道。姐姐您說是什麼話。畏先太太又冷笑道。什麼話。我知道什麼話。我先問你。那姓林的在那裏。龍珍道。走了。畏先太太把頭一幌道。好。有志氣。你怎不跟他走呢。龍珍聽着這話。十分刺耳。知道要向她辯駁定要翻臉。就隱忍着不答她的腔。仍自正色說道。他走了。臨走時說這些日多騷擾了咱家。十分過意不去。留了些錢給您。說着把手裏的鈔票遞過去。畏先太太並不伸手來接。忽的低下頭去想了一會。陡然把手一揚。拉住龍珍的手道。他走了。你怎樣呢。龍珍見姐姐神情忽又變成緩和。便想要乘機向她談判。就婉轉着道。姐姐。我們的事您也不是不知道。您替我想個法子。我到底該怎樣。畏先太太鬚顏笑道。你自然願意跟他。那麼就跟他去好了。龍珍搖頭道。我怎能捨得姐姐。畏先太太吓了一跳。道。你不用貓哭老鼠假慈悲。有了男人還要什麼姐姐。龍珍面上一紫。方要說話。畏先太太已搶着道。你不必裝假。什麼事瞞得了我。說着又正色道。咱倆姐妹一場。你要是沒有主兒。姐姐還忍心向外趕你。如今你既有了男人。就安心和他過日子去吧。這家裏你也沒法再住下去。龍珍愕然道。怎麼。畏先太太冷笑道。方才我把畏先趕出門去。你和白萍都看着氣不平。眼看還有比這個還教你們生氣的事呢。豈不要把你們都變成了氣賊。實告訴你說。姐姐的生性。你也並非不知道。當初我窮。就下了鑿子。教

世上的男人們玩我。後來我有了錢。就要轉回頭來玩世上的男人。畏先就算我養活的一個玩藝兒。現在玩夠了。活該一脚踢出去。就是你的那個白萍。在他初來時。我也想伸手拉過來玩。不料被你手快奪了去。我看在姐妹份上。只可諷給你。要不然。說着望着龍珍一笑。略沉了沉。才接着道。唏唏。你還不感激我嗎。龍珍聽着不覺出了一身冷汗。回想白萍在此間住了這許多時候。真是危險。萬一被姐姐引誘了去。那真於自己大大不了。幸而現在他已離開這裏。不致再有意外發生。便自深深喘了一口長氣。這時畏先太太望着龍珍。似乎想起了什麼。忽的癡然不語。眼淚又漸漸湧滿眶裏。顏色也變得愁慘。龍珍看着大爲驚異。自想這樣潑辣的婦人。怎會一倏時改變成這等可憐模樣。又怕她是故意做作。要對自己使什麼詭計。那知畏先太太忽然長嘆一聲。緊握住龍珍的手。淒然道。妹妹。咱倆總是親人。我對你說。姐姐我是倒運了。論起我現在已是快到三十歲的人。從十五六便和男人鬼混。可是本來對誰也沒發過真情。不過只假情假意。把別人的錢。誑到自己手裏。所以到如今才攢下這點兒積蓄。誰想我這樣大的人。竟又受了人的迷惑。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你說這不是天意麼。龍珍聽她說話的情形。不像是假。但又聽不出言中之意。便問道。您這是什麼意思。既知道是受了人的迷惑。您又是個靈透的人。不會拋躲了他。怎就甘心受他的制。白萍太太把眼微睜大了些道。這樣說。你知道我的事麼。龍珍搖頭道。您的事我怎會知道。龍珍太太微笑道。你就知道也不要緊。我也正要告訴你。我現在已經入了迷魂陣。自

己雖知道快要搗霉。但是不能往外拔脚。大約是前世的冤孽了。那個唱武生的沈瑞樓。我從早就愛上了他。每次看戲。見他在台上那種英勇的神氣。回來時常想念得一夜睡不着。在上月有人拉皮條和他認識了。在屋裏穿着尋常衣服。絕不像台上那樣好看。簡直還不及平常年輕人順眼呢。可是我照樣愛他。那知這小子只懂得要錢。我也不敢不給。只這兩個月裏已被他訛了兩千多。我明知他是愛錢不愛我。想起來常自己發恨。不過見了他的面。只要他出了個主意。我不知怎的就只能百依百隨。他問我家裏的事。我正受着他的迷。那能說一句謊話呢。便打頭到尾全供出來。他既知道我和畏先不是正式夫妻。就逼着我。一兩天裏把畏先趕走。教我嫁他。我有什麼法子不應。今天咬着牙趕畏先。是你瞧見的一二天裏沈瑞樓就到咱家來當主人了。龍珍聽到這裏。心裏悶得說不出來。只不明白姐姐為何明白受騙。還自俯首帖耳受人的指使。畏先太太已看出她的神色。又自嘆道。你不明白。連我也不明白呢。我只覺一見了他。心裏也糊塗了。身上也軟癱了。除了受他使喚。更沒一點能力。這裏面總該是前世欠他的債。記得當初我在窰子裏的時候。有許多蠢男人時時受我的氣。挨我的罵。明知我不愛他們。他們還照樣給我送錢。如今我對待這個沈瑞樓。就和那些人對待我一模一樣。簡直遇見活報應了。龍珍愕愕的道。您說的我全不懂。難道您是該他的欠他的。或者有什麼把柄在他手裏。怎心裏這樣明白。還……畏先太太接言道。他花了我無數的錢。我怎會欠他的。在他手裏更沒短處。只不過這是一段孽緣。你是沒

經過罷了。譬如你這樣愛那林白萍。把身子已經交給他。就是看出他有什麼不好。也只能認命忍受。更莫說這沈瑞樓。像在我身上撒了迷魂藥呢。說着又自淒然嘆道。妹妹。你見我對沈瑞樓這樣。疑惑他待我特別的好。咳。你不知道。他見了我竟不斷的打罵呢。便把手臂從袖裏伸出來教龍珍看。龍珍只見臂上有三兩處紅紫的傷痕。雖未見血。却可看出下手時的沉重。龍珍此際幾乎疑惑對面坐的不是自己的姐姐。怎會那樣潑悍的人。轉眼就變到如此的懦弱。但再連想到方才畏先頭上被她所擊的模糊血肉。心裏更生出差樣的感想。以前因見着自己姐姐受人凌虐的痕跡。頗覺慘痛。便忍不住要望着她落淚。及至想到她打畏先的兇狠。反而怔住。只覺姐姐竟像個怪物。善惡善醜時的變幻不定。又納悶她既能在沈某的手裏認命忍受。怎不能在畏先身上忍受一點。就又道。這姓沈的既待您不好。就拋了他。他能把您怎樣。論起來還是畏先……說着瞧瞧畏先太太的顏色。才又接着道。我可不是替畏先講情。不過爲您望後想。畏先太太臉上一陣苦笑。攔住她的話頭道。你是好意。我明白。只是畏先絕不能再要了。這沈瑞樓不論怎樣壞。我算是沒法拋開他。不明白你這個內情。就先糊塗着吧。可是我準知道。跟了他絕沒好結果。他要我只爲的錢。將來把我的錢花淨了。一定是閃下我再找別人。到那時我兩手空空。只有討飯的份兒咧。龍珍聽着急得微微頓足道。既知這樣。爲什麼……畏先太太擺手道。你再別說爲什麼三個字。更不必勸我。我現在和你說這些心思話。還要有事求你。世界上只有你是我個親人。現

在也要嫁人走了。那林白萍是個有心胸的人。將來一定能成家立業。如今我把些禮已送給你。你夫婦拿去做什麼全好。可是將來到我受窮沒人理的時候。你們可要收留這個姐姐。說着便站起身開箱去拿東西。龍珍更是又悶又氣。真不明白她這樣不呆不傻的人。原來立在岸上。偏要自己跳進渾水。然後再求旁人相救。簡直世上沒有的事。都教自己遇上了。這時畏先太太已從箱內拿出皮篋。鄭重的交給龍珍道。我前天想起這個主意。早預備下了。這裏面的東西還值幾千塊錢。你拿了去變賣了。跟白萍去幹個營業。只當是姐姐送給你的妝奩。你拿着就找白萍去吧。以後也不必來看我。將來我有求你們的時候。自會去尋你們。不過一二年內還不至於呢。說着話龍珍見她眼圈已經紅了。龍珍可萬萬再忍不住。並不伸手去接。蜜的向後一退。高聲道。我可不敢罵姐姐是賤骨肉。你到底爲什麼自找搗霉。真把人氣悶死。你要不說出個原由。到那裏我也不能依你。畏先太太慘然一笑。再不答話。只把皮篋塞到龍珍手裏。就將她推出門外。龍珍的脚方出離了門檻。畏先太太已在後把門關了。龍珍回身把門捶了幾下。再不開裏面答應。又急得高叫姐姐。半天才聽自己姐姐在內低語道。妹妹。你快去。再纏我就要惱了。有。你這會兒勸我的好心。不如留着到將來救我。你要疼姐姐。就快走。越走得早。我越喜歡。說完屋內又是寂然。任龍珍再如何喊叫。更得不着半聲回響了。龍珍沒奈何。只得走出堂屋。挾着皮篋。立在院裏台階上。心裏只是躊躇志志。覺得方才姐姐所說的許多言語。全是迷離倘恍。教人沒法測度。那些話倘是昏

愚柔懦的人所說。還不甚可怪。偏又出在姐姐那樣爽利潑悍的嘴裏。回想起來。幾乎不敢信方才的情景。是自己所經的真境。更可疑的。不特她說話不近情理。而且態度也像變了個人。她向我囑托後事的可憐情形。和早晨凶毆畏先的狠毒樣子。簡直前後不是一個人啊。龍珍這樣想得神。倘非仰首瞧見白雲如縷的晴天。低頭見着手裏所持的皮篋。或者竟要疑惑自己是在做夢了。龍珍略沉沉氣。又想到姐姐囑托之言。不由得慮到以後的事。一顆心兒便由這行將分手的姐姐。移到那終身依靠的丈夫。又暗自一喜。曉得這皮篋裏有許多值錢的東西。有了這一些憑藉。縱未必便能成家立業。可是暫時夫婦兩人不致受什麼窮窘。她這一想到白萍。立刻好像心裏生了亂草。再也不能用腦力去思索姐姐的密隱。只想着眼前萬事都不足縈心。天大的事情也要等見了白萍的面。再作商量。想着便回到自己屋裏。胡亂把日用什物 and 個人平素的體己。歸着了兩個包裹。一個小箱。她把那皮篋放進小箱時。眼光連帶瞧見清早自己所放的一張報紙。心裏一動。覺得白萍不在這裏。此紙沒收藏的必要。原想隨手拿出了。撕棄。却因一時手懶。只把皮篋扔入。就隨手把箱兒鎖了。自己決定只拿着這幾件要緊東西去尋白萍。向他報告一切。姐姐的事也順便向他商量出個辦法。今天還要趕回來和姐姐見面。現在只算出門一會兒。也無須向她辭行。而且料道她這時必不肯見自己面的。主意已定。就拿了東西。出得房門。先站在院裏叫道。姐姐。我出去一趟。等會兒就回來。連喊了兩聲。果然不見答應。只可自己走出。見大門還自關

了惻隱之心。便道：姐夫你還是離開這裏好。我幫助你些錢。暫且活着。快去尋一個營業。以後學點好。說着伸手向袋裏一摸。恰摸着白萍留下給畏先太太而畏先太太未收的一疊鈔票。就拿出來。也未查點數目。逕自遞給畏先。畏先張眼見這疊鈔票。最外層的一張是十元。曉得這筆款不在少處。兩手顫顫的。不敢來接。只望着龍珍發怔。龍珍道：你快拿去。萬一教我姐姐出來看見。倒不好。畏先才霍然伸手。像搶奪般的接了過去。一聳肩兒便藏到衣袋裏。立刻露出笑容。那赤紅臉襯着白牙。分外醜得像鬼。龍珍向他道：你快走。我也走了。說着便提了箱籠向巷外走去。畏先有錢到手。只顧自己鬆心。也不問龍珍往那裏去。龍珍走了幾步。又回頭叫道：姐夫。畏先忙趕過去。龍珍正色道：姐夫。咱們這次分手。不知什麼時候再見。現在我跟你說句正經話。當初我也不是什麼好人。只跟我姐姐胡吃混鬧。從今年見着白萍。聽他說了許多道理。我才明白凡人都要往正路上走。自己尋個好結果。只說你姐夫當初也是個有希望的人。就爲認識了我姐姐。胡亂的姘到一起。自覺有吃有穿。還有女人陪着。這是多們大的便宜。那知她今天一拋開你。你就落得要討飯。當初你若不認識她。這幾年自然去幹正經事業。現在還不知闖到什麼樣。姐夫你細想想。我姐姐害苦你了。說着見畏先渾身抖戰。好似觸了電氣一樣。知道他已動了心。便又接着道：你現在後悔還不晚。只要向上走。將來總能到了好處。姐夫。你看我。我比你早後悔幾十天。如今我已快要變成林太太。和白萍一夫一妻的去過日子了。說完不禁把胸兒一挺。表示出無限得意。

又向畏先瞧了一眼。便亭亭的走了。拋下個畏先。身體搖搖的。若沒牆壁靠着。幾乎倒在地下。他在生活巨大變動之時。又受這樣劇烈的刺激。一時心裏苦辣酸甜。各種况味。都翻騰起來。神經麻木了多時。才能略用思想。想到歸結。竟生出一種覺悟。自想當日白萍初來。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奇怪。却怎的只幾十天工夫。就把這樣既蠢且醜的女子教化得這等明白。想不到今天我倒又受了這醜女的教訓。這真是怪事了。但是她所說的話。那一句都刺進我的心坎。可憐我活了三四十歲。頭一次聽到這種好話。又回頭瞧瞧門裏。覺得自己一個男子漢。竟受了女人幾年的餵養。以先還以為艷福不淺。可是如今被她一脚踢出來。才明白自己枉活了偌大。一事無成。簡直大半是為她所誤。若不是龍珍接濟這一下。還會不落到乞討場中麼。便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道。畏先畏先。現在可該明白了。這回出去定要立志向上。尋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再遇見女人。只把她們當蛇蝎一類東西看待。決不上這樣當了。想着就撕下小衣的一塊底襟。把臉上血跡拭得略乾淨。又用一塊手巾把傷痕纏上。心裏倒一無掛礙的。出了巷口。雇車先到醫院治傷。幸而是皮膚損破。沒大要緊。只在醫院住了兩日。便自出來。又在旅舍中間居了將近一月。把龍珍所資助的錢。眼看就要花完。心裏暗暗焦急。自知在北京不易尋着營業。忽想到有幾個舊日的胡調朋友。現在都在天津作事。便想投他們去。雖知這些人沒甚力量。却又希望到天津能遇着機會。就自一肩行李。飄然到了天津。住在個起火小店裏。好容易訪着那些朋友。說明來意。那般朋友原只

能嫖賭那會爲人。如今見畏先落魄來投，都自生了厭惡。幸而內中有個姓耿的，略爲忠厚，便勸畏先暫且屈就賤役，忍耐待時。畏先處在窮途，怎能不應。便託他給覓個事情。但求糊口，不問位置高低。金錢多寡。姓耿的答應了。過了幾日，便來尋畏先，報告日本租界有一家住戶，出了個僕役的缺，月薪六元。每天還管兩頓飯，問畏先願就與否。這時畏先袋裏的錢只剩了三五元。眼看着就要挨餓，雖不願當僕役去服伺人，但是爲勢所迫，只得先圖個吃飯睡覺的地方，便忍着委曲，隨了姓耿的去。上工。微天之幸，竟被主人看中了意，就留下了。從此畏先便入了勞工的階級。每天早起晚睡，掃院子，收拾房間，出去買東西。在家哄少爺，鎮日馬不停蹄，驢不歇磨。主人脾氣又大，時常無故的斥罵。畏先看任飯上，惟有低頭忍受。居然忍受了兩三個月。過了中秋，便到九月。畏先委實忍不住這苦況，又尋了那姓耿的去，托他再給尋個地方。姓耿的道：這真巧了。我們公司裏新上了一個同事，他正托我給找僕人。你願去時，一個人伏侍一個人。那就舒服得多了。畏先大喜。到次日早晨，向舊主人請了長假，算清工資，就到那姓耿的公司裏等候上任。到吃午飯時候，姓耿的才把他呼喚進去，指着對面吃飯的一個少年道：這就是你的家主邊先生。又指着畏先道：這是我荐給你的僕人錢大。畏先此時已把當僕役的禮儀學得透熟，忙趕上前請了個單腿安。那姓邊的少年也不理畏先，只向姓耿的道：謝謝你。這人先留下看幾天吧。姓耿的又向畏先吩咐幾句。畏先啾啾連聲，就規矩恭謹的執起役來。過了幾天，才從旁的下人口裏得知這新主人名

叫邊仲膺。新近從外埠回來。才就了這公司的會計。畏先見主人脾氣很好。向不罵人。不過時常坐着出神。每次畏先給他端過茶去。他只怔着不飲。到要喝時。却已涼了。又招喚畏先重斟。再斟過去。他還是忘了喝。平均畏先給他斟十次茶。他未必有兩次入口。其他的事也是這樣。畏先頗以爲苦。覺得伺候這樣和善的主人。也並非易事。而且還疑惑主人有神經病呢。又過了半月。畏先又發現這主人的怪事。他除了公事以外。彷彿還有什麼營幹。夜裏時常出去。有時穿着很華麗的衣服。有時竟借穿畏先的破大衫。回來後常是精神頹喪。疲乏不堪。嘴裏還念念有詞的不知說些什麼。而且安寢以後。每每聽他在屋裏作聲。聽去又像和人說話。又像獨自哭泣。畏先暗自詫異。料道這主人行蹤詭秘。舉動失常。必有不可告人之事。便暗暗留了意。不想事出意外。邊仲膺忽然和公司經理生了意見。辭職要走。畏先因見這清閒的飯碗又要砸破。不由着了慌。忙央仲膺攜帶同走。自己願當個貼身的長隨。仲膺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這時畏先才從仲膺的話口裏。聽出他原是南方人。在天津久居多年。養筆自給。在先原有很穩固的職業。只爲後來遇了一件變故。爲要旅行。才辭了職。到如今舊地重來。想不到竟所如輒阻。便是在這公司當會計。也苦於才非所用。只爲權耐一時罷了。畏先暗嘆主人的氣運比自己也強不了許多。只不過他比自己略有積蓄。可以暫時無苦罷了。便更加倍的用心伺候。當下隨仲膺離了公司。暫寓在一個中等的旅館。慢慢的等候機緣。仲膺每日更是侘傺非常。時常的無端歌哭。但還要出去營謀位置。過了

一個多月。一天仲膺從白天出去。晚上便欣欣然有喜色的回來。劈頭告訴畏先。說要搬場去作事了。畏先也代爲一喜。忙問主人到那裏去。仲膺道。出去遇見一個舊友。他正和人搭夥開了個小規模的醫院。詢知我沒事做。便約我去主持一切。畏先道。主人會行醫麼。仲膺笑道。我對醫學一些也不懂。你明白醫院的事並非全是治病。關於會計庶務還有許多麻煩事呢。我去就管這治病以外的事。你還跟去伺候我好了。當時主僕說了一會。到明天便有兩個少年來訪。和仲膺研究醫院的進行計畫。畏先在旁聽了半天。才知二人中有個胖子姓高。便是仲膺舊友。那一位瘦瘦的漂亮少年。却名叫張式歐。新從北京來。以前與仲膺並不認識。因爲和姓高的合夥開醫院。而姓高的又約仲膺去幫忙。才給他們介紹的。此來特爲拜訪。並來延聘。當時沒說許多話便議定了。因爲醫院還在籌備期中。尙未開幕。高張二人便約仲膺即日搬進醫院新址。去辦理一切。仲膺應允。送他二人走後。就算清了房飯錢。由畏先僱車拉了行李。主僕到醫院去。那醫院設在租界規模中等。所訂辦法却是很精神。從此畏先便隨着主人一同忙亂起來。忙過一個多星期。方才開幕。也不曉是中國病人特多。還是張高二人的名望大運氣好。開幕頭一日。就治了二十多個病人。眼看營業有發展的希望。大家盡都歡喜。高張二人見畏先是由仲膺帶來。便不教他去執灑掃雜役。只當做專伺候三個人的近僕。工錢由醫院從豐支給。從此一來。畏先更是得其所哉。每天除了趨走以外。簡直比主人還清閒。他就就隨遇而安。再不去回想早先黑漆一團的舊事。

而且瞧着醫院的一切狀況。都是目所未觀。每天來治病的什麼樣都有。什麼笑話都可聽見。也頗可以開心。便安心任事的幹下去。那仲膺和式歐一見面。就心投意和。加着終日相見。耳鬢廝磨。漸漸的成了密友。有一天來了一個貴家的棄婦。到醫院求診。式歐診斷是由抑鬱得了胃病。便問她病之由。那棄婦把自己身世述了一遍。式歐便開了藥劑。打發她走了。到晚飯後。式歐和仲膺對坐閒談。無意中談到那棄婦的事。說來說去轉到戀愛問題。兩人全在少年。又都在情場裏遭過慘敗。盡是滿腹抑鬱。一旦勾起話頭。不由都凄然興感。式歐無意中長嘆了一聲。仲膺忽然問他道。你太太麼。式歐搖頭道。沒有。仲膺道。你已二十多歲。家裏又有財產。怎還不結婚。式歐嘆道。我的心已經傷透。不想結婚了。你有你的特別原因。我也有我的特別原因啊。仲膺詫異道。你有什么特別原因呢。你先說。式歐道。你有什么特別原因。你也說說。仲膺道。你先說。式歐原不肯把心事說出。但正在滿腹牢騷。無人可語。仲膺又是知己朋友。可以對他訴衷腸。出出自己的鬱氣。便嘆道。我經過的事。真是前生冤孽啊。在夏天有我妹妹一個。已嫁過的舊女同學。投奔到我家去。一到我家。就自病倒。我給她醫治好了。有天我同她們去公園玩。不想遇見她的舊日丈夫。她丈夫見她倒躲走了。她回去又害起病來。我又當了醫生和看護。她真可憐。病裏還萍呀萍的。喊她丈夫的名字。仲膺聽到這裏。渾身一動。張開大嘴。忙又閉上。式歐又接着道。後來她

好了。我雖知她是有夫之婦。不知怎的。竟掉在情網裏。一天夜裏竟自向她求愛。被她拒絕。我以後不敢再見她的面。就自跑到天津。咳。你聽着不覺怎樣。我心中的創痕。可是萬世不能修補咧。仲膺猛然立起。這女人叫什麼名字。式歐搖頭道。我當初的事。已經對不住良心。還怎能發表她的名字。仲膺道。你不說。我猜着。式歐道。你猜。仲膺道。是不是芷華。式歐驕的一聲。從椅上立起。愕然道。你怎知道。仲膺不語。立刻四目癡癡的對看起來。正是美人消息。已留馬跡蛛絲。朋友閒談。再印雪泥鴻爪。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蹤跡感飄蓬舊雀歸巢新鳩在室
風光連斷夢落花無主弱柳牽情

話說芷華爲避脫式歐的糾纏。便帶病出了張家。孑然一身。獨來獨往。自覺天地雖寬。直尋不出一個安身之處。心裏抱着無限的淒涼。直到了火車站。她因來到北京。轉眼將到半載。雖和白萍見過一面。以後便消息沉沉。又不知他是否還在北京。自己却沒法再在人地生疏的北京長住下去。只得先回到天津。再作道理。購票上車。到車開行以後。芷華癡癡的望着窗外。這是正是中秋方過。北地早寒。只見着黃沙白草。滿地肅殺的氣象。更自心中悲慘。想到當初和白萍和美度日的時光。簡直有同隔世。再想到仲膺念到式歐。更自心中創痛不已。而且此次回到天津。還不知該投奔何所。自己的家。若不尋着白萍。決計不能獨自回去。却又想不起向那裏去好。只得等車到天津。再定行止。當時便在車上耐着時候。芷華原

是坐的二等車。只爲懷着滿腹牢愁，無意向車中瀏覽。後來不自覺的舉目向對面一看，忽見對面坐着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太太。約有六十歲上下。精神還是非常健康。穿的衣服很不時髦。看樣子好似廣東人。身旁坐着兩個女郎。一個約有十八九歲。生得面貌俊美。身材却又似男子般壯碩。另一個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嬌小玲瓏。活脫是個美人胎子。兩個眼睛更水汪汪的令人可愛。芷華見這兩個女郎也正向自己看。忽又低頭竊竊私語。芷華也不在意。過了半晌。那對面的老太太忽然發話道。小姐。是到天津麼。芷華猛然一怔。抬頭看她。見是正向着自己含笑相對。才知道是和自己說話。忙應道。是。您也是到天津麼。老太太點頭道。是。我帶着兩個女孩到北京去看親戚。今天才回來。小姐您貴姓。芷華才要說自己的姓。忽然心中一動。便應道。我姓林。那老太太也不等芷華相問。先自欠身說道。我姓余。又指着那個年長的女郎道。這是我的大女兒麗琨。又指着那年輕的道。這是我的姪女兒玲。那兩個女郎便都向芷華點頭爲禮。芷華還禮道。兩位小姐在那裏上學。那麗琨看了那老太太一眼道。我們那有上學的福氣。還在家裏收着呢。芷華才要說話。那老太太已笑道。你們不必總跟我嘔氣。遇見人就詬突。說着又向芷華道。林小姐。我雖然年紀老。可不是老頑固。這些女孩們。都哭喊要上學堂。我却不是不願意。只爲近年外面的風氣太開通了。女學生常鬧笑話。所以我給她請了個老先生。在家裏念書。本來女孩家認得幾個字就夠了。學成個狀元有什麼用。林小姐也上過學麼。芷華點頭道。我是女子師範畢業。那麗琨麗玲聽了。

向芷華細一打量。又向那老太太道：「你瞧人家那老太太一笑，便又和芷華說了半天閒話。這時麗琨麗玲兩個却湊到一處私語了半晌。麗琨忽然向老太太耳邊說了許多話。那老太太一邊聽着，一邊瞧着芷華等麗琨說完。那老太太不住搖頭。麗琨彷彿犯了稚氣，只管和老太太糾纏。老太太只管瞧着芷華，倒把芷華瞧得有些疑怪，忍不住問道：「余太太您……才說出半句，又想到自己和她們是萍水相逢，不好多口。忙又咽住。那余老太太看出芷華欲語又止的情形，便指着麗琨向芷華笑道：「這兩個女孩年青，絲毫不知世故。想起什麼來順口就說，也不想能辦不。她們憑空的要麻煩您林小姐。初次見面，那許這樣。芷華笑道：「不必客氣。什麼事呀。余老太太笑道：「左不過小孩家不知輕重的想頭。她們聽您曾在師範畢業，羨慕的了不得。打算要跟您念書。我說林小姐那有高興教你們這羣小孩。再說人家林小姐認識你們是誰。豈不是自我找碰釘子。徧她們又拚命的跟我胡纏。非要逼我和您說不可。這就不吃沒味不上膘。林小姐您不用理她們。余老太太才把這幾句話說完。麗琨和麗玲都看着芷華，欲說不說的露出無限期望之意。芷華忙謙遜道：「我的學問有限，一得之愚，那能教小姐們念書。小姐們不棄，要願意和我研究研究，倒是很好。芷華這原是隨口敷衍推却。那知麗玲已跳上前，表現着滿面誠懇之色。向芷華道：「林小姐，你別客氣。要有工夫，就成全成全我們。你不知道，我們家裏那位老古董先生，把人討厭死了。徧我父親又同這先生相好，認定了他，再不肯換人。你要肯教我們，我們就躲在內宅念書，把那先生乾

墩起來。這時麗琨滾向前也道。林小姐。您答應我們吧。我們家裏還有個姐姐。她一定也願意。回頭下了車。你就到我們家裏。芷華見她姐妹倆愁得可笑。却又感激她們的一片誠心。但又不便答應。才要說話。那余老太太已喝住他倆人道。不許和林小姐胡纏。又轉臉向芷華道。您原諒她們是小孩子。不要生氣。芷華道。二位小姐。這是立志求學。原本好事。不過我學問太淺。實在不敢担承。余老太太道。說來也怪。這倆孩子真是和您有緣。她們早就磨着我請女教師。我沒法只得給她們請來一個。她們只學了兩天。就說那先生學問不好。派頭不正。又逼我辭退了。一連好幾次。都沒成功。想不到她們一見您。就像見了親人一樣。居然拚命拉住。不肯鬆手。林小姐要是有閒餘工夫。就成全她們一下。說着忽自怔了怔道。我還忘了。說了這些話。還沒問林小姐是不是長住在天津呢。芷華點頭道。我家原住天津。這次是從北京去看朋友才回來。余老太太道。論起我這樣年紀。本不該隨着小孩子們亂說。不過我瞧着林小姐人很安靜。說話又沉穩。我不盼她們跟您學多們大學問。只盼學到您這樣外表。就很好了。正說着。車中乘客忽然都紛亂起來。車也慢慢停了。向窗外看時。原來已到了天津總站。那麗琨麗玲見已到分手之時。知道這時若不把林小姐拉定。就要前功盡棄。便兩人將芷華圍住道。林小姐。你別走。先到我們家去玩。余老太太看出她姊妹之意。便也堅意相邀。芷華推脫不得。只得應允。那麗琨麗玲搶着拿了芷華的皮篋行李。簇擁着芷華走出車外。已有余家的僕人接着了。出了車站。大家都上了余家派來迎接老太太的

汽車便風馳電掣的走起來。芷華在車中自想，自己的遭遇，真是古怪離奇。以前的且不必說，只這次回天津來，原是前途茫茫，並無歸着，却又平空遇見這余氏母女，盛意相邀，教自己推脫不得，只好隨喜一趨。可是到了她們家，又該是個什麼局面，而且自己如何能爲這兩個女孩兒的纏磨，就輕輕易易的去給她們支使，教那余老太太瞧出自己是漂泊無所歸的女人，豈不是自取羞辱，而且也絕不能有好結果。想着便決定到了她們家裏，只當是應酬朋友，略坐一會，立刻告辭，萬不能應允麗瓊麗玲的要求。教她們瞧低了自己的身分。這時汽車轉了幾個灣，竟停在一座高大的樓房門首。芷華向外看時，那鐵柵門內外已站滿了十幾個婦女，其中有一半是僕婦，其餘的都從衣飾上可以看出是她女小姐。便知道這位余老太太是家規嚴厲，所以她遠道歸來，合家婦女們不敢不出門迎接。此際麗瓊麗玲已跳下車去，就有僕婦們過來，把余老太太也攙扶下了車。芷華只得也跟着下去。這時余家婦女們見了芷華，都愕然相視。余老太太向衆婦人道：這位是林小姐，到裏面再給你們引見。說着便讓芷華先走。麗玲在前面引着路，到了樓上，進了一個大房間。芷華眼中頓覺豁然開朗，見這間房子真收拾得和佛堂相似。一切陳設，都是壯麗非常，顯得是富貴人家的儀範，但又十分雅淡。便知是老太太的住室。老太太和芷華方才坐定，許多婦女們都簇擁着立在老太太旁邊，還沒說話，忽聽外面革履聲響，一個細條身材的女郎，一陣風似的從外面跳進來，一直倚到老太太身邊，高聲笑道：嬌娘，北京我姨媽家裏有什麼好東

西吃。就把您留住了一個月。您再不回來。我們都要上北京去找姨媽打架了。說着回頭瞧見芷華。眉目一動。冒然問道。這是誰。余老太太笑道。你別噪。這一家子就是你瘋。也不怕生客笑話。就指着芷華道。這位是林小姐。我們在火車上遇見的。麗琨麗玲這兩個孩子。非要跟人家念書不可。生把人家搶到家裏。說着又指着衆人給芷華引見了一遍。芷華才知道方進來的細條身材女郎。是老太太的大姪女麗璉。那三位十多歲衣裝樸素的中年婦人。是老太太的大兒婦陶氏。現正寡居。那二十多歲娥眉鳳眼的紫衣少婦。是老太太的二兒婦黎氏。那十八九歲的矮肥女子。是陶氏娘家妹妹陶汝璧。另一個時常躲在衆人背後。精神非常羞澀。而容貌十分俏美的。却是余老太太的內姪女梁蕊珠。還有一個約摸四五十歲的衰病婦人。面黃肌瘦。衆人都稱她爲二姨太太。余老太太却沒將她和芷華引見。芷華便明白這必是余老太太同房的如夫人。但也不便詢問。那余老太太和家人談了幾句家常。便教衆人自去歇息。只留下麗璉麗琨麗玲三個姊妹。陪着芷華說話。芷華見這三人中。麗琨麗玲都很規矩。都有畏怕余老太太之意。只有麗璉舉止既很放縱。衣服更是時髦過度。時時的大說大笑。簡直似旁若無人。那余老太太也似乎單單對她放任。並無一語呵責。芷華暗暗詫異。這時余老太太漸漸和芷華說起原題的話。先問她在那裏住家。芷華聽着心裏一跳。暗想自己原和她們是說由北平回家。豈能說出無家可歸的實話。只可把自己當白萍同居的地址說出。余老太太道。本來人生面不熟的。論理我不能跟林小姐說這借重

的話。不過這幾個孩子磨着我。我也瞧着您投緣。您要有閒暇工夫。樂得成全她們小姐妹呢。芷華自想自己萬不能吐口答應。但是正在飄泊無歸。心裏也未嘗不願得個棲身之所。便只客氣着。推脫道。我的學問很淺。怎能教的了小姐們。要是願意常在一處切磋商。倒無不可。若是教我正式來當先生。可畢竟在不敢當。余老太太還未答話。那麗璉已跳過來。拉着芷華的手。亂搖着道。林小姐。你不願意當先生。也能住在我們這裏玩總行呀。你們有學問的人。說話總是這們客氣。你當先生不當先生。我不管。反正我們姊妹三個是纏定了你。不放手了。林小姐。你就在我房裏睡。別教麗璉麗玲拉去。她倆睡覺全不現實。余老太太笑道。罷呀。添了你更熱鬧。你打算這是惡霸搶人。抬到家裏就不放呢。你們就是纏林小姐。人家就是願意。也不能從現在就把人家霸住。人家從北京來。還沒回家呢。說着向芷華道。林小姐。您瞧着孩子們這份誠心。和我的這個薄面。就不必推辭了。每天有工夫就過來玩玩。順便教訓教訓他們吧。您府上還有什麼人。芷華臉上一紅道。沒有什麼人。只還有我們先生。余老太太笑道。原來你是出過閣的。我還小姐小姐的亂叫呢。林先生在那一行恭喜。芷華自覺不能說實話。只得撒謊道。以先在銑路上作事。現在到上海經商。這時麗璉又跳過來道。林先生不在家。你在家裏一個人多們寂寞。正好搬到我們這裏來住。大家熱熱鬧鬧的多麼有趣。簡直你就不用走了。芷華搖頭道。無論如何。我總要回家看看。那們明天再來呢。芷華說這話原是怕被余老太太看出自己是無家可歸的人。本來一個女人。若

被人隨便拉到那裏。就隨便的住下。豈不要遭人談論。所以不得不如此一說。那余老太太聽了。倒點頭道。正理呀。您在我們這裏吃完晚飯。就教汽車送您回去。明天再把您接來。芷華站起來道。您不必客氣。我還有有些事要辦。現在該回去了。明天我一定來瞧您。有什麼事再談。那余老太太還自相留吃飯。麗蓮等三姊妹也苦留不放。芷華執意不肯。大家沒法。只得堅訂明日之約。然後送她出門。麗蓮還要親自送她回去。芷華竭力攔住。本欲自己出門雇洋車。隨便到一個旅館去住。但是余老太太非得教汽車相送不可。芷華只得依從。及至上了汽車以後。汽車夫問開到那裏。芷華猛然想起自己曾把住宅地址告訴過余老太太。此際不便再改口說出旁的地方。教人疑惑。而且自己本沒有旁的地方可去。若直說開到某一個旅館。豈不更是笑話。便萬般無奈的說出了當初和白萍同居的地址。那汽車便走起來。不到一刻工夫。已到了故居門首。芷華見一角小樓。掩映在夕照之中。那窗上的粉色紅帘。依稀還是舊日樣子。不由心裏一陣慘慟。想想自己夏初出門。如今歸來已在秋後。原來想不尋得白萍。絕不獨自回來。不想爲事勢所迫。又回來瞧這傷心之地。正想着。忽念到汽車已停。不能不下去。只得跳下車。走上台階。裝着輕輕舉手叩門。回手從袋中取出鈔票。賞那車夫。原想容那車夫去後。自己再離開這裏。另找歸宿。那知汽車夫向芷華道謝以後。把車開走。纔轉出巷口。芷華也正要跳下台階。自己走去。不想在這時門兒忽然呀的聲開了。從裏面嬌嬌婷婷的走出個女子來。穿得衣裙齊整。手裏還拿着個小提包。像是正要出

門的光景。見芷華立在台階上。知道一定是來尋這個門裏的人。不由的向芷華愕然一看。芷華也大吃一驚。自想這裏是自己的家。現在夫婦雙雙出門。只有那王媽獨自留守。怎會從裏面跳出個女子來。莫非王媽見我和白萍久日不歸。竟已私自做主。把房子轉賃給別人了麼。想着便向那女子仔細端詳。只見她身體苗條。丰度飄洒。居然是美人胎子。可是再向臉上一看。容貌與身材竟是天地懸隔。滿臉大麻。兩隻鮮眼。簡直醜陋不堪。這時那女子看着芷華。問道。您找誰。芷華聽她的口音滿口京腔。心裏略一猶疑。便答道。我來尋林的。那女子眼珠一轉道。我就姓林。您尋那一位。芷華一聽她說自家姓林。心裏又是詫異又是暗笑。暗想她既自稱姓林。這宅裏居然又跑出個姓林的來了。真是笑話。不過她既自己說是姓林。這裏面必有緣故。我可萬萬姓不得林了。就隱隱的答道。我姓凌。我找我的表哥林白萍。那女子猛然一怔。沉了沉才道。您是白萍的表妹。我怎沒有聽他說過。請裏邊坐。芷華道。表哥沒在家麼。我不進去了。那女子微一猶疑。猛又把芷華拉住道。既來了。豈能不到裏邊坐。白萍雖沒在家。咱姐兒倆也可談談。說着眉兒一蹙。似乎自言自語的道。哦。您是白萍的表妹。沒聽他談過。就拉了芷華向裏走。芷華心想自己說的是一片謊話。萬一進門遇見王媽。豈不要把謊話破露。但再一轉想。這個麻面女子口口聲聲的說着白萍。好像與白萍有莫大關係。幾乎有白萍太太的模樣。這裏面情形十分可疑。莫非白萍從拋了我以後。又相與了她。但是自己和白萍相識三年。結婚一載。他的性情脾氣是自己所

深知他的眼界素來很高。便是有了外遇。也不致相與這個醜陋女子。而且他又向來最好負氣。既說過不再回家。定然一去不返。更不致帶着這個女子回來。再說他又不知道我也立志離家。怎能回來和我撞面呢。這些事實。在費解。無論如何。應該進去細細詢問調查一下。好在我是這宅裏的主母。也不怕她把我怎樣。想着便隨了進去。慢慢的走上了樓。芷華這時心裏的悽愴。真是無可言說。本來這宅裏的一几一榻。一花一草。都有自己和白萍的遺跡可尋。誰想自己蹣跚重來。徘徊觀望。竟是室適人遐。風景不殊。情形已變。怎能不日擊心傷。何況今天一來。無意又遇見這樣變故。遇見這個意外的女人。她不知是何內幕。萬一竟是白萍娶了這個女子。攜手同來。重返故居。存心給自己一個難堪。那時白萍一步走來。三人見面。本來自己對白萍有十二分的虧心。如何能同他爭鬧。除了一死之外。再無別法了。想着幾乎不敢舉步。但又想到自己捨死奔波。原爲見白萍一面。如今聽這女子言中之意。好似白萍與她十分親近。想來自萍必與她在此同居。我這可有了見白萍的機會。如何能輕輕捨去。如今百無所圖。只望一見白萍。即使死在他的面前。總算夙願得償。不留恨事。還勝似這樣的在外孤身飄泊。無主無家。因就狠着心腸。隨那女子走入一間房裏。原來便是芷華和白萍當日雙棲的洞房。也就是芷華走入噩運的起源地。芷華進得房去。只見陳設依然。餘香猶在。一切的几案床帳。字畫鏡屏。樣樣都還是當日自己所擺列。絲毫沒有改變。而且更拂拭得潔無纖塵。不覺腦中一陣迷離。幾乎自疑還在過着與白萍洞房廝守的

甜蜜光陰。略一凝神。才悟到此次重來。情形不同昔日。那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都已似夢兒般歸於蕪滅。只剩下這一派淒情景况。供給自己來傷心咧。這時那女子向芷華連聲讓坐。芷華只可坐到一張沙發上。才坐下去。立刻想起白萍負氣出走之夜。就是坐在這張沙發上。發現自己和仲膺的祕事。便身如坐針氈。通身都戰慄起來。但又不能坐而復起。只得忍着像死囚坐電椅般的痛苦。在那裏屏息而坐。那女子讓坐以後。便向外喊了一聲倒茶。接着就向芷華含笑。您和白萍有幾日不見了吧。芷華聽得白萍二字。神經一動。才想起方才的事。略一沉吟。便接着謊話道。是的。我出門有一年了。前天才回來。所以今天來瞧表兄。我怎……沒見您過……您是……那女子臉兒一紅。低下頭去。半晌才羞澀着低聲道。表妹不認識我。我是白萍……白萍的未婚妻。芷華聽了。望着她悚然一驚。站起來復又坐下。只把嘴張了一張。却說不出話來。那女子臉更紅了。也瞧着芷華不敢說話。過了很大工夫。才期期艾艾的道。您在一年以前。常和白萍見面麼。芷華點頭。那女子又猶疑半晌道。那麼您……必見過他那一位太太芷華了。芷華自己想我自己若不認識自己。豈不是個笑話。便又點了點頭。那女子輕輕把脚一頓。手兒一拍道。咳。咱們這樣親戚。我全告訴您吧。您既認識芷華。今天遇見了我。必然吃驚。以爲白萍如何又換了太太。您是出了門。不知道內情。白萍因和他那一位太太芷華發生了意見。在今年夏天就離了婚。以後白萍到北京去做事。認識了我。隨後就訂了婚。又過了不多日子。我的家庭裏生了變故。在家中安身

不得。所以暫且獨自搬到白萍家裏來住。您是白萍表妹。咱們這樣近親。日後時常往來。還要來表妹多指教我呢。芷華聽了。才知這個女子果然與白萍有婚姻的關係。看來白萍竟已拋棄了自己。又另訂了婚約。只覺腦中轟然一聲。就要慌悠悠的暈去。恰巧這時有個老媽送茶進來。先在芷華面前放了一碗。說了聲小姐用茶。芷華一驚。神經立刻回復。又怕這老媽是當初自己的王媽。見了自己定要喊叫出來。眼前就不免機關破露。定睛看時。竟而不是王媽。却另是個粗蠢僕婦。不由又暗自詫異。那王媽原是自己的多年老人。從處女時代就跟着我。嫁後又隨過來。此次又是奉命留守。如何不見。莫非已被白萍和這女子辭退。果然這樣。白萍對自己真是深惡痛絕。絲毫不留餘地了。正想着忽聽得那女子相讓用茶。不禁又悵然自嘆。來在自己家裏作客。真是從古未有的奇聞。賓至如歸的成語。可爲我現在的情形寫照。但是眼前種種情形。已足挾起心坎上的舊創。而且再聽着這女子的言語。更在舊創上又添上無數的新痕。一個在情場新遭喪敗的心靈脆弱的女兒。怎能禁受得這般苦楚。這才後悔方才不該進來。如若沒有如今這一回事。自己雖然獨往獨來。淒涼寂寞。縱使孤單單的。至於十年八年。以至於老死。總還希望着有遇見白萍重拾墜歡之日。那樣還能從希望中略得生趣。並且還企盼着白萍止於是負氣而走。並非徹底絕情。自己還可自認是姓林的人。心底尚可有一些安靜。現在冤家路窄。如同冥冥中有鬼神逼我來到這裏。教我來領教這種心上的刑罰。教我自己知道已是個人間的棄婦。此際的難堪。尚可

隱忍一時。可是以後的歲月。怎樣能過下去。大約除了自殺以外。更無他法了。想到這裏。便不願再在這令人窒息的空氣中久坐。正想掙扎着告辭。逃出門去。再作道理。不想那女子忽然立起。湊到芷華跟前。頸兒低垂。欲言又止的好幾次。半晌才發出話來。囁囁着問道。表妹。曾見着白萍麼。芷華覺得這句話問得莫明其妙。自想同你成天厮守着的男人。怎能問我可曾見着。我原說是出門已一年。這回初次來訪。怎能把這種話問我。但又轉想或許她是問自己是否現時想見白萍。自己在神經昏亂中竟聽差了。也未可知。那樣。我如今便是見了白萍。也只白吃他一個沒趣。說不定教我沒法出這個房門。就要自尋死路。即使他餘情猶在。對我不加深刻的責備。但是他已另有所歡。當年自己的得意夫婿。現在已變作他人的郎君。當年自己密愛心歡之地。如今已變作他人雙飛雙宿之場。這一種傷心慘目的光景。如何能甘心忍受。想着便就着那女子的話口答道。沒見着。我這正是來瞧他。如今已坐了這門大工夫。才想起有急事要去尋人接洽。白萍就是在家。也不必驚動。請您向他說一句。我只好改日再來了。那女子聽了。忙攔住道。請多坐一會。我還有話同您說。白萍既同您府上這樣近親。他要是正在天津。聽得您府上遠道新回。總該到府上去探望吧。芷華聽着一愕。暗想白萍現在和她同居。她怎說出這種白萍要是在天津的話。但也不好細問。就隨口答道。大約他知道我們回來。一定要去。以前他是常到我家去玩的。親戚走得密呢。那女子低頭想了一想。突然拉住芷華的手道。表妹要見着白萍。務必告訴他我在這裏。千

萬請他來見我一面。芷華悚然。驚得站起來道：「白萍怎……說不在這裏他……那女子眼圈一紅。淒然欲泣。嘆口氣道：「表妹不是外人。我把我們的事都告訴您吧。還要求您維持我呢。說着便把椅子拉近芷華身旁。一同坐下。才低聲哀訴道：「我姓高。名字是龍珍。在北平同我姐姐和姐夫同住。我姐夫是個律師。在五月中。的時候。我因久住在人家裏。不是長法。就要上學。學些能力。好去自立。那時我姐夫正要請個書記。因此就登報招聘。找一個書記兼教員的人。到第三天白萍就去應聘。三言兩語就說妥了。從此住在我們家裏。同我的感情日見其好。過一個月以後。我們就有訂婚的意思。有一天我們同去公園。不想遇到他的前妻。他急忙就拉着我跑出。芷華聽到這裏。才知道當日在公園所見與白萍並肩同坐的。就是這位女子。當日只看見她的後影十分苗條。便以為是個絕代麗人。足以使白萍移心喪志。故而辛酸萬狀。假使當時我若瞧見她。這付怪臉。絕不致即刻暈倒。因為我知道白萍雖然多情。愛美的觀念却是很重。雖然無聊至極。總不會把這醜女引為伴侶。尚可使我略放寬心。誰知天下事真有時不可測度。聽這醜女自己所說。白萍居然會和她定過婚約。不過白萍和她既有婚約。自該兩相愛好。而且良緣乍結。正在並頭廝守之時。怎能把她孤單單的拋在這裏。倒苦她獨守空幃。逢人詢問。這裏面定然大有說處。我該問她個水落石出。前途是否還有希望。我應該是死是活。完全要在這一剎那間。得個澈底的明白。不論消息壞到什麼程度。我全能死心踏地的自尋辦法了。好在她已認準我是白萍的表妹。正對我

抱着許多後望。當然能把內情向我披心瀝肝的告訴。芷華這樣想着。那龍珍已接着說了許多句話。芷華却是一句也沒聽見。這時才怔怔的道。哦。那麼白萍怎不同嫂嫂一同住在那裏呢。龍珍愕然道。敢情我說了半天。表妹會沒聽見呀。芷華臉上一紅。忙自遮掩道。對不起。我有個胃氣疼的病根兒。方才坐得好好的。忽然犯了自己。扎揸忍了一會。才覺好些。竟沒聽明白嫂嫂的話。有罪得很。龍珍站起道。那麼表妹爲什麼不說。請到床上躺一會。再叫老媽沖些薑糖水喝。要不然就近請個大夫來看看。芷華擺手道。現在已完全好了。我這病向來只犯一會。過去就沒事。你不必費心。龍珍還殷殷慰問。到底拉芷華到床上躺下。又喚僕婦倒來一杯熱茶。芷華也拉她躺在對面。兩人又談起白萍的事。龍珍喟然道。表妹。不瞞你說。可憐我到這裏。並不是與白萍同來。更不是他教我到這裏來。實在是他爲着一件小事。在北平就負氣拋下我走了。我因同我姐姐家已斷絕關係。孤零零的一個人無處可歸。在他走的前兩天。曾無意中說過他在天津住家的地址。我便記在心裏。彼時走頭無路。只得先到這裏等他。那知到了這裏。見着那看房子的王媽。我雖自認是白萍的新太太。她還不肯收留。幸虧白萍走時。留下他的行李零件。被我一同帶來。給王媽看了。她才勉強而又猶疑的。把我當主人看待。可是處處還像防賊般的防着我。後來我對她說出底裏原由。又因相處感情日好。才漸漸去了她的疑心。前星期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派人來接她回家。她才找來這個新僕婦來替工。又把滿屋箱櫃都鎖好了。鑰匙全帶了走。看來她還不十分

放心我呢。芷華聽了。才知道這位醜女。命運和自己也差不多。又是白萍的一個棄婦。不由有些同病相憐起來。便又問道。白萍既和您有過婚約。感情定然極好。何致爲一些小事故負氣跑走。把您扔下不管呢。龍珍眼圈一紅。忙用袖子遮住臉的上部。淒然無語的好大工夫。才搖着頭道。怨我啊。我只爲愛他過甚。就做出錯事來。那天從公園回家。他因見他的前妻同一男一女偕行。疑惑那男子是他前妻的情人。十分傷心。一面却同我更增加了情感。直談說了半夜。我因一夜沒睡。次日清晨到院裏去小立一會。無意中見着送來的報紙。拿起一看。瞧見上面有白萍前妻尋覓白萍的廣告。我怕白萍見了這個廣告。觸起前情。趕去重收覆水。豈不把我拋在一旁。因此心中一陣沒了主張。便將那張報紙藏到一個小匣裏。想暫教白萍蒙在鼓裏。慢慢再想主意。那知當日事情就生了變化。我姐姐和我姐夫打架。白萍出頭替我姐夫抱不平。竟跟我姐姐鬧翻了臉。白萍因得罪了主人。不願再住下去。便自搬到旅館裏去安身。接着我姐姐知道了我和白萍的情形。竟而大發慈悲。給了我一筆錢財。教我和白萍去組織家庭。我就去到白萍所住的旅館。見了白萍的面。說明了一切情形。經一番商議以後。決定先在旅館分室同居。慢慢的舉行婚禮。賃了住房。再實行家人之禮。暫時先作稍近一層的朋友。從此在旅館中連住了四日。恰值白萍一時頭髮作癢。要尋個木梳。我不該懶惰。就教他自己到小匣裏去拿。誰知他在拿木梳之時。連帶發現了那張有他前妻廣告的報紙。我要上前掩飾。已來不及。他看了以後。立刻面色慘白。一語不發。拿

着報紙就要向門外跑去。我知道他是要依着報上的住址。前去訪他的前妻。只急得手足無措。不知該怎樣是好。只覺有許多話都堵在喉嚨裏。却一時說不出來。但是他只走到門首。回頭瞧了瞧我。便又立住。呆呆的站了半晌。才長嘆了一聲。又走回來。就倒在床上裝睡。我因為自己虧心。也沒法向他安慰。到了晚飯後。他說要出門置些東西。我情知他是托詞。可又怎能攔阻。惟有任他自去。我又知他不是沒良心的人。即使訪着了前妻。重圓舊好。也定要給我個辦法。絕不致拋了我不管。那知他從那天一去。竟未回頭。我連等了有半個月。尚不見他的蹤影。疑惑他必是與他的前妻。携手同回了天津。重新過起家庭的生活。我便尋到這裏。又見不着他的面。只得住在這裏等他。這一來。又有一個多月了。他們夫婦不知同到何處去享樂。拋下我一個在這裏苦守呢。說着聲音漸漸淒慘起來。芷華也代為惻然。一面又想自己的事。原來自己臥病張宅之時。正是他們好合之日。聽她所說。白萍與她尙未有切實的夫婦關係。可是登報尋覓白萍的事。我當時並不知曉。還是後來淑敏告訴我的。白萍既見了報上的地址。怎會不尋了我。莫非這時前後相差。想着便問道。白萍和您分手。大概在什麼時候。龍珍屈指算道。我們從姐姐家出來。在六月二十幾。在旅館又住了幾天。約摸他走時是七月初吧。我在這裏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芷華聽着心上更爲疑惑。暗想據龍珍所言。白萍見了報上廣告。定是怪她隱瞞不告。因而看低了她的人格。因而想起我的舊情。便悄悄躲了她。躲了她定是前去找我。怎我會沒見着呢。莫非報上的地址

寫得不大清楚。以致他沒有覓着。但是既有報上廣告作線索。白萍那樣精明的人。只要誠心見我。沒個不能碰頭。看起來他雖惱了龍珍。依然還不能原諒我。或者因我兩人而看透女人的不堪。就立志斬斷情緣。潔身遠引了。今日以前。我只知我自己是可憐無望的人。如今又知道還有個可憐無望的人陪着我呢。芷華這樣想來。便好似白萍已深藏在遠山古洞之中。遙隔天涯。今生無法相見。心裏萬分灰冷。又瞧着龍珍。十分惋惜。因為她是自己一個途徑上的人。從此要同受着淒寂的痛苦。以至於死。才算得着出頭的日子。但是我和這個龍珍。雖全是自己作事不好。才惹得白萍傷心拋棄。不過細想起來。我造的罪孽過重。白萍却對我責罰很輕。這龍珍所犯的罪本來很輕。而況又是因愛惜白萍而生的無心之過。怎也受白萍這樣重的譴責。兩下加以比較。倒是這個龍珍比我還加倍可憐。想着便要向她安慰幾句。但還未開口發言。忽然觸起自己也正在萍飄絮泊的命運中。滿懷惘惘。四顧茫茫。自己尚無處覓得安慰。那有心緒去安慰別人。便望着龍珍。長嘆一聲。自去低頭太息。那龍珍見芷華這樣神情。以為她是個熱腸的人。聽了自己的話。便發生惻隱之心。替自己的境遇嘆嘆。心中不由的十分感激。也自淒然無語。和芷華相對默視起來。芷華忽然慢慢坐起。低頭沉思了一會。龍珍只癡癡的望着她的後影。半晌見芷華回過頭來。面上微帶笑容。輕輕啓朱唇問她道。表嫂。咱們談了半天。您還沒知道我的姓名呢。龍珍羞的坐起。紅着臉道。有罪得很。我真荒疏。表妹別笑話。芷華笑道。您何必這樣客氣。本來已談了這樣好半

天。您想問也不好意思問了。我自己報名吧。不瞞您說。我也姓林。龍珍愕然一驚。暗想白萍的表妹。怎會姓林。那麼白萍或她的母親。必有一個林門林氏了。這時芷華又接着道。我的名字是芷華。龍珍聽了這兩個字。好似床上生了許多針刺。再坐不住。忙跳下地來。瞧着芷華。改顏變色。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芷華倒不改常度。滿面含春的正要去拉她的手。那龍珍竟似不聞不見。在室中來回急走起來。芷華笑着叫道。我不能叫你作表嫂了。妹妹。來。我同你說話。龍珍還似沒有聽見。突的把腳一頓。來站住道。主人來了。我該走了。姐姐不要生我的氣。我立刻就走。芷華趕上前一把拉住。又推她坐在床上。譎然和氣向她道。妹妹不要誤會。今天我來。一則不是誠心故意。二則我並非見過了白萍故意來到這裏給你難堪。你不見白萍還只一個多月。我不見他却已有半年了。白萍和我的工作他曾同你說過。龍珍搖頭。芷華知道白萍沒把自己的穢跡宣傳。暗嘆白萍始終未曾負了自己。心下更爲慘痛。便強忍着又對龍珍道。當初我曾做過一件錯事。以致把白萍氣走。後來我到北京去尋他。不想就病在一個同學家裏。等到病好。和同學兄妹們去到公園閒走。無意中遇見白萍和一個女子同坐。大約就是你妹妹了。我一時氣悶。竟暈過去。到醒來時。已不見白萍。我回去便又病倒。那同學的兄妹們看出我的病源。才替我登了那段廣告。後來同學家裏生了變故。不能再住下去。只可先回天津。再想法子。誰知在火車上遇見一位余老太太。強把我拉到他們家裏。硬派我教她的女孩們讀書。我雖然願意。可是不能立刻賴在那裏。教人家聽

我是飄泊無家的人。所以和她們說要回家一看。原本是隨口一談，那知她們竟非要派汽車送我不可。我當時沒法改口。只得教汽車送到這裏。原想等汽車開走以後。就自己到旅館去暫住。誰知竟遇見妹妹開門出去。陰錯陽差的隨着你進來。妹妹你要聽明白了。我並不是誠心來給你難堪。如今話已說完。這個家庭我在當初已立誓不再居住。妹妹來了最好。從此你就算這屋的主人好了。白萍若有日回來。你們便一雙兩好的過日子吧。但盼你日後見着白萍。煩你替我傳達給他一句話。就說芷華已接受了他的刑罰。自己拚着受孤獨的痛苦。寂寂寞寞的度那下半世的生活。再不希望和他見面。也不希望再担他的妻的名義。把原來的地位讓給龍珍妹妹。請他和龍珍妹妹快快的結婚。不要顧忌着重婚的罪名。因為從今天起。芷華已解除了片面的婚約。請他放心。只當世界上沒有芷華這個人好了。說着暗地把牙一咬。亭亭的站起來。就向龍珍點首作別。那龍珍忽的跳到芷華面前。先把去路擋住。喘着氣道。您別走。慢慢商量。等我想想……有話……說。這時芷華雖欲立刻告辭。離開這空氣窒塞的所在。尋個清靜的地方。好細細去想自己歸宿的辦法。無奈感情震動太甚。通身業已酥軟。數次舉步。却不能移動分寸。撲的又坐到床上。只直着眼光瞧那龍珍的嘴。龍珍此際也是方寸大亂。心裏虛慌慌的。不知該說什麼是好。半晌方拉住芷華。淒然叫道。姐姐呀。咱們怎麼辦呢。您要原諒我。這件事錯誤不在我身上。不過這些閒話不必再說了。事情已鬧到這樣。聽方才姐姐的話。您是要和白萍斷絕關係。把這宅裏女主人

的位置讓給我。那如何使得。論起姐姐和白萍是結髮夫婦。而且已經結婚同居多日。即使小有芥蒂。將來也不難復合。怎能爲我便破壞了美滿的姻緣。再說我和白萍。只有口頭上的婚約。此外絲毫不生關係。只爲白萍沒有將底細跟我說明。才生出這些糾葛。按理我應該自己退步。教姐姐和白萍破鏡重圓。才是。更莫說姐姐與白萍結婚在先。我與他訂婚在後。就那一方面看。都應該我退讓。豈有我不知道進退。反把姐姐擠走的道理。我不管姐姐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反正姐姐既來了。就算回了自己的家。想走萬萬不能。您要是非走不可。也請等我走了以後。您再走。妹妹雖然沒念過書。可是跟了白萍處了不少的日子。多少還懂些道理。這種喧賓奪主。於良心有愧的事。却是萬萬不能作。姐姐請想。我若瞧着姐姐走了。自己還覷着臉住在這裏。豈不是寡廉鮮恥。成個什麼人了。說着就鬆了拉着芷華的手道。姐姐。您自己坐着。我略略收拾。就離開這裏。她方向後一退。却又被芷華拉住。芷華懇懇切切的道。妹妹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實在沒有住在這裏的道理。妹妹你聽。我和你說這情由。且不談旁的。只說當初我住在這裏。正是和白萍相處美滿時光。享受了許多快樂。如今我已變成棄婦。在這裏看到什麼。都要傷心。不到三天。說不定就要得了神經病。即使能平安住下去。也是毫無生趣。何必賴在這裏。倒教妹妹不得安身。而且我今天已竟覺悟了。自己造成了罪惡。就該承受刑罰。又何必勉強扎掙。枉自尋些傷心。救不成自己。已害了旁人。妹妹。你還是讓我走的好。說着又要站起。龍珍頓足道。姐姐你若執意要走。真要逼死我。

麼。您要這樣。我也不收拾東西了。這就出門。以後姐姐走走不走。我也管不得了。芷華見這光景。怕她真個跑走。急忙又把他拉住道。妹妹。不論您怎樣說。我一定要走。龍珍道。您怎樣說也是枉費唇舌。當然是我走。這時芷華要略一舉步。便被龍珍扯住。龍珍方一轉動。芷華立即攔擋。兩個人全都要走。又全走不得。便造成了。一個出人意外的僵局。室內的空氣異常緊張。而又異常沉悶。正自相持不下。忽然從外面走進一人。叫道。這不是太太麼。您可回來了。芷華回頭一看。原來自己貼身親信奉命留守的僕婦王媽。芷華和龍珍都稍覺吃驚。同時釋手。那王媽走上前。瞧着芷華道。太太。您怎這時才回來。可把我悶壞了。老爺也一向沒回家。你們都到那裏去了。我們漢子鬧病。我回家瞧一瞧。到了家裏。總是心驚肉跳。住了幾天。急忙趕回。想不到……芷華點頭道。這些日你多操心。一向有人來麼。王媽搖頭道。四五個月的工夫。連個鬼影兒也不見。那得人來。只有在您走後的三四天裏。常見那邊先生在門外來回踱轉。我一讓他。他就躲開走了。芷華聽着。暗自長嘆一聲。低下頭去。那王媽又指着龍珍道。前些日才有這位小姐來。非要住在這裏不可。自稱是老爺……說到這裏。口中期期艾艾的再說不下去。把一張臉兒。變得通紅。芷華却微笑道。你這老東西。順嘴胡說。怎麼硬說人家是自稱。本來這位龍珍小姐。就是老爺的正太太。龍珍在旁。顛聲接口道。姐姐。這不是挖苦我麼。又向王媽道。你不要聽你們太太混說。我只是你們老爺的親戚。爲到這裏來住。故意和你說着作耍的。芷華也向王媽道。不對不對。你別聽她。我早被你們老爺休

了。這位龍珍小姐就是你們老爺新娶的太太。從此以後，龍珍小姐就是你的家主。你要好好伺候。我可不是你的……芷華說着已被龍珍用手把口掩住。龍珍滿面通紅。向王媽叫道：你別聽你們太太。她是誠心罵我。如今你們太太好容易回來。你看住她。別讓她走。我要回北京去了。說完冷不防向外一跳。就要跑走。芷華也霍的趕上。把她抱住。兩個立刻扭作一團。嘴裏都我走你別走的亂噪。王媽拍着手道：天爺。太太小姐們可把我悶死了。你們都是什麼事呀。有話不會好說。幹麼這樣。獨自跑到門首。把房門關好鎖住道：這可全走不了咧。有什麼話坐下慢慢說。說着把芷華龍珍都推到床邊。龍珍和芷華都相望着喘了一口氣才慢慢坐下。却又默然無語起來。王媽着急道：方才風雷火急的。這時又都變成天譴地啞了。有話可說呀。芷華龍珍還不張口。王媽眉目一動。拍着大腿道：噯。我明白。可是我當下人的不該說。這位龍珍小姐必也是……說着又猶疑了半晌。才決然的道：我看您二位這樣對耗着。耗到多早晚也耗不出個頭兒來。不如我混出個主意吧。說得對不對。太太小姐們多包涵。我想您二位都是……都是老爺的人。這裏面必有原故。大約總是老爺這次出門鬧出來的麻煩。不過麻煩既是他鬧出來了。您二位又都跟老爺感情很好。要是這樣。你推我讓。簡直要出大笑話。更教老爺兩下爲難。不如二位私下和好了罷。也省得老爺不鬆心。太太小姐們。您看我這主意對是不對。芷華笑道：你這老東西這是混說。一張口就是太太小姐們。到底誰是太太。誰是小姐呀。王媽也笑道：我本不曉得細情。只好這樣稱呼。您自

然是太太。這位珍小姐。我只聽您稱呼她小姐。便也跟着叫起來。我一個老媽子。就是說錯了。誰都原諒。我是個粗人。芷華喟然道。以後你再見我。只管叫我小姐好了。這位才是你的太太呢。說着又向龍珍一指。龍珍才要說話。王媽已搶着道。什麼小姐。什麼太太。這時全不必說。您二位依了我的主意。比什麼全好。芷華道。你有什麼主意。王媽着急道。您簡直沒把我的話入耳。我不是勸您二位私下和好。給老爺省些心麼。芷華搖頭道。我不明白。什麼是私下和好。王媽道。您是識文斷字的人。還用我細說。古時有個皇上。娶了蛾皇二女。還有什麼兒女英雄傳裏的安公子。屋裏還有張金鳳和何玉鳳呢。這也不用我明說。您們都是明白人……說着瞧瞧芷華。又看看龍珍。芷華和龍珍聽了王媽的話。都自心裏一動。不由互相對視了一下。這時二人的心理却是大不相同。芷華覺得王媽的話說得十分可笑。本來芷華是個頭腦清新的女學生。素來反對男人納妾。以爲男人是女子的禁嚮。男人若是愛情不能專一。女子惟有潔身引退。絕不委曲求全。容那情場中有第三人蹤跡。而且她從方才龍珍口中。得知白萍已與龍珍另訂婚約。便已心情灰冷。決意退步。似乎自己久已離開這個局中。如今一聽王媽說出這些陳腐的辦法。自然絲毫不能入耳。不過她却忘了當初自己和仲膺的私情。又何異於白萍和龍珍的婚約。她自己作錯了事。尚望白萍加以原諒。但是她此際竟不能原諒白萍。以爲他既有了他人。就無異於斷絕自己。這便是女子的偏心了。那龍珍聽了王媽的話。却是大合胃口。原本龍珍是舊式下等社會中長成的女子。向

來沒聽過新的學說。所耳濡目染的，都是女子受男人玩弄的現象。並且受舊小說和唱本的感化太深。以爲幾個女人同嫁一個男人，是很合理而又平常的事。更近一層說，她的舊觀念中，還覺着一個男子若是沒有所謂三妻四妾，單單守着一個結髮妻過一世，反而不像好男子的身分。再說她素日把白萍看得很高，本沒有獨自把持的奢望。就是以前怕白萍尋得前妻，也不過是怕白萍整個的拋了自己。並非是怕別人分了白萍的愛去。而且她正在飄泊無所歸，但求守着白萍，就算得着終身的歸宿。好不甘心滿意。莫說做妾，便是降到第三第四房的小星，也自心肯意肯。所以聽王媽說出比喻以後，心裏非常喜歡。不待芷華開口答應，自己便甘心向她行那妾媵拜見大婦的大禮，準備一世作小伏低。但自己却不便首先啓齒。只得望着芷華的臉兒，那知芷華却不動聲色，僅而冷笑了一下。龍珍瞧着她直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無意中也向芷華笑了一笑。只顧她二人這一笑不要緊，却差一些把王媽氣悶壞了。王媽搓手道：這又笑什麼呀。到底該怎樣。可都說痛快話啊。芷華笑道：瞧你這老東西，亂噉什麼。我們該怎樣不該怎樣。礙着你那一隻眼睛。王媽道：不是我噪，您二位全鬧着要走，倘若全走了，這個家可交給誰呢。依我說，珍小姐是尋到這裏來住的，自然可以不走。這裏又原來是太太的家，既然回來，何必又走。要走又何必回來。反正這事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您二位誰也未必準一定要走。不過就爲嘔一口氣，要想開了。這氣就不嘔也罷。珍小姐當初來的時候，就將這宅子當作自己的家。本是想長住下去。等

候老爺回來。再說太太的娘家沒有一個親人。我是曉得的。出去這些日。還不是在外飄蕩着。如今好不容易回了家。怎能坐一坐便又離開。再說您出去。又上那裏落腳。您二位也不必咬着牙根說話。人誰願意拋了自己的家。到外面當孤鬼兒去呀。太太小姐們都想開些吧。何必放着在家裏舒服不幹。倒誠心離鄉背井的找罪受。豈不是傻嗎。芷華瞧了龍珍一眼。笑向王媽道。你知道是這樣一回事。可胡批亂講。說了半天有什麼用。王媽翻着白眼才要說話。龍珍已悄然拉住芷華的手。十分懇切的說道。姐姐。我有幾句話。說出來您千萬不要錯想。並非我不知廉恥。故意要賴在這裏。方才王媽的話。雖然是糊裏糊塗。可也是也並非沒有絲毫道理。本來姐姐是白萍的結髮之妻。以前曾鬧過什麼氣惱。我雖然不知道。不過據我素日聽白萍談到姐姐。總是十分思念。足見他對您的感情並沒消失。而且他和您夫妻間的關係。也沒有斷絕。只有白萍和我訂婚的事。實在對不住姐姐。不過姐姐要原諒他。本來一個年青的人。最容易爲一點小氣忿就胡鬧起來。過後也未嘗不後悔。姐姐難道爲他這一時之錯。就忍心和他永遠決絕麼。聽姐姐方才說的話。簡直不要再見他的面。您這樣生氣。當然是爲我一人而發。姐姐你想。這教我心裏多麼難過。說着長嘆一聲。又道。當初白萍與我談到婚事的時候。絕未說起以先曾有太太。那時我若知道有姐姐。我怎肯和他親近。如今錯事已竟辦就。說這些也沒用。但只據我一人的良心上說。我雖然是一個不明事理的人。可是絕不能奪人家的丈夫。所以想自己讓開這裏。請姐姐和白萍破鏡重圓。無奈我

一說要走。姐姐就搶着先跑。事情豈不是越鬧越僵。如此便是鬧到明天這時候。也鬧不出一絲結果。所以我想……說着略一沉吟。方鄭重着道。我不怕姐姐笑話。說一句掏心吐膽的話。我若離了這裏。真沒有別處可以安身。我想姐姐出去也未必準有棲止之地。咱們都是女兒家。原來就無親無故。已經苦得可以。要再在外面飄蕩。倘若有些災病。有誰來憐顧。咱們既然落到這等境遇。大家都是命苦的人。誰也不必和誰負氣。我求姐姐能想開些。先把白萍拋開不管。咱們既有緣遇在一處。何妨互相親近。暫且拜成乾姊妹。姐姐願意居家。就一同住在這裏。願意在外。無論海角天涯。我就隨你去。以後若遇着白萍。那時咱們的事。隨您主張。若是能容留我。我就作個奴婢也自情願。若是教我脫離。我定然應聲而去。絕不停留。倘或一時遇不着白萍。我就伺候姐姐一時。姐姐也是沒有親屬的人。有我做伴也省得孤單。您細想想我的話……這時王媽也從旁勸道。珍小姐說的話是極了。太太就和珍小姐在家裏住着。等老爺回來。多少是好。太太不要死心眼了。芷華聽着龍珍的話。不覺慨然動念。深深的感觸到自己的身世。本來一個深閨弱女。父母早亡。舉目無親。世界上只有白萍是自己的親人。原指望無波無浪的白頭到老。那想自己一時意志不堅。做錯了事。無端的拆散同心之侶。只落得絮飄萍散。雖還望有重收覆水之時。但是今天見了龍珍。才完全斷了指望。知道是自作孽不可活。原打算從這裏出去。便去尋個大解脫。預備一瞑不視。倒省却無限煩惱。如今聽龍珍說話。雖是沒什麼道理。可是又被她勾起了不少後望。俗語

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亦自惜命。凡是人生了短見。多是一時想不開。但得略略回心。自然還望生路上着想。此際芷華心裏却不似先前固執了。自念當初我有了白萍。怎能還結識仲膺。如今白萍有了龍珍。如何我就不能稍爲寬諒。當初自己既曾做過錯事。也該退一步想了。她這樣想着。立刻心裏寬鬆了一些。又瞧着龍珍十分可憐。明知自己若堅執着要走。她一定也不能獨居。那時倒害得她無處可歸。她本是无罪的人。何苦教她受罪。想着便點頭嘆息道。你們鬧得我也沒有法子。事到如今。可教我怎樣呢。現在並非我推脫。我便是答應不走。也不能在這裏住。因爲余宅小姐們約我去教她們念書。我已答應了人家咧。龍珍插口道。那樣恁何妨夜裏在家裏住。白天再到余家去教書。每天早出晚歸。何等是好。芷華道。余家那些位小姐。都像霸王似的大約未必肯教我回來。反正妹妹你放心。我就是住在余家。也不算和這裏脫離關係。得暇必來看看。你就安穩着在這裏住着好了。王媽拍手道。我的活佛爺。太太可有活口兒了。別的事過後再商量。反正今天你不能走了。天已不早。我去收拾晚飯。太太小姐們先歇着。吃過飯就睡。有什麼事全等明天。說着就高高興興的走了出去。這時屋裏龍珍向芷華看了半晌。忽的立起。站到芷華面前。規規矩矩的道。姐姐方才已答應不拋下我了。以後我自然要孝順姐姐。我從今以後。就要當你做親胞姐看待。可是現在該行個禮兒呢。說着便盈盈的拜了下去。芷華連忙攙扶。已來不及。只得也陪她下拜。口中忙道。妹妹這又何必。龍珍跪着道。姐姐就受了我這一拜吧。不然我也不得安心。

說着就和芷華廝扶着站起。把芷華安坐在椅上。她就來回奔走的敬煙奉茶。意思十分虔誠而又恭敬。芷華倒過意不去。不覺也和她親近起來。過了一會。已到黃昏時候。王媽送進飯來。餚饌十分豐盛。好像是與芷華接風。芷華與龍珍相對吃着。自嘆不想今天又嘗到舊日家庭風味。但是往日是和白萍夫婦聚首。如今却是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來同做這個家庭的主人。而且這個女子又是自己的情敵。却又爲事勢所迫。不得不互相親近。這真是出乎意外的事了。但是既然天公狡猾。給造成這種局勢。自己又落到這個局勢之中。什麼也說不得。只落得進退維谷。也惟有隨遇而安。再說龍珍對自己原沒什麼不好。不過因處於情敵地位。才覺着不能並立。可是既爲情敵。當然要有所爭之點。如今白萍尙不知下落何方。更沒法決定今生能否再會會面。我們所爭之點。現在還不知在那裏。又爭些什麼。我又何必對龍珍如此冷淡。我倆人同是女人。又同處在逆境。正該同病相憐。若還對她妬視。倒顯着我的氣量太小了。芷華這樣退一步想去。略覺心氣和平。便暫展愁眉。與龍珍開顏談笑。龍珍見芷華由凜然可畏。一變而爲藹然可親。才覺得鬆心。更自執婢妾之禮。十二分的把結芷華。芷華原是受過教育。讀書明禮之人。見龍珍這樣。念到同是人類。原本不分尊卑。像她這樣侍候我。她有什麼不如我處。便該這樣卑下。豈不有傷人道。因而倒非常過意不去。就向龍珍說明。若要長久同居。凡事都須一切平等。倘再如此把我當主婦看待。我心中不安。推有私自逃走。永遠躲開你們。龍珍見芷華情真語摯。只得答應。兩人便姊妹相稱。

互相敬愛。她倆既各存着相讓之心相惜之意。自然談得十分融洽。龍珍把芷華看得身分極高。芷華也不鄙薄。龍珍無學問。飯後直清談到夜闌。一下變成閨中密友。到將就寢時。龍珍要自己到別室安寢。把臥室的床讓給芷華。芷華不肯。最後結果只得姊妹倆同榻而眠。到次晨龍珍首先醒來。不用王媽自行把洗漱器具全安排好了。才去喚醒芷華。芷華起床梳洗以後。吃過點心。便自去赴余家之約。龍珍這般殷囑咐。務必要早早回來。芷華應了。才出門雇洋車。直到余宅。見了余老太太。余老太太十分欣喜。便把麗瓏麗玲等姐妹喚出。一同商量開學的計劃。她們姐妹七嘴八舌的議論了半天。最後決定。本日先派僕人們佈置書房。等明天再正式開課。當天只請芷華游讌一日。作爲替教師接風。芷華只得陪她們玩。到黃昏大後。才作別回家。從此芷華白天到余宅教書。夜間便在家裏與龍珍談笑。生活尙不十分枯澀。除了精神沒得安慰以外。也就隨緣度日了。按下芷華這裏不表。再說那張式歐自從被芷華拒絕。在情場失意以後。來到天津。與朋友合開醫院。起初因爲開幕時事務繁忙。只顧專心致力。還沒有什麼難過。及至諸事平妥。除了白天要用心料理診務。一到夜晚。都是空閒。時常獨坐空房。百無聊賴。不免要想起芷華。但她已像美人如花隔雲端。在當時是可望不可即。到如今更落得相思不相見。每至月影橫窗。秋意泛人之際。揣想到芷華的芳容雅範。便覺得五內如焚。就想立刻跑到車站。跳上火車。回到自己家中。和她見面。（按式歐尙未知芷華已離其家。）回頭再一想自己墮入情網。已是大錯。焉能一誤再誤。

於是心情又覺清醒。在式歐原非不知相思無益。不如拋下不想。可是往往應了西廂裏的一句話，真是待颺下教人怎颺。於是結果也不過博得滿腹淒酸。一聲長嘆。一個人犯了這種相思。是極端的苦境。又是切膚的病痛。無論用盡什麼心思。想盡什麼方法。要把苦境脫離。病痛消除。總是不能。到頭還要掉不下思量。今又如也。和式歐同開醫院的老吳。見式歐鎮日價常是悶悶不樂。若有所思。時常對他勸慰。式歐只是嘿然不答。慘然付之一笑。老吳原是個飽經世故的人。見式歐正在青年。處在青春的快樂時代。不該有如此情形。以爲他必是缺少性的安慰。因生活枯寂。而成了這種病態。便要設法給他調劑。老吳久住天津。對於各種社會。無不熟悉。而且各種各樣的男女朋友很多。想要替式歐介紹一個。這時恰值有一個邢姓富人家的姨太太。被丈夫遺棄。却帶了一部分錢財出來。暫住在旅館中。想要覓嫁良人以爲終身之託。這邢姨太太有個手帕姊妹。和老吳相識。便把替邢姨太太覓求丈夫的事。託了老吳。老吳見這位姨太太面貌很下得去。態度還不甚輕狂。便有心給式歐介紹。正在籌劃教他和她見面之際。適值有一個街鄰某大藥房的主人請客。老吳和式歐都在被邀之列。向來藥房和醫院有連帶的利害關係。而且在情面也不能不去。當晚老吳和式歐便去赴約。到了請帖上所定的飲和齋飯莊。進了門。由堂倌引導到六號房間。見已賓主齊集。都已入座。并有許多花枝招展的妓女在席間點綴風光。老吳和式歐與衆人寒暄已畢。也自入座。主人便招呼老吳式歐。也隨喜叫條子助興。老吳隨意寫了一個。式歐却

執意不肯。只得罷了。大家吃到觥籌交錯。有一部客人告辭先走了。藥房主人黃瑞軒。因希望老吳式歐的醫院裏多用些他的藥品藥料。想竭力聯絡感情。便把他倆和一個銀號經理名叫過明堂的一起留住。約定一同出去消遣。式歐尙不知消遣爲何事。以爲總是看戲看電影之類。看老吳並沒推辭。自己也便隨着答應。這四人飯後歇息一會。就出了飯莊。隨步閒溜。漸漸走入曲曲折折的小胡同。式歐見胡同雖然窄小。可是兩旁人家都很整齊。全是燈火輝煌。門首貼着花花綠綠的紅紙。好像在辦喜事。不想注目細看以後。那些門首都寫着什麼寓什麼班的名字。兩旁貼的都是金玉雲霞等類三個字一串的人名。才料到這裏不是好地方。大約就是所謂平康曲巷。但還以爲是從此經過。那知走到一家門首。黃瑞軒首先站住。點首招呼衆人進去。式歐方才明白他們正是爲此而來。心裏好生不然。正打算要告辭自去。那老吳在旁邊看出他的神色。忙拉了他一下。又附耳低言道。你不要這樣沾滯。在社會上做事。多少要會些應酬。不然就要得罪人。你就是進去稍坐。也不致沾了你的性格。說着就強曳式歐走入。式歐無法。只得低頭跟着。進門以後。由夥計讓到一間房裏。接着便有個年青的女人走入。塗着滿面脂粉。衣飾既妖且艷。向黃瑞軒喊道。黃二爺。今天是那陣風呀。我真想不到你還能光臨賤地。黃瑞軒不知笑着說了句什麼。那妓女又道。可給我引見朋友啊。黃瑞軒便站起一二的給她介紹。到了介紹式歐的時候。式歐不由的也向那妓女看了一眼。只見她笑迷迷的藹然可親。不覺自念自己以先總以妓女二字爲

鄙穢的名詞。以爲妓女都是臭不可聞。騷不可近。誰知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不過只爲操了賤業。便被
人輕視。似乎凡是妓女都該被擯到人類以外。還也不甚合理。想着便生了一派悲憫的心。因而消釋他
以前對妓女深惡痛絕之意。雖還不願與妓女通語。但也不像以前的低首默坐。如以儒衣儒冠坐於塗
炭了。大家在此坐過一會。過明堂提議要走。在那妓女殷勤送別聲中。四人走了出來。又轉過一個巷口。
到了一家高樓之下。這家的門面比別家分外富麗。這回却是過明堂首先站住。相讓衆人走入。式歐此
次却也不似方才羞澀。但還低着頭隨衆人進去。到一間很華燦的屋中坐定。一個老媽子走進來。向過
明堂陪笑道。老爺們請寬坐一會。我們三姑娘出條子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明堂點頭道。她不在家不要
緊。我們朋友正可以談談。你只把烟燈點上好了。那老婆子依言點上烟燈。過明堂便先讓式歐。後讓老
吳。二人都說不會。過明堂便拉黃瑞軒對面躺下。對燈大吸起鴉片烟來。黃瑞軒吸過一口。精神倍長。向
老吳道。您認識明堂這位貴相知麼。老吳搖頭。黃瑞軒挑起大姆指道。誰不知道天津壓碼頭大名鼎鼎
的紅姑娘柳如眉啊。老吳道。柳如眉。我怎不知道。明堂認識的是柳如眉麼。明堂接口道。憑我的身分。那
敢認識那樣的紅人。我認識的是柳如眉的妹妹柳如烟。黃瑞軒笑道。管什麼煤不煤。烟不烟。只要能認
識一個。也就艷福不淺了。大家正在說着。忽見簾兒一啓。飄然走進了一個長身玉立的女郎。天然的光
彩照人。大家都不由向她注目。式歐只疑是明堂所認識的柳如烟回來。不由也移過目光一看。見她通

身無處不顯出極端俏美。尤以眼眉腰三部分外動人。式歐本是初入社會的少年。經驗既少。胸中更沒什麼成見。當初他清潔的腦府。久把妓女當作妖魔。所以連看都不敢看。如今初觀色界。就瞧見這樣動目之人。不覺把意念改變了一半。覺得這樣美人。便是妓女。也正不可多得。式歐這裏暗自稱贊。那女郎已走到一個小櫃之前。開了櫃門。拿出一件東西。轉頭便走。並不與衆人略打招呼。式歐方知這人不見柳如烟。當然是他們所說的柳如眉了。便暗自抱恨。她倘是柳如烟。還坐在屋裏。容我賞鑒一會。如今口驚鴻一現。可惜難得再見了。柳如眉那知正走到簾邊。無意中向旁邊飄了一眼。恰瞧着了式歐。好似吃了一驚。步下也駐了一駐。又向式歐細看了一下。立刻粉面一紅。就掀簾出去了。她出去後。衆人又談起來。不過式歐却被她這兩眼瞧得有些心神不定。心下忍不住思量。再聽不清衆人作何言語。過了一會。簾兒一啓。又有人走入。衆人以爲這次是柳如烟回來。那知還是柳如眉。柳如眉走進房中。滿臉笑容。更顯得嬌艷異常。首先向過明堂道。我妹妹是到張公館出條子去了。已經打電話去告假。一會兒就回來。說着竟自坐在椅上。又略爲說笑幾句。就不住目光上下的瞧着式歐。此際過明堂和黃瑞軒對看。一眼滿面露出詫異之色。論起來娼寮中的規矩。妹妹的客人來了。遇着妹妹不在家。做姐的代爲照應。本來應該。更不算什麼奇事。不過出在柳如眉的身上。便奇怪了。柳如眉紅得不可開交。架子越來越大。她白己本身的客人。尚沒高興去照應。何況他妹妹的客人。此際黃過兩人看着蹊蹺。便都向她目光所注的

地方留神。漸漸瞧出她是不住的看式歐。才知她是有所爲而來。不由相視一笑。便仍裝做吸烟。偷眼看他的把戲。柳如眉瞧着式歐。過一會忽然朱唇略動。接着臉上一紅。便低下頭去。半晌又抬起頭來。咳了一聲。才開口向式歐道。這位二爺貴姓。式歐紅着臉道。姓張。柳如眉又道。我瞧你很面熟。像在那裏見過。式歐答不出話。只低頭不語。這時那柳如烟却從外面跳跳躍躍的進來。向衆人都打了招呼。回頭見柳如眉在椅上坐着。似乎也覺驚異。柳如眉見如烟進來。站起笑道。你回來了。我走。說着故意裝作到鏡前理髻。繞道走到式歐面前。偷偷的望着他一笑。就翩然出去了。黃過二人因如烟在旁。不好明言。只管擠眉弄眼的作神色。老吳却只望着式歐笑。式歐被他笑得不好意思。就轉眼去看如眉。如眉正歪在床上替瑞軒燒烟。式歐見她雖也生得苗條秀麗。却總不及如眉的儀態萬方。暗想若單看起來。如烟也自是個尤物。不過若和如眉比較。就有上下床之別了。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嬌聲喊如烟。如烟連忙出去了。過了好一會。才又進來。一進門也是向着式歐一笑。接着就坐在床上。自己抿着小嘴笑個不住。明堂問她如烟只是不說。過了半晌才道。你們猜。我姐姐把我叫出去說什麼。老吳道。你們姐妹的事。我們怎會知道。如烟笑着向式歐一指道。就是爲他。式歐撲的更紅了臉。黃過二人同聲哦了一聲。老吳却趕着問道。爲我們這位張先生怎的。如烟道。我姐姐說的話長着呢。她說她當初在家裏作閨女的時節。十五歲那一年還不懂什麼。有一位少爺看中了她。迷惑得神魂顛倒。就託人到她家來提親。她母親本很願意。

但問她時。她竟不肯。因此把婚事回絕了。那知那位少爺竟得了想思病死去。後來她智識漸漸開通。知道那位少爺是爲她而死。自覺心中十分愧悔。從那時到現在。五六年的工夫。她每日燒香禱告那位少爺早昇天界。並且禱告來生再爲夫婦。她當初原見過那少爺的面。相貌記得極其真。今天見了張先生。相貌竟與那位少爺十分相像。所以勾起了心思。如烟說到這裏便住了口。黃瑞軒笑道。底下她還說些什麼。如烟道。她把這件事情告訴給我完了。還有什麼可說。過明堂道。不然不然。她當然有她的意思。不然跟你說這閒話做什麼。你這做妹妹的。真不會體貼。如烟愕然道。這話怎講。我該怎樣體貼她。過明堂一笑。在她耳邊說了幾句。如烟瞧了瞧式歐。又向明堂道。是麼。你別猜錯了。回頭我又吃她的埋怨。瑞軒接口道。你放心。我們這一寶要押不着。從此不再混充能人了。如烟道。那麼也該問問張二爺願意不願意。老吳道。你別管的這麼多。張二爺不願意有我呢。如烟道。好。我拚着碰他一個釘子。可是你們也別嫌面子不好看。說着向外面喊道。請二姑娘。外面的夥計應了一聲。接着就見柳如眉低着粉頭走入。臉上雖強自細着。依然是笑意外露。走到房子當中。便住了步。這時過明堂高聲道。今天我來做個大賓。看準了張二爺和二姑娘。郎才女貌。天生一雙。你二位多親多近。讓我們也吃杯酒。柳如眉聽他說完。笑着瞪了他一眼。便自退到和式歐隔着茶几的椅上坐下。低着頭向式歐一笑。便又一語不發。這時式歐更是跳動非常。想不到這個可意的人兒。居然和自己發生了關係。真是夢想不到。便坐着一陣陣心

曠神怡的不得主張，又坐了一會，柳如眉站起道：衆位請到我屋裏坐吧。黃瑞軒向過明堂使了個眼色。我們烟癮還沒過足。正怕移動。過明堂道：我這烟是一窩子的癮。一挪地方。就把方才抽的烟白踏踐了。還得重抽。吳二爺先同張二爺過去。我們稍遲就到。老吳看了黃過二人的神色。也明白了底裏。也推辭道：我正同瑞軒有事談說。還沒談完。二姑娘就陪張二爺先過去。式歐見衆人全不動身。自己也忸忸起來。便仍坐着不好意思動身。柳如眉見這情形。便道：衆位可快去呀。我那屋裏有好烟具。那麼張二爺就先請。說着又向式歐一呷嘴。式歐還是不好意思站起。又不忍辜負美人盛意。正在進退兩難。旁邊恰過來個救命星柳如烟。推着他道：二爺請吧。我們就全過去。式歐才得趁勢站起。柳如眉在前走。式歐隨後跟。才出了房門。如眉已悄悄的拉住式歐的手。慢慢的走進對面房裏。式歐見這間屋子。收拾得華燦非常。好像是大家的閨闈。迎面壁上懸着個放大的照片。裏面蛾眉螓首的人兒。便是與自己攜手攬腕的妙女。知道這便是如眉獨有的房間。式歐初次和女子接觸。已自心中忐忑。而况這女子不特有絕人的美貌。出色的風頭。而且又是自己向來認爲包孕無限祕密的妓女。如今竟一個人和她獨對於密室之中。更是張皇失措。但是隨她走進屋裏。飽聞香澤。少年人又有什麼把握。只聽到她的麗容。聽到他的細語。業已把平日的定識定力銷去了一半。再加她又特別的青眼相加。柔情相待。雖然初次見面。居然親如故交。心中更覺着了奇遇。不由的就胸無主宰起來。二人進到屋中。柳如眉讓他坐到床上以後。

式歐見房中如此華麗。主人如此美艷。而自己覺得爲這房中主人特款的上客。自覺好似在夢中入了仙境。簡直有些惶惶然莫知所可。轉想起來。又自詡艷福不淺。此情此景。絕非他人所能遇到。因而無意中更自己向自己驕傲起來。可憐式歐本是初入社會。經驗毫無。只驚訝着眼前的異樣風光。便蒙蔽了先前的靈性。又那知道這種所在。只是販夫俗夫用金錢買臨時快樂的地方。竟把魔窟錯當作仙境咧。那柳如眉把式歐讓坐在床上。就自退到椅前站着。對他端詳。眉目中透出十分情意。式歐也偶而看她一眼。見她只是對自己注視。倒羞得不敢抬頭。直有十幾分鐘。兩人都未曾說話。最後柳如眉在屋內踱了幾步。又轉身湊到床前。坐到式歐身邊。才輕啓朱唇的道。方才我妹妹在那屋對您都說些什麼。說着停了一停。見式歐不開口。就又接着道。您不要笑話我。我向來不會巴結人。只爲您生得很像一個人。那個人是爲我死的。我想起他來。永遠心裏難過。所以今天瞧見您。就忍不住和我妹妹談說。她也好多事。就給咱們撮合上了。說着低顏一笑。用香肩向式歐微觸了一下。低語道。這也是咱們的緣分呀。論起來和您初次見面。不該說交淺言深的话。不過我這個人最信緣法。您既與我心裏所想的人生得相像。這其中定然有些說處。我對於我所想的人是再見不了面。也報答不了他了。如今你既然像他。我惟有在你身上多盡一份心。只當在你身上報答當初那個人待我的心。也算在你身上完結我和那個人的緣分。這是我個人的傻想頭。你可不要笑話。式歐聽了心裏一半明白。又一半糊塗。自想她對我見愛。原因

是爲我像她所想的一個人。想在我身上盡她的未盡的心，可是她既有此意，就該先把我當個朋友。慢慢的徐圖親近就是了。何必見面就都說出來。倒弄得我迷離倘恍。如同墜到霧中。而且她既說要在我身上完結她和那個人的緣分，當然是要和我作愛情上的進步。但是這種愛情也太離奇。她不是愛我。只爲要愛別人。而其人已死。才拿我作那個死人的代表。再說她若對我用情。我也必對她示愛。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總不能算直接愛她。不過也是替一個死人做代表。因爲以前若沒有那個死人。或者我的面貌不和那死人一樣。她根本就不會對我以顧盼。像這樣兩方面都不由衷的情局。又有什麼趣味。不如謝絕了也罷。想着正要開口。忽然見柳如眉正用玉手撫着粉頸。兩雙水鈴鑼般的眼兒。正向自己癡癡望着。只覺那眼中的情光直射到自己身上。透進胸中。立刻心裏覺到對面坐着的是個難得的佳人。是自己畢生僅見的尤物。因而生了卑己羨人的心。念到像柳如眉這樣的美人。是人間少有的。憑自己的身分。就是打着燈籠尋上十年。也難遇到一個。即使遇到。也難望能垂青到自己。如今我既遇到這種機會。怎可失之交臂。莫說還是她來就於我。就是她對我不加顧盼。我還當竭力追求呢。再說我更不必介意到她愛我原因如何。只安心承受她的愛就是了。并且想到她說的緣分二字。更是有理。本來我若不是生得和那個人一樣。她怎能和我親近。看起來我的容貌能和那人相同。就是我們的緣分。有了這緣分。就可以進行我們的愛。等我們愛情到完滿時候。這情局中只有她和我。誰還記得那個

死人。那死人也不過是我們緣分中一條引線罷了。我又何必芥蒂呢。式歐想到這裏，立刻心志一變。他那年清潔的腦筋，霎時都被浮塵蓋滿。更忘了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素所鄙視的娼妓。也忘了自己愛情價值的寶貴。爲一個娼妓犧牲了。是否值得。就只專心一志的渴望着嘗試這向未嘗試的情場的風味。只爲式歐這一念之差。想不到後來生了許多磨折。若不是意外的得到芷華的援救。竟是性命不保。由此可見少年人踏進社會的危險咧。後話不提。且說式歐既爲如眉的艷色所迷。理智都被愛慾蒙蔽。胆量漸大。羞澀也消失了。當時就見如眉更添了秀媚。而且從她身上又透出無限神祕的香氣。幾乎心動不能自持。但還勉強的忍住。不過口裏已發出他的第一句話來道：你說在我身報答那個人。到底怎……。柳如眉笑道：這何必問。你自己想去。還不容易明白。式歐道：我真不明白。請你說。柳如眉低頭想了一想。才慢慢的道：我告訴你吧。當初那個人爲我死了以後。我明白過來。就覺十分愧悔。常常自己癡心妄想。他倘能再活轉來。我便是吃盡千辛萬苦也要嫁他。話只說到這裏。以下的你該能想出來了。式歐聽着更像吃了發昏的藥劑。對她的表示簡直沒有判斷的方法。本來式歐雖由學醫出身。但是個受過新潮流沖激的少年。明知道如眉的意思。無論是否由衷。萬無可以依從的道理。因爲一來自己平素對婚事的希望很高。豈是像如眉這樣毫無學問而又身分低下的妓女所能入選。二來婚事的過程。在現在的時期中。就是三歲小兒。也知道要由友誼漸進而談到婚事。豈有男女二人一見面便這樣表示

的。這便不是娼門中惡俗的表現，也和桑間濮上的淫奔差不多。因為除了沒談到金錢問題，尙屬情有可原外，若只看這種意外的急進方式，實在是正式戀愛公例中所沒有的了。三來如眉之于自己，愛情之所以發生，不過是由別一個人身上所起。這種愛情根本就是一種笑話，她是個沒有知識的人，儘可以隨便一說。自己是曉得道理的，當然不能與她一般見識。去承受她這樣無謂的愛情，式歐想得本是十分有理。若將所想的進而實行，那就應該立刻向如眉一口回絕，厲色告辭而去。那豈非合規循理的方法，也免却了以後的許多糾紛。然而理智時常戰不過私慾，本是切乎實際的事。試看社會上人所做的，有傷道德的事，那一件是從學校裏學得來的。不過一入社會，便觸目都是足以勾起私慾的事物。若是這時私慾再能戰勝了理智，那麼在學校裏積年所修養的美德，一齊都要被私慾洗刷乾淨。所以式歐起初儘管想得再好，但是眼睛看到如眉的媚態，笑容，立時又在腦中蒙上一層血絡，把以先所想的都拋開不想。只念着這樣一個美人，自己情願和我親近。我只一爲俯就，立刻便有無限的旖旎風光供我享受。我若一加拒絕，不特辜負了美人盛意，而且我錯過了這個良機。以後又到那裏去尋如此的佳遇。將來後悔起來，豈不晚了。就不由自己暗自叨念道：罷罷，我也管不得許多了。什麼是將來，我只顧現在吧。現在既遇見了她，她又對我這樣，此中定有天意。我就是爲她犧牲了一切。來換這眼前要閉了眼享受的幸福，也是不冤不枉。無論她的要求多麼不合道理，我也沒有勇氣拒絕。因爲我不能再禁受她的

美麗和風情的壓迫了我。此際若拒絕了她。將來追悔起來。一定要發狂。還不如現在且圖些享受。那怕三朝五日便死了呢。也落個舒心適意的鬼。式歐此時已把觀念全行改變。恨不得把當日儀容莊重的學生。霎然變成個意態輕佻的蕩子。好容易和如眉感情融洽。便定了定神。面上做出一種很溫媚的笑容。向如眉道。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承您瞧得起我。我呢。也更願意同您親近。不過您方才所說的話。我以為現在先談不到。單就您一方面說。您同我初次見面。又怎能知道我是好人壞人。和脾氣心意相投不相投呢。所以我想不如咱們先按朋友來往。旁的事以後再說。您以為怎樣。如眉聽了。看了式歐一眼。又自沉吟半晌。才微笑道。我當初既有了這個心。到如今就能認命。你的好不好我不管。反正全是我的命中注定的了。可是你這樣說。意思我也明白。那是怕我不放心你。簡直是你不放心我。要容緩日子慢慢考的較我罷咧。既然如此。我也別教你不放心。就依你先做朋友。耐着性聽你的信兒好了。可是我這裏你要常常來咧。式歐點頭。如眉又叮囑道。最少也要一天來一次。式歐略一猶疑。還未答話。如眉嘆息道。這本是撒手不由人的事。本來初次見面。怎能把你鎖在這裏。放你走了。說不定你就許不再來。咳。我只求你別把我的話當作兒戲。要知道我的命握在你手裏。你不來就是要我死呵。式歐見她意思十分哀懇。不知不覺的竟受了她的感動。又懷疑道。此中定有天緣。不然她絕不致戀戀若是。當時便自覺心裏一慌。身上一軟。連忙強制着定了定神。猛一思量。明白自己受了她的感動。可是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

有對着她凝望。正在這時節，忽聽門外有人高叫道：「式歐兄請自寬座，我們要先行一步。」式歐聽得是雷瑞軒的聲音，怕他們捷足先逃，把自己拋在這裏，得不着下回分解，連忙也叫道：「請等一等，咱們一同走。」說着也顧不得和如眉談話，匆匆立起，就向外跑。如眉無法相留，只跟在後面，口裏懇切的低語道：「明天可來。」又暗自在式歐臂上重重的捏了一把。式歐絲毫不覺疼楚，只微微有些麻了。倉卒中無法溫存，也不管如眉在後看得見看不見，只顧連連的自己點頭。及至出了房門，見黃瑞軒和過明堂都已衣冠齊楚的在院中相候。如烟依在明堂身旁，拿情做致的表示她那照例的殷殷送別之意，却只不見老吳。式歐問道：「老吳呢？」瑞軒道：「他是照例妻房在，不晚歸，歸必有時的。」早已就告假走了。瑞軒話未說完，明堂從旁笑道：「式歐兄何妨再坐一會，教我連累得不得談心，就是沒人恨我們，我們自己也不安呀。」說時又向式歐身後瞟了好幾眼。式歐知道如眉還立在自己身後，不由紅了臉，但又忍不住就回頭一看，見如眉也正瞧着自己，便對她使着眼色點頭，忽又聽得瑞軒哈哈大笑，如眉立刻羞得別轉頭去。式歐再回頭看過黃二人，還都站着不動，便搭訕着問道：「您二位不是忙走麼，還立着怎的？」明堂笑道：「我們怎能再催，這是緊急時候，真還不識時務麼？」式歐更紅了臉，就低下頭。三兩步搶到他們前面，怕再受譏彈，不敢再回頭。一直的走出黃過二人一笑，也隨着走出大門。這時只聞後面如烟的送別之聲，却聽不見如眉的聲音。三人出門走了幾步，式歐便要告別，回醫院去，被瑞軒一把拉住道：「這時才十一點多鐘，你忙什麼？」

我還有一個貴相知。要請你賞光看看。式歐推却道。今天業已是荒淫無度。而且我也乏了。該回去歇歇。二位請便吧。瑞軒不答式歐的話。只向過明堂笑道。看不出式歐竟是老慣家。居然曉得單嫖雙賭。他那是要回去。分明是已和如眉訂了約會。繞個灣兒拋了咱倆。還去會他的新情人。一句話說得式歐面紅耳赤。心裏雖然冤枉。口裏却無法分訴。除了服從他們。更無洗刷之路。明堂爲人略爲厚道。見式歐侷促。就正色向他道。我們並不是流連忘返。實在是借個地方對你談些正事呢。你不要聽瑞軒的話。他永遠是這副脾氣。動不動就給人難堪。瑞軒這時也謝罪道。方才戲言。式歐兄不要見罪。我們實在有話要和你談。請隨我們再玩一會。說着拉了式歐便走。走了不遠。仍在這一條街上。又進了路南的一家班子。還是趨到一間小屋裏。夥計一喊。還是進來一個姑娘。其餘更不過是敬烟奉茶的老例。式歐暗想這樣刻板的玩法。出來進去。喝茶吸煙。走遍千家。一律照樣。難得這些人也不嫌膩煩。接着僕婦又把鴉片煙盤擺好。黃過二人躺下。又抽起來。式歐見黃過二人這樣勤於吸務。暗自詫異。他們的鼻孔都已變成常備煙鹵。不知被烏煙薰得難過也不。黃瑞軒吸過一口煙之後。見自己認識的姑娘已在床邊侍坐。就向她道。老三。現在有幾撥客。那老三伸出四個指頭。瑞軒鼻翅一動的。忙得很啊。那麼請你先去照應別人。我們老交情。不用照應。自己朋友談談滿好。那老三聽了。倒倚在瑞軒身上。搔頭道。我只守着。不去。瑞軒啞嘴道。嘖嘖。你這一來。我要現買一本百家姓。查自己貴姓了。米湯太稠了。改上麵湯吧。正說着。突然

响的叫了一聲。原來那老三在他嘴上狠掐了一下。這時過明堂向她道：老三，咱們不過玩笑。我們實在有正事商量。你去忙你的。老三聽了站起道：有背人的事怕我聽。我別討厭。就慢慢的走了出去。瑞軒擠眼笑道：本來旁屋有小相好的。早就想走。又不好意思。好不容易有了台階。還不趁坡兒下壓。老三才走到門首。聽見這話。又轉身要走回來。明堂忙揮手道：你去吧。別聽他。他的那張嘴。是從今天才討厭的嗎。老三又舉手向瑞軒做了做放槍的手式。以為報復。才自走去。這裏瑞軒轉過頭來。向着式歐笑了一笑。遲一會才道：有一件事。我們本不該問。不過如眉是由我們引你去認識的。你又是老兄弟。年紀輕。我們關着一份心。所以要多口問問。她都和你說過什麼話。式歐想不到他們所謂的正事。仍是這一樁。只得含糊應道：沒說什麼。明堂向瑞軒看了一眼。才對式歐道：老弟初經此途。一個把持不定。很容易墜落下去。我們雖然每天出來亂走。因為夠了年紀。只不過逢場作戲。大家都有把握。因老弟少年老成。所以才領你來坐坐。不然我們絕不敢引誘青年到嫖途上來。損自己的陰陽。沒想到竟遇見了柳如眉。無意中把你拖下水去。如今真自悔多事。所以問問你。她要對你不過如此呢。你也未嘗不可偶而前去開開心。萬一她對你有什麼野心。我們應該從旁破解。才是交朋友的正道。瑞軒又接過向式歐很誠懇的道：老弟。你要明白。這種逢場作戲的事。萬不可近娼遠友。什麼是近娼遠友呢。譬如如眉把你拉到她的屋裏。當然背着我們說了許多話。你若不肯把她說的話告訴我們。自然是瞧着她近。而看得我們遠了。老弟很

聰明的人……說到這裏，望着式歐不再說下去。式歐當時和如眉相對時，不過被她的容光迷惑得失了本性，離開她以後，已自好些。如今聽黃過二人誠懇相勸之言，十分感激，自想本來和他倆沒有很大交情，難得竟如此關顧。自己若再茹而不吐，實在負了人家一片熱心。想到這裏，就把和如眉到她屋裏以後的情形言語，一字不遺的都說了出來。瑞軒聽完，沉吟了一會，向明堂道：「據你看她是什麼心思，明堂猶疑道：「我却沒法斷定。不過只知道如眉是個手段很高的妓女。式歐便是再歷練十年，也非她的對手。要和她湊合起來，定要受她的害。據我看，式歐兄既不是好嫖成性的人，最好只常沒有今天這回事。從此不見她的面也罷。」瑞軒搖頭道：「你說的理很對。只是你不說出她安心不善的所以然，便強派式歐不再見她的面，怎能教人心服。」明堂道：「依你怎樣？」瑞軒道：「我全瞧明白了。這回是柳如眉失了眼，法術雖是很好，可惜錯了。」明堂道：「怎麼呢？」瑞軒道：「我先問你，如眉素日的手段，大概你也頗有所聞。她總不致像俗語說的姐兒愛俏吧？」明堂點頭道：「式歐却只能瞧着他二人高談闊論，自己加倍糊塗。」瑞軒接着道：「所以式歐便是生得和梅蘭芳一樣，也不會使她動心，然而她和式歐藉詞親近，又是何意？你們不要信她那些謊話。什麼生得像誰，什麼要嫁式歐以酬死者，都是一派胡說。試想又不是那個死人借式歐的身體還了魂，只因面貌相像，就一見面定終身，豈不是荒乎其唐？」明堂摸着輔頰思索道：「那麼她如此親近式歐，是何所取意呢？」瑞軒把胸脯一腆，大指一挑，現出非常得意的神色道：「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我黃瑞

軒就有這一些神機妙算。方才就已疑心至此。現在式歐一說真相。我更決定到十分。她的話沒一句真的。只有說因爲式歐面貌像一個人。因而勾起她的心思。那一句話實在真而且確。但是那個人不是死的呀。我說到這裏。你還不明白麼。明堂搔頭道。我沒你那樣聰明。越聽越糊塗。你快說吧。瑞軒把手向式歐一指。又對明堂道。你仔細端詳。他長得像誰。明堂依言向式歐細看。半晌沒有說話。瑞軒又道。你只向財主上想去。明堂又瞧了一會。猛然拍手道。可不是。像極了。簡直活脫的雙生兄弟。瑞軒問道。像誰。明堂道。東城內大鹽商的張八少爺。像不像。瑞軒動色道。是呀。你這該明白了吧。明堂又沉思半晌。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原來是這裏的毛病。瑞軒道。所以呀。如眉枉自手段高妙。這次可真輸了眼了。她大約見過張八少爺幾次。今天瞧見式歐。就錯是張八。恰巧式歐也姓張。更教她深信不疑。她兒這一塊肥羊肉。落到面前。怎肯放過。無奈式歐又是隨友鑲邊。今天來了。以後未必再來。她知道機會稍縱即逝。因此急不可待。就生了急智。擺出一片謊話。先把客人資格加到式歐頭上。以後再用特別手段籠絡。不怕這位張八不上她的賊船。計策雖是周到。可惜認錯了人。恐怕這是她從操這個人生涯以來。未有的失敗呢。式歐聽到這裏。方才豁然醒悟。立刻滿胸熱情。倏化寒冰。不由得更感激黃過二人。自想若非他倆把隱情說破。我被了如眉的害。尚無可說。只是代人受害。豈不更爲冤枉。這時瑞軒又道。可惜式歐原是個規矩步的人。而且我們也不能引他去做壞事。不然時大可教式歐乘着她誤認的機會。簡直就冒充

張八和她糾纏。她定然不惜工本的竭力奉承。爲釣大魚。當施巨餌。等得到較大的便宜以後。再合她說明真相。落了便宜。還要大大的嘲笑她一頓。也算代受她傾害的人吐一吐氣。但是式歐兄這樣規矩老實的人。未必肯照我的主意辦。而且即使勉強按我的主意辦去。也定得不到好結果。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反無意思。說着沉了一沉。正色向式歐道。我叨大叫你一聲老弟。像老弟這樣的人。當然聰明得很。我的話你一定聽得明白。依我給你定奪。柳如眉這件事。最好你從現在就強制着忘記了。只當沒有遇見她。永遠不可再見她的面。還有一層。方才老吳無意中對如煙說你住在醫院。或者如眉疑惑你在醫院裏養病。說不定就到醫院去纏你。那時你可要咬緊牙根。對她竭力拒絕。老弟。我這本是交淺言深。如今言盡於此。請你細細想去。說到這裏。便吐了一口白沫。自去在煙盒裏用煙籤挑出些煙膏。慢慢的就燈上燒起來。明堂笑道。瑞軒都嚼出白沫來了。今天可破費了你那嘴皮。又向式歐道。我們都總比老弟叨長幾歲。瑞軒這是金石良言。老弟不可不聽。式歐先聽瑞軒說得如眉好像個吃人的魔鬼。乍聽時心中好生不然。自想柳如眉雖是妓女。然而總是個人。既是人就該有人情。怎能把個花朵般的美人。看作了神奸大惡。但後來聽瑞軒說得入情近理。不由把那火熱的癡心又漸漸的冷了。式歐雖然閱歷極淺。不明白社會上的黑幕的所以然。但是知道社會上到處都有黑幕。再回念到在學校裏所讀歷史的女禍。那一個肇禍的還是絕代佳人。如此一爲印證。便感覺到如眉雖然美麗。却不能說定是好人。到把瑞

軒的話聽完，不由得蕭然意盡，反而覺得瑞軒的話確是古道熱腸，發聾振聵。像這樣的好友，實是不可多得。十分的私衷感激，再聽得明堂殷殷相勸，便悚然立起，向他二人深深一揖道：「二位老兄，這樣關懷小弟，感激無似。既是二兄瞧得起我，才盡這樣忠告，我一定要謹記在心。此後不要說再去訪柳如眉，就是在路上遇見，也絕不和她說話，明堂聽到這裏，忽然大笑道：「今天的事，真是豈有此理。式歐本來是被咱拉下水裏，如今倒聽了咱們一頓排揎，還要給咱們立悔過書，豈不把式歐冤死。式歐忙道：「不然，這是二位老兄對我特別見愛，我感情還來不及，豈能說冤。明堂立起來道：「難得式歐這樣明白，也不枉瑞軒一片熱心。但願式歐拿定主意，倘若把持不住，只是你自己受害，與旁人無關。這時瑞軒已把煙吸完，也立起來穿上衣服道：「話都說完，咱們也該走了，便招呼了一聲，那個妓女走進，應酬了幾句，三人才相偕出門。各自雇洋車回家。式歐回到醫院，問老吳時，竟還未歸，想是已回家去睡，便自收拾安寢。式歐在當初與芷華的一幕情劇，原本是登堂而未入室。如今遇到柳如眉，受了一番溫存，在他這樣初觀色界的人，當然比不了司空見慣之流，所以免不掉思量，就把和如眉相見時的一切情景，又摹想了一遍。接着心中又將黃瑞軒的言語重新潮上心來。想了半天，到底何適何從，始終也沒有斷定，倒落得半夜不眠。不過却沒有單槍獨馬去訪如眉的勇氣了。到了次日，老吳來到醫院，提起昨夜的事，略略調諷了幾句，便匆匆的同去診治病人。直忙到晚飯後，老吳才把式歐請到旁的清靜房間裏，向他細開談判。老吳的論

調卻又和黃過二人不同。他勸式歐不要把妓女當作情人。那柳如眉便是真心實意和你要好。也不是久計。將來必無好結果。不如慎之於始。式歐暗笑自己不過被他們拉去荒唐了一次。本不是自去流連。想不到倒像自己荒淫無度似的。竟被他們教訓了個無盡無休。這真是沒有的事。但是口中却不能不唯唯承教。老吳凝想了半晌道。老弟年紀太輕。又是獨身在客。加之手頭富裕。風度飄灑。在這種社會裏時時有墮落的危險。咱們這樣交情。我真該給你個萬全之計。式歐道。我只在醫院裏坐守。不出去胡闖。大約還不致有危險來找尋我吧。老吳笑道。未必未必。好聽的話人人會說。像你這樣漂亮的人。那能管得住自己的心。便是一時能夠強制。日後情慾橫決起來。反倒要變本加厲。更是不妥。現在我替你想。不如急忙尋個管主。就可以把你拘管得不再胡思亂想了。式歐詫異道。什麼。我這樣大的人。請誰來拘管我。難道我還是有什麼奴隸性不成。老吳笑着打戲裏老生的腔調道。非也非也。我難道給尋個父兄師保來。這不是管你身體的。是管你的心的。說句明白話。就是給你介紹一位女人。和你結婚。作你的太太。你若有了家室。生活和意思自然全行改變。就再不怕外界的引誘。而且你的一顆心兒有了寄托之處。你那無聊無聊的口頭語。也就不致再說了。式歐道。我活了這大歲數。向來也沒設想到婚姻問題。在以前不久的日子。曾經愛過一個女人。不想又被她嚴厲拒絕。說句實話。我對於女人二字。已是看得很疏遠了。老吳瞧着他撇嘴道。誠然誠然。可是我昨天瞧你和柳如眉四情形。不像很疏遠的呀。式歐聽着。

突然想起當初雖被芷華拒絕。但是自己片面對她的愛情。却未冷淡。預備將她當作一世思想中的愛人。這種愛情。在情界原極高尚。不想昨天竟被一個妓女在中間污染了一下。不由心中十分慚愧。條的紅了臉。老吳見他這種情形。便又笑道。關乎這男女中間的事。誰也不能誇口。說有把握。越是口裏強。事實上越是要丟醜。你只凡事依着我。絕沒失閃。現在正有和你年當貌對的女人。我從前些日就要給你介紹見面。却爲事忙延遲下來。今天既然談起。我就是一種急性子。現在就要同你去訪她。說着話就要拉式歐同走。式歐忸怩道。我不去。這是什麼事。那有你這等忙法。老吳仍拉着他道。你只和我走一趟。去見見這個人。倘或雙方中意呢。你們自己去進行。不中意呢。你就只當多認識了個女友。也未必便損了你的的人格。式歐被他纏得沒法。只得略整衣裝。隨他出了醫院。論起式歐。在北平讀書時。原是很高雅的學子。即便談到婚姻問題。也正可以在女學生叢中去尋戀愛的對手。不過他那種時機已然過去。現在入了社會。相守的另是一般頭腦不新的人。像老吳居然就不管式歐的身分。竟異想天開的給他撮合婚事。式歐也就隨鄉入鄉的盲從起來。可見境遇移人。以及少年人的心性不定。都是無理可講。而事實如此的事。且說老吳在路上。又和式歐說。現在去訪的女人的身世以及一切。暫且不必說明。等見過時。你若以爲合意。那時再談。式歐也不明白他言中何意。只得由他押解着走到一個旅館門首。老吳便走進去。式歐暗暗詫異。無意中沖口問道。怎麼住在旅館裏。老吳笑道。這你不必管。人家自有住旅館的道。

理。無家可歸。不住旅館。怎麼辦。可有一樣。人家是規規矩矩的人。你可別拿人家當野雞看待呀。式歐莫明其妙的隨他上了樓。到了一個銅牌寫着七十六號的門首。老吳便站住。用手輕輕的在門上敲了一下。只聽裏面很嬌脆的聲音問道。誰。老吳答道。祁太太。我是吳可托。裏面又道。吳先生來了。請裏面坐。老吳便推開了門。式歐向裏一看。只見得六扇綉白色文竹的藍綢屏風。曲折透透的遮在門內。隔着屏風裏面燈光幽明。隱約是有人。老吳領着式歐轉過屏風。才見眼前豁然開朗。原來是一間極寬敞的房間。房頂上的吊燈並未亮着。只迎面一張大寫字檯。一個淺湖色的小坐燈。在那裏寂寂的獨發幽光。式歐暗詫方才在門外分明聽得屋內有人說話。進來却又不見人影。便舉目向四外細看。見這屋裏陳設的幽雅富麗。直是絕頂富貴人家的模樣。便又暗詫這個旅館原不十分著名。怎會有這樣好的房間。而且設備如此華貴。不知要何等大的價錢。平常人怎住得起。式歐一面想着。無意中又發見這間房裏並無床榻之屬。接着又見在左首還有一個小門。却正關着。才恍然這裏只是外間客屋。當然內中還是別有洞天。正在這時。忽聽那門內有人嬌聲笑道。不恭不恭。語音未了。接着門兒半闔。從裏閃出了一個極頰長美艷的婦人來。式歐因屋裏燈火微暗。才要定睛細看。不想在那婦人從門裏閃出的時節。就隨手扭開了電門。立刻頂上的吊燈燦然大亮。式歐眼裏就像有個絕代仙人。帶着珠氣寶光。從壁間倏然湧出一樣。目光都跟着閃爍起來。心裏才覺一怔。已聽老吳很謙和的道。祁太太沒出門麼。那婦人笑

道。在屋裏坐慣了。也不想出去。方才正悶得慌。又恨你們這些老爺的太太們。一個也不來瞧我。料得今天沒人來了。就舉着本兒彈詞唱着解悶。猛孤丁的聽你在外面叩門。只得應了一聲。跑進裏間穿上長衣服。才出來接你。很失迎了。吳先生看吳太太的面。不要見怪。老吳滿面陪笑道。那太太會客氣。賤內這幾天因敝岳家有喜事。回去照應。所以少來問候。明天我一定教她過來。那那太太笑道。那不敢當。明天我到府上去瞧吳太太。帶着邀幾位太太湊一場小牌。我好久不玩了。手又有些癢。老吳連連答應道。明天請您早早賞光。我還教家裏預備您好吃的咖喇雞。這時式歐見老吳和那太太互相酬答。把自己拋在一旁不管。却也不大介意。只顧癡癡的觀察這位那太太的風神態度。和說話時的玲瓏口齒。在式歐對這那太太並無別種念頭。只覺這人的瀟灑大方。爲自己向所未睹。不由的注了意。至於方才老吳所說作媒之語。式歐絕未設想到這位那太太的身上。因爲式歐聽老吳喚她作那太太。這太太二字。分明是有夫之婦的代表名詞。既稱太太。豈能無夫。既然有夫。豈能再嫁。便斷定這那太太絕不是老吳所說的人。但是不知怎的却是看得呆了。幸而老吳和那太太寒暄略畢。就轉身給式歐介紹。式歐忙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那那太太倒極大方不拘的奉烟敬茶。隨宜款待。老吳又說了幾句閒話。便滔滔不絕的替式歐竭力吹噓起來。說他如何的品學並優。如何的少年老成。現在醫院的事如何歸他。一力擔當。如何成績卓著。老吳說着。那那太太才用那晶瑩如水的眼波在式歐身上溜了幾下。式歐被老吳誇

獎得已不好意思。再被祁太太一看，便不自覺的低下頭去。但是還偷眼瞧祁太太。見她眼光中頗有顧盼之意。心中不由得發生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似乎得意。又似乎心癢。然而式歐並非因祁太太垂青。而生了什麼意外之圖。說也奇怪。式歐從見了祁太太。只這一刹那的工夫。也不是覺得愛她的容貌。也不是敬她的學問人品。而且她的人品學問如何。尚不可知。僅只就她的風儀上看來。式歐已覺仰之彌高。不知要怎樣對她欽敬才好。所以略一受她青眼相看。就不知所可。正在這時。忽聽那祁太太清脆的聲音。蕩然問道。張先生。是本地人麼。式歐忙穩住了心。恭恭敬敬的答道。原籍江蘇。向來寄居北京。這次到天津來。還不過幾個月。祁太太笑道。咱們好算大同鄉了。我原籍是浙江。不過是北方生長。向來也沒回家鄉去過。式歐還沒答言。老吳已接口笑着道。我們式歐老弟。現在孤身在客。朋友好少。所以總是抑鬱寡歡。如今好了。祁太太是極開通又好交遊的人。現在又認了大同鄉。這裏以後可常來談談。省得總纏着我。祁太太道。正好。我也希望常有人來談談。張先生就請常時過來。式歐不知應該答應。還是該推却。但是終于唯唯的應了兩聲。老吳又略說了兩句。便起身告辭。那祁太太瞧了瞧案上小鐘道。天倒是不早了。已經快十一點。老吳忙道。您該歇着了。我們……祁太太噗哧笑道。吳先生聽我的話。彷彿嫌天晚了。攆你們走。其實是沒容我說出下文。我的意思。是要留你們再談一會。吃些消夜再走。老吳道。不敢叨擾。我們回去醫院裏還有事。祁太太道。難道只許我叨擾你們府上。就不許你們也叨擾我一次。老吳堅

辭道：實在有事。明天再來。祁太太却也不十分強留。又客氣了兩句。才大大方方的送他們出去。式歐隨老吳出了房門。走到樓梯轉角回頭看時。見祁太太還立在房門首。含笑相看。式歐霍然紅了臉。那祁太太倒坦然的一笑。就轉身進屋去了。式歐心神飄搖的出了旅館。才向老吳道：你真把我鬧糊塗了。在醫院裏說了一大片胡話。又強把人拉到這裏。却竟教我來覓見人家的太太。這是爲的什麼。大約你是奉你太太的關令。來邀這位太太到家裏打牌。嫌獨行寂寞。却讓我陪你走一趟。真是拿人開心。老吳翻着眼道。做什麼拿你開心。這位祁太太就是我說的那個人。本說給你介紹。現在介紹成功了。你不謝我。倒說這種昧心話。豈有此理。式歐不信道。人家是位太太。你給我介紹怎的。老吳道。你聽我稱呼她作太太。就當真的是太太麼。太太倒是太太。可惜沒有老爺。式歐道。難道是什麼不正經的人。冒稱太太騙人。老吳搖頭道。這倒不然。論起她本是正經人家的太太。不過在太太二字之上。又吃虧多了一個姨字。她嫁祁老爺以後。因與大婦不和。那大婦雖不虐待她。却自己成天尋死覓活的鬧。那祁老爺情知就裏。只得忍痛割愛。把姨太太打發出來。以求那大婦安靜度日。祁老爺本不捨得姨太太。便給姨太太許多體己物件。以爲贖贈。你看那房裏許多講究陳設。豈是旅館所能用。都是祁姨太太自己所帶。因爲那房間是包月租的。所以能把旅館原有的陳設撤去。換上自家傢具。你只看外面如此。內裏可知了。我因爲當面不能犯猜忌。所以不稱姨字。你就把她當真正現任太太了。她只爲以前和賤內是手帕姊妹。如今她從

那家出來，原已和那姓斷絕關係。不過人們叫慣不好改口。她這人頗有心胸，脾氣也很好。人品是你瞧見的了。她現在孤身一人，很感覺孤單無靠。急於尋一個寄托，時常把心思向賤內談說。賤內便教我代爲留意。不過這事很難。不夠樣的她也瞧不上眼。十分好的少年公子，又都自有大家閨秀作配。誰能要這棄妾。而且她的嫁人條件。第一是要爲妻。第二是嫁後永遠不許丈夫納妾。第三是對方人品相貌氣度全要超羣。方能入選。只要這三件完全辦到。對方便是一貧如洗。她也毫不嫌棄。因爲她手中頗有幾文。所以只是重人不重財。據她說只要對方一切可她的意。就是由她供養一世。也願意的。我已替她物色了幾多日。一向不得其人。後來雖看出你足可入選。但因你是新派人物。未必把此人看得到眼。恰巧昨天有了柳如眉一節。我才知道你這人倒是隨和的很。既不鄙視妓女。當然不致鄙薄棄妾。并不像那些新人物那樣支離古怪。所以才領你來見她一面。言語間已把意思暗示給她。方才看她對你的意思。很是不壞。你如以爲有可能之道。這件事便由我和賤內給你們辦理圓滿。成就這一段姻緣。論起這個人兒。雖然外面看着浮華。實際絕非普通浪漫過度的姨太太之流可比。而且又心胸寬闊。尋常男子也不及她。只看那等氣度。又豈是等閒的女人所可彷彿。但只一樣。她只差了會嫁過人這一層。再說又是嫁人下堂的姨太太。論身分。可憐連個活人妻的資格還不夠。不過只是個活人妾罷了。粗看起來。憑老弟你這樣人品資格。若合這活人妾訂了終身之好。似乎委屈的很。但是就我個人的意思。像她這樣的

人。除了名義不大好聽以外。那樣都配得你過。我若不是深知她的內情。絕不敢管這閒事。因為我瞧着一切恰當。想了又想。所以今天才敢向你開口。你只就她的人品上着想。這事才有成望。至於旁的可以攔起不論。若注意到她的資格。枉自菲薄了她。若注意到她的資財。却又輕視了你。此中種種情理。請你細細參詳。明天我還有私事。不到醫院來了。一切請多多徧勞。可是明天我約這位郝姨太太在我家裏晚餐。你若是有意思呢。就請晚七點到我家去吃飯。也可同她暫作友誼上的進步。我和賤內隨着也設法撮合。你若不願意呢。也不必明講。只明晚不到我家。我就認作是你不願意的表示。從此再不提這件事。說着已走到十字路口。老吳道。我的話都說完了。從現在到明晚。有這樣長的時候。大約夠你思想猶豫了吧。我明天再候明示。現在要回家了。明天見。說着不顧式歐。就轉過街角。自行回家。式歐被老吳攔弄得好像入了迷魂陣。以先是自己不知道所以然。及至老吳說出個所以然來。式歐知道了事情的所以然。却又摸不着自己的所以然了。就迷迷惘惘的看老吳走去。到老吳真個走的不見影兒。才覺得自己有許多話該向他說。可惜老吳已沒法捉回。只好自家踽踽獨歸。進了自己的臥室。外衣也沒有脫。便倒在床上。癡癡呆呆的想了許久。忽的啞然自笑道。天下新鮮事全被我遇見了。當初我上學時節。彷彿只知道世界上有學校。有家庭。有時想到配偶。也只知道世界上只有女學生一種人。後來畢業行醫。依然沒改以前的觀念。到了遇見芷華。演成那一幕情劇。她雖不是女學生。也還去女學生未遠。想不

到如今入了市井社會。才領略到世上男女竟有這些種類。像什麼妓女。什麼嫁過人的姨太太。居然都可給人家作妻室。這些事已是我腦中向所沒有的。再說社會上這些男子。也都好笑。像黃瑞軒就是那樣只許自己胡鬧。而單會管教旁人。老吳却又是不管旁人的身分如何。只要他自己以為可能。就要混管閒事。真不知這些人都是什麼腦筋。只說老吳出頭給我做這特別媒人。更是糊塗。難道他忘了我是有家有業的人了。怎可以把個不慚不恥的人胡亂推給我。豈不是笑話。憑我這樣人。若娶個下堂的姨太太為妻。能向誰說得下去。還不比弄個妓女。旁人談論也只能說是荒唐。還不致有旁的難聽的話呢。想着便笑道。我管他鬧些什麼。一個不理。萬事皆休。明天不赴老吳的約。豈不一了百了。自己叨念到這裏。心中立時鬆快。正要安寢。無意中又念到那祁姨太太的聲音笑貌。真是個難再得的佳人。不禁便再把她提上心來。自想近來所見的女子。像芷華的幽秀端莊。柳如眉的苗條明艷。雖然都是耐人思量。然而若比起祁姨太太來。就覺姨太太的儀態萬方。風流大雅。絕對為二人所不能及。芷華如眉的美。似乎都要用眼看才能領略。那祁姨太太却不知怎的。不須張眼。只隔着四五尺。那風韻便能撲到人的身上。而且她那高貴而和藹的風度。也令人無可譬喻。只覺得她一言半語。為她死了也是甘心。真不知是什麼緣故。式歐這樣長思細想。恍然似見那祁姨太太立在面前。越想越覺可愛。忽然又轉了個念頭道。那祁姨太太被旁人怎樣看待。且不必管。只我把她看作像天上神仙。不是凡人所能親近。如今我不見

她也罷了。既然見了她，對她又是這般愛慕，怎能一面愛慕，一面又看低她的身分，輕視她是人家棄妾。我應該想開一些。棄妾也是個人呀。我這樣開通的人，怎又忽然有了階級觀念，豈不是大錯。不過老吳做媒的話，也並非正理。我愛慕她，何必一定要她嫁我。能做個朋友，也很算福分了。看來明天的約會，不可不去。不過要通知老吳，再不可提起做媒的話。只求能和她做個異姓朋友吧。至於其他，不是我所該希望的。式歐如此想去。雖然費了許多轉灣的腦筋，然而實際還是應了老吳的約，安穩睡了一夜。次日，在醫院料理已畢，到了晚間，鐘過六點，正要到老吳家去，忽然一個侍役跑來道：吳院長來電話，請您去接。式歐正愁着此際自己若跑到老吳家裏，好像對那姨太太有了急於攀附的心，老吳縱不訕笑，自己也覺厚顏。如今聽他來了電話，料道是來催請，自己正好趁這催請之機，乘勢前去，也算有了台階，便忙忙的去接。那知拿起話機，問了一句，不想那邊說話的竟是女人聲音，聽着很是耳熟，心中正在詫異，只聽那邊道：您是張先生麼？式歐應了一聲。那邊又道：我們是惠明樓飯莊，吳院長在這裏請客，請您過來。式歐更詫異道：吳先生不是在家裏請客麼？怎又改了地方？那邊遲了一會，才答道：因為家裏不方便，才改在這裏。式歐這時才想起該問那邊代表老吳說話的是何如人也，便問道：您是那一位？只聽那邊笑聲道：我是女招待。說完這一句，就把線斷了。式歐暗想：這惠明樓是很規矩的大飯莊，而且生意興隆，用不着女招待招徠。日前曾被人約在那裏吃過兩次飯，都未見女招待的影兒，怎這幾天又添上這種點

纏了，便也不多思索，略自整理衣服，就出門坐車直到了惠明樓。進門問那在門首送迎的人道：吳先生請客在那個房裏？那人看了式歐一眼道：您貴姓？式歐暗詫向來沒聽見過飯莊招待人，像闖者一樣向吃客詢問姓名的，但仍隨口答道：我姓張。那人也不答式歐的話，只舉手向裏讓了一讓，口裏喊道：七號。接着裏面一疊聲答應。式歐便走進去，便有堂倌領導上樓，走到一間房前，已另有個堂倌伺候着把門帘揭起。式歐意料着既是老吳在此請客，請的又是郝姨太太，當然有老吳的夫人作主人，此外當然還有陪客。進去當然有一番寒暄熟套，便先在腹內預備下應酬的言語，以免臨時失儀。那知進得門去，屋內竟悄然無人。式歐只道這引路的夥計誤會自己是個獨身吃客，所以引進這個空房，便要退出，向堂倌詰問。却在一轉身之際，倏的見門旁徧左的牆角椅上，端坐着個美貌女子，却是低着頭兒，面貌瞧不清楚。式歐倉卒一看，不是老吳的夫人，又不是郝姨太太，還以為是老吳請的旁客，却又不知老吳這做主人的何以不在屋裏。自覺不大方便，低下了頭仍要退出。這時忽聽那女子叫道：張少別走。吳先生就來。式歐聽說話聲音，就是方才打電話的人。這次近聽親切，更覺耳熟，連忙定睛再看，立刻大吃一驚。原來這個女子絕非式歐所能想到，更不是老吳預約請客這一會上的人。原來竟是那前幾日一見傾心，又被黃瑞軒幾語拆散的那個名妓柳如眉。不由吃吃的道：你……你……怎……柳如眉才亭亭的立起。面上似笑似嘖，輕移蓮步，慢慢向式歐面前走來，手扶着桌子，望着式歐冷然一笑，卻不說話。式歐心

裏更沒了主意。只得又問道。今天請客有你麼。如眉微哂。遲一會才隱隱的說道。誰請客。式歐道。老吳。你先來了。又給我打電話。怎倒問我。如眉笑道。老吳沒請我啊。而且他請客是在家裏。也不在這惠明樓。式歐納悶道。那你怎。式歐說了這三個字。便自停住。因為他心裏的疑點甚多。不勝其問。所以只發個問詢語氣。等那如眉自己回答。那知如眉微微一笑。倒坐在桌旁椅上。順手拿了幾個白瓜子嗑着。却不答言。式歐可悶得受不住。只好先問她一節道。既然老吳不在這裏。你怎打電話誑我來。再說你又不是被請。如眉仍不答話。慢慢把口裏的瓜子皮兒吐在地下。式歐又接着道。再說你不被請。怎知老吳今天請客。那柳如眉條的臉上一陣輕噴。薄怒。把紅唇一鼓。好像有許多怨恨。待要發洩。但是接着星眸一轉。面上又改作淒寂之色。望着式歐。冷冷的笑了笑。才開口道。你不明白呀。大少。你悶得慌呀。呵呵。我有一件事。比你還不明白。還悶得慌。想問你還沒處問呢。今天好容易見了面。把你的先攔起來。該我先問問你咧。恁哪張大少。前幾天同我說得牙清口白的。定規好瞧我去。怎會一個猛子就不見面了。這個理兒。大少你得說給我聽聽。說完嘴兒一呶。脖兒一扭。只等式歐答話。式歐此際十分為難。本來是答應了他。自己却又無端爽約。黃過二人雖然說得她那樣陰險詭詐。可是在外面總是她的理長。而且自己又不能賣了朋友。把黃過二人破壞的話說明。所以對她倒顯得十分慚愧。沒奈何。只得捏謊話道。前兩天醫院出了些閒雜事。晝夜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對你失信。對不起得很。我正想一半天裏去瞧你呢。想不到今

天竟自遇見。真是萬幸。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咱們正好談談。說着把椅子略挪一挪。表示出那願接清談的光景。在式歐原是借此打混。好敷衍過去這番詰難。那知如眉滿沒把他的話入耳。只笑着向窗外閒看。半晌才把眼皮一抬。才啞然笑道。大少。你幹什麼跟我說這些鬼話。你的事我全明白了。再裝下去怨我嘔你。我告訴你吧。你心裏倒是沒有什麼。也沒意想對我失信。不過只爲聽了那黃二爺黃瑞軒的一片交朋友的話。才冷了你的心。大少。你憑心說。我的話是不是。式歐聽了大爲詫異。暗想這些事怎會被她曉得。但若對她承認是的。還是對不過黃瑞軒。待說不是。又怕她果真知道底裏。倒被她看低自己的人格。因此就默默不好作語。如眉瞧着他笑道。大少。你又覺着詫異麼。這有什麼可怪。都是你那好朋友過二爺過明堂對我說的。就連吳先生今天在家裏請客。我也是從他口裏探得。式歐不由納悶道。他說的。他怎能：如眉格格笑道。我的傻大少。你別抱怨過二爺。難道他還把你們好朋友間的機密大事。對我來胡說。你還不知道過二爺的老脾氣。他能改了那得了便宜賣乖的毛病。就快發大財了。聽我從頭告訴你。從那夜你們走後。到第二天。你一直沒去。我想憑你這樣老成厚實的人。絕不會說了不算。這裏邊大約是出了毛病。到第三天我給你醫院去電話。醫院裏回說沒有張姓的人。我更覺着奇怪。正自己納悶。到晚上過明堂同着一個生朋友。吃得醉醺醺的來了。他本是我妹妹如烟的熟客。躺在屋裏抽大烟吃水果的。鬧了一陣。還似個醉貓似的。滿嘴噴痰吐沫。後來忽然談到你。他就對如烟說。你告訴你姐

姐。不必惦记那張大少了。你姐姐枉精明了。這次竟錯認了人。那張大少不是咱天津鹽商張宅的張八少爺。人家是久住北京的南方人。如今只是在醫院作個治病的大夫。家中雖也有錢。可比張八差得遠哩。而且這事經黃瑞軒批了個通透。人家也明白你姐姐錯認了人。并且沒安好心。不敢再承情。絕不再來。你教你姐姐死了這條心吧。就是到醫院去找人家。也是白碰一鼻子灰。他走後。如烟把這些話告訴我。我初聽還不明白。後來細想了想。才琢磨出這件事竟是黃瑞軒賣弄鬼聰明。把事兒看邪了。對你一混加批講。因此寒了你的心。論起那張八少爺。也是個常在外面玩鬧的人。我雖不常見。總計也見過這麼七八十來次。怎會認錯了人。雖然像他。可是像他前幾年的樣子。如今他吃上大烟。又黑又瘦。那有這樣神氣。黃瑞軒這樣囉說。豈不把人冤死了。因此我更急要見你一面。明明我的曲枉。不想連着給你。向醫院去了兩次電話。那邊仍然還是說沒有你這個人。才明白你們都把我看成吃人的老虎。加緊防堵。沒有一些縫兒了。我更生了氣。不論如何要見着你好明明心。預備在一兩天裏。拚出整日的工夫。到醫院左近去等你出門。不想天湊人願。今天午後四點多鐘。過明堂又跑到我們那裏去吃大烟。直吃到五六點鐘。如烟見到了吃飯的時候。就要給他預備晚飯。明堂不教預備。說晚上七點有個飯局。如烟問他在那裏。明堂說今天老吳在家裏請客。熱鬧着呢。有什麼馬太太。那姨太太。連那天來的那位張大少也在座。據老吳面約的時候。說這一席還有什麼貓兒溺。這席酒也還是皮條酒。大約還有新鮮事兒呢。

我恰在窗外聽見。知道你也要到老吳家赴宴。想了半天。才逼出一條妙計來。想着你六點鐘必在醫院。就先跑到這裏訂了座位。向醫院給你打電話。恰好接電話的不是以前的人了。我就告訴他吳先生在。這裏請客。請張大夫說話。那人問我是誰。倉卒無法可說。只得自稱是女招待。又請他把張大夫請來。吳先生自己接談。他才毫不疑惑的去叫你。等你來了。我怕你知道是我還不肯來。只好仍舊冒充女招待。你也含糊糊糊地並沒聽清。就上了我的當。如今我的話全說明白了。你也不致再納悶了。說到這裏。忽然正顏厲色的站起。用手向自己一指道。我把你請到這裏。也不過只爲明明我的心。說了這些話也已夠了。其餘沒說的。請你張大少自己去想。我自己心裏就是包着一團火。可也不能向你張大少死拉活扯。一來我雖然下賤。也得給自己留點臉面。二來那樣倒教你起了疑心。更像我拿你當定張八少爺。拚命再圖謀你的錢財了。再說黃瑞軒是你的好朋友。他勸你也是爲你。我怎能給你們齷生。更不能教你聽我一個妓女的話。把好朋友的話忘了。如今我該說的既都說了。你不是還有吳宅的約會麼。您就請吧。別爲我誤了正事。說完彷彿就執行主人之禮。便要如儀送客。式歐被她一局話。說得天旋地轉。越想越對不住她。又念她說了這些話。最可注意的便是她表明久已認識張八少爺。并非對自己錯認的話。而且再退一步想。即使她先對自己錯認。明堂既然對她說明一切。她就該爽然自失。對我完全絕望。怎又這樣不肯忘情。還向我追求着。看來黃瑞軒評斷之言。未免太過。便是一時無法判斷那一方面。

的真僞曲直，只就表面上說。她本是個大紅大紫的姑娘，素日不少達官富人，去向她獻殷勤。她要傾人害人。本來俯拾即是。何必單單注意於我。再說，即使誠心害我，而我之是否肯於受害，還有我的自由呢。又何必這樣過事張皇。辜負她一片殷殷之意。想着便覺十分對她抱歉。再見她說完話毫無留意，竟匆匆送客的斷決起來。自己便是滿心要走。此刻在面子上也絕不能揚長一走了。只得搭訕着不動。安然穩坐的向她分辯道：小姐不要這樣說。這些日實是因爲事忙，才失了信。不要聽明堂亂說。他喝醉了順嘴一溜。什麼謠言都造得出來。至於說瑞軒破壞，更不是事實。他還常約我去瞧你呢。總而言之，請你原諒我就是了。如眉瞧着他半臉，才哦哦的兩聲，微微嘆道：我才知道沒替你相錯了面。果然你真是個忠厚人。黃過二人的破壞咱們，本是千真萬確。你怎樣也不能分辯。不過像你這樣隱惡揚善，把錯兒都自行擔當，真也難得。論起來，黃二爺過二爺都是有頭有臉的人，難道你還怕替他們得罪個姑娘兒不成。只爲你不肯教朋友落不是罷了。只這一節我就服了你。式歐連忙遜謝不遑。如眉凝着眉兒想了一想，道：你既是和吳先生約下，還是早去爲妙。沒的爲我誤了事。更教他們有說得。式歐道：不忙不忙。老吳不是外人。很熟的朋友。就是不去，也沒有什麼可說。如眉道：什麼話呢。我可不担這個。你現在只管去。要是對我過意不去，隔個三月兩月去瞧瞧我也就是了。式歐當時被她用情而拘住，覺得她對自己如此意思深長，自己若在這匆匆一談未得結果之際，即便拋她辭去，未免太不近情。但若流連不走，又恐失了

老吳之約。得罪朋友。因而倒躊躇不定起來。如眉見他這樣。明知就裏。也不再多話。暗自把桌上的鈴兒一按。立刻便有個侍役進來。如眉吩咐道。告訴這位張先生的車夫。點燈。張先生這就下去。那侍役應了一聲。式歐明知如眉故意逐客。不教自己再坐下去。但若在閱歷稍深的人。原可把侍役揮之使去。說明自己要稍坐再走。然而式歐究竟是經歷太淺。而皮尙薄。竟自沒法應付。只忸怩着道。不必不必。我原是雇街上散車來的。門外那有我的車子。如眉聽着似乎毫不介意他的說話。仍向侍役道。那麼就現給張先生雇一輛車子好了。說着又向式歐道。您請吧。我不送了。式歐因同着眼前的侍役。沒法再遲留不走。只得向如眉點首告別。如眉也只含笑相送。式歐惘惘的出了這個飯莊的門。上了洋車。就向老吳家中走去。正是。紫陌墜鞭。莫寄情。柳章台走馬。防多刺之玫瑰。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老吳之約。得罪朋友。因而倒躊躇不定起來。如眉見他這樣。明知就裏。也不再多話。暗自把桌上的鈴兒一按。立刻便有個侍役進來。如眉吩咐道。告訴這位張先生的車夫。點燈。張先生這就下去。那侍役應了一聲。式歐明知如眉故意逐客。不教自己再坐下去。但若在閱歷稍深的人。原可把侍役揮之使去。說明自己要稍坐再走。然而式歐究竟是經歷太淺。而皮尚薄。竟自沒法應付。只忸怩着道。不必不必。我原是雇街上散車來的。門外那有我的車子。如眉聽着似乎毫不介意他的說話。仍向侍役道。那麼就現給張先生雇一輛車子好了。說着又向式歐道。您請吧。我不送了。式歐因同着眼前的侍役。沒法再遲留不走。只得向如眉點首告別。如眉也只含笑相送。式歐惘惘的出了這個飯莊的門。上了洋車。就向老吳家中走去。正是。紫陌墜鞭。莫寄情。柳章台走馬。防多刺之玫瑰。後事如何。下回分解。